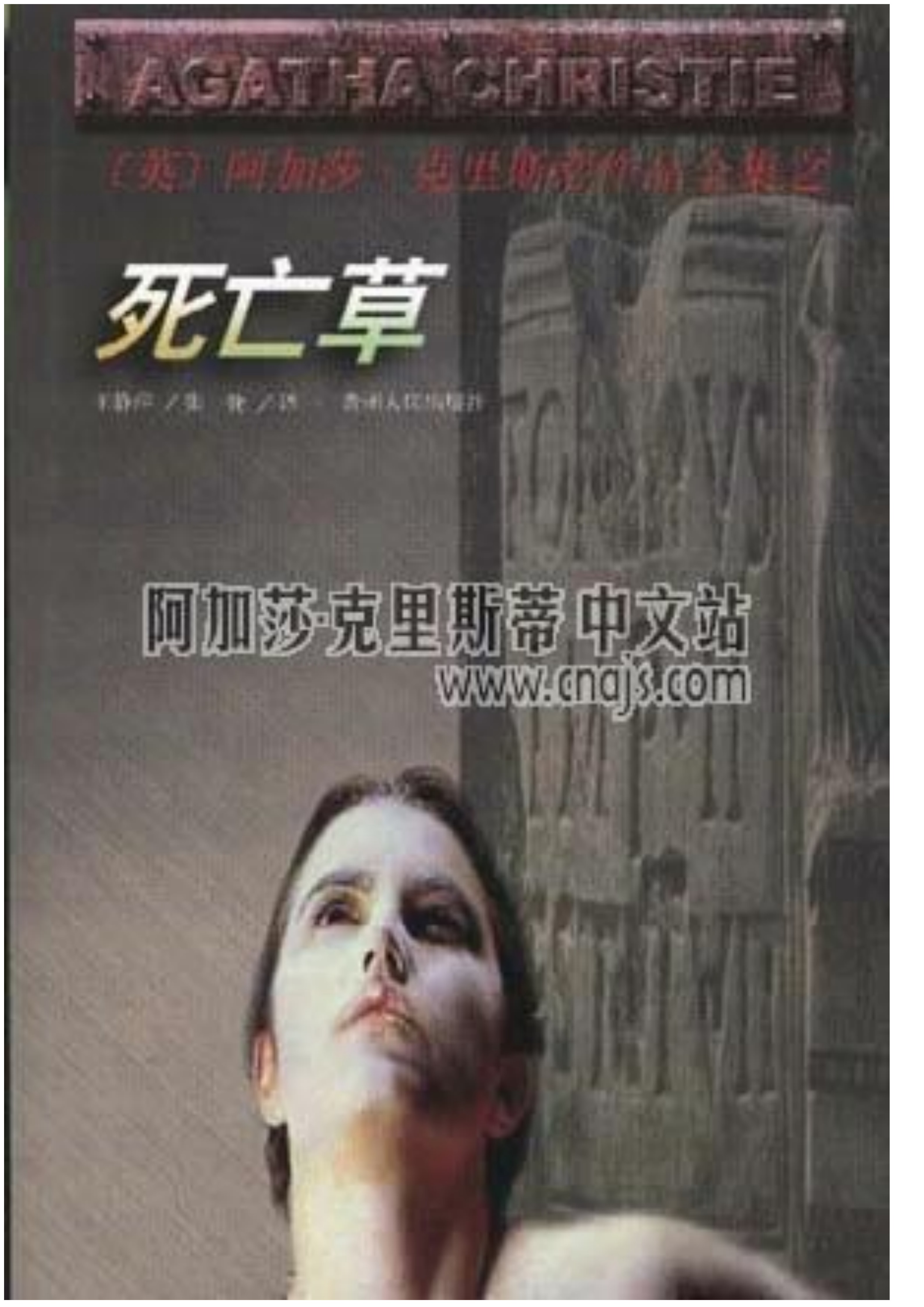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死亡草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中文站
www.cnajs.com

目　　录

第一章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 ……………………………… (1)
第二章　阿斯塔特神坛 ………………………………… (15)
第三章　金　　条 ……………………………………… (32)
第四章　行道上的血迹 ………………………………… (47)
第五章　机会与动机 …………………………………… (59)
第六章　圣彼德的拇指印 ……………………………… (74)
第七章　蓝色的天竺葵 ………… (89)
第八章　陪　　伴……………… (109)
第九章　四个嫌疑犯…………… (130)
第十章　圣诞节谋杀案………… (149)
第十一章　死亡草 …………… (170)
第十二章　班格楼事件………………………………… (189)
第十三章　花谢薄暮时分……………………………… (208)

第一章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

“不解之谜。”

雷蒙德·韦思特吐出一圈烟云，用一种自我欣赏，不紧不慢的腔调重复道：

“不解之谜呀。”

他很满意地环顾着四周。这房子已经有些年头了，屋顶的房梁已经变黑。房间里陈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家具，做工考究。雷蒙德·韦斯特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作为一名作家，他喜欢完美。他在简姑姑的房间里总能找到那种舒适的感觉，因为她把房间布置得很有个性。他一眼望过去，她直直地坐在壁炉边祖父留下来的那把椅子上。马普尔小姐穿了件黑色的锦缎礼服，腰束得很紧，梅希林花边沿着裙子的下摆像瀑布般地垂下。她没戴黑色的露指手套，却在盘起的雪白的头发上戴了顶有花边的黑帽子。她手里正在编织一种

白色的，软软的羊绒织物，并用她那上帝恩赐的蓝眼睛慈爱地审视着她的侄子以及她侄子的朋友们。目光中带一丝浅浅的喜悦。她的视线首先停留在雷蒙德身上，他温文尔雅，有些腼腆。然后是乔伊斯·雷蒙皮埃尔，她是位画家，头发剪得短短的，有一双奇特的淡褐中带绿色的眼睛。最后是那位很注意修饰的亨利·克利瑟林爵士。屋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彭德博士，教区年长的牧师；帕特里克先生，一位律师，身材瘪干瘦小，戴副眼睛，看人看东西的时候，不是穿过镜片，而是从镜架上去看。马普尔小姐只花了一会儿的功夫来观察这些客人，很快地，她嘴角带着微笑，又继续她手中的活儿。

帕特里克干咳了几声，通常，这是他要讲话的前奏。

"雷蒙德，你说什么？不解之谜，啊？怎么回事？"

"不会有什么的，"乔伊斯·雷蒙皮埃尔说，"雷蒙德只是喜欢自己说这几个字时的声音而已。"

雷蒙德·韦斯特向她投去责备的眼光，而她却笑着把头转向后面。

"他在故弄玄虚。马普尔小姐，你肯定同意我的观点，对吧？"她问道。

马普尔小姐朝她友好地笑了笑，并不作回答。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牧师轻声说道。

雷蒙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一个很冲动的手势扔掉烟头。

"那不是我要说的，我不是在谈哲学问题，我是在说一件令人费解的真实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到答

案。"

马普尔小姐说:"我也有一件你所说的那种怪事要告诉你们。卡罗尔斯太太昨天早上就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在埃里特商店买了半品脱的精选虾,随后又去了另外两家商店,等她到家的时候,她发现虾不见了。她返回她去过的那两家店去找,可虾却没了踪影,真是奇怪。"

"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亨利·克利瑟林嘟哝着。

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当然了,可能有好多种解释。"说这话的时候,她的两颊由于激动微微有些泛红,"比如,有人……"

"我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觉得很好笑,忍不住打断她道:"我当然不是讲那种发生在乡下的小事情。我是在说谋杀案,而谋杀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案子如果亨利爵士有兴致的话,也许能为我们道出一二来的。"

"啊,不,不,过奖了,"亨利爵士谦虚地说,"我也不是很内行。"

亨利·克利瑟林爵士是大伦敦警察局的前任局长。

乔伊斯·雷蒙皮埃尔说:"好多谋杀案警察都没有能破案。"

"我相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帕特里克说。

雷蒙德·韦斯特说:"我老在想,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成功地解开这些迷团呢?人们都认为,想象力的缺乏延缓了警察调查的进展。"

"那是外行人的观点。"亨利爵士干巴巴地说道。

"你们需要一个委员会来作出裁决。"乔伊斯笑着说,

"因为心理学和想象力是作家们的专利……"

她带着嘲弄的口吻，向雷蒙德点了点头，认真地继续道："写作的艺术就在于它能让你洞察人的本性，作家能透视其他人容易忽略的动机。"她说这话时声音不高。

"我知道，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轻声应道，"你的书很精彩，但你真的认为，人人都像你书中塑造的人物那样郁郁寡欢吗？"

"亲爱的姑姑。"雷蒙德用柔和的语气说道，"守着你的信仰吧！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它的话，上帝宽恕我。"

"我是说，"马普尔小姐解释道，微微皱着眉头，数着编织物的针数，"在我看来，大多数的人既不好也不坏，只是，你也知道，有些湖涂罢了。"

帕特里克再一次干咳了几声。

"雷蒙德，"他说，"难道你不认为你太看重想象力了吗？我们这些门外汉都非常清楚，想象力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待每一个事件，找出证据，进而加以处理，对我来说，那才是获得真相的惟一符合逻辑的方法。我应该说，就我的经验而言，那是惟一获得成功的方法。"

"胡扯！"乔伊斯叫道，气得把头不停地向后仰，"我敢打赌，这回你输定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们女人有被你们男人所忽略的第六感觉。我不仅仅是个女人，我还是位艺术家，我能看到你所不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作为一位艺术家我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环境中体验过生活，我了解那些马普尔小姐也不了解的生活。"

马普尔小姐说："亲爱的，我并不了解那些发生在乡村

里的所有的不幸。”

“我能插一句吗？”彭德博士笑着问，“我知道，贬损牧师在当今是一种时尚，但我们牧师用耳倾听，我们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对外面的世界来说，这一面至今仍是一个未启封的秘密。”

“好！”乔伊斯说，“我看我们都是我们各自职业的代言人。既然我们聚在了一起，何不成立一个俱乐部，每个礼拜聚一次，每个人轮流讲述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谜，当然自己要有谜底。让我看看，我们一共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我们一共六个人。”

“亲爱的，你把我给忘记了，”马普尔小姐说，笑得很灿烂。

乔伊斯一时语塞，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她说：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我还以为你没兴趣呢。”

“那一定会很有趣，”马普尔小姐说，“尤其是有这么多睿智的先生参加。恐怕我不如各位那么聪明，但这些年一直住在圣玛丽米德，使我有机会洞察人性。”

“我肯定，你的加盟一定会很有价值。”亨利殷情地说。

“那么从谁开始呢？”乔伊斯说。

彭德博士接道：“这根本就不成问题，既然我们有幸与像亨利爵士这样的杰出人物聚在一起……”

他停下来，向亨利爵士所在的方向恭敬地点了点头。

随后是一阵沉默，终于亨利爵士叹了口气，两腿交叉着放好，开始了他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要挑一个正好是大家喜欢听的，确实有

些难度，但既然大家这么定了，我刚好有一个适合现在这种场合叙述的案子。也许你们曾听说过这案子，一年前的报纸登过，但因找不到谜底，曾被搁置起来，碰巧，几天前，我掌握了答案。”

“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三个人同桌共进晚餐，桌上除了别的东西外，还有罐装的大螯虾。夜里三个都病了，一个医生赶来急救，两人恢复了健康，而第三个人却死了。”

“啊！”雷蒙德附和着。

“正如我所说的，事情很简单，死因是由食物中毒引起的，许多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死者随后就下葬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马普尔小姐点点头。

“我想，总该有个说法，”她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来描述这起悲剧的人物，我把那丈夫和妻子暂且称作琼斯先生和琼斯太太，还有一位是琼斯太太的陪伴克拉克小姐。琼斯先生是一家化工制造公司的推销员。五十多岁，穿着华丽，但很粗俗；他妻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克拉克小姐已到花甲之年，胖胖的，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笑容可掬。你们也许会说，这几个人平淡得让人觉得趣味索然。

“然而，麻烦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出现了。就在出事的前一晚，琼斯先生在伯明翰的一家旅馆留宿。碰巧那天旅馆调换信笺纸，女服务员闲着无聊，就以设法读出旧的信纸上留下的字迹来打发时光。琼斯先生头天晚上刚好写过一封信。因此，信纸上留下了一些字痕。几天以后，报纸上刊登

了琼斯太太因食物中毒死亡的消息。女服务员就把她从信纸上辨认出来的那些字告诉她的同伴们——‘全部有赖于我妻子……当她死后，我将几百……几千……’

“大家可能仍记得近来一宗有关丈夫毒死妻子的案件。只消星星之火就能点燃起这些服务员们的想象力：琼斯先生想弄掉她的妻子，然后继承几百……几千英镑。碰巧了，那些女服务员中有一个刚好有亲戚住在琼斯一家住的小镇上。她写信告诉了他们她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又回信告诉她说，好像琼斯先生倾情于当地一个医生的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三十三岁。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向内政部长请愿，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伦敦警察局，指控琼斯先生谋杀了他妻子。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些闲言碎语后面一定有点什么，不管怎样，为了平息这些谣言，当局准备开棺验尸。这是由公众毫无根据的怀疑而立案的案例之一，而事实却惊人地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尸体解剖证明了已故的琼斯太太是因砒霜中毒死亡的。于是，伦敦警察局和地方警察联手调查，是谁下的毒、怎样下的。”

“啊哈！”乔伊斯说，“我喜欢这个，这是个真正的素材。”

“第一嫌疑犯自然是她丈夫，他可从妻子的死亡中得到好处，虽不像女服务员想象的那么多，但有据可查的是八千镑。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除了每月挣的外，再没有别的进账，况且他还是一个喜好在女人堆里混的男人。有关他与医生女儿的绯闻，我们做了细致的调查。然而，事情却很清楚，他们曾有过纯友谊的关系，出事前的两个月，他们突然闹崩了。从那以后，似乎就没再见过面。而那位老医生，是一个

从不对人生疑的正人君子，当他听到尸体解剖报告时大吃一惊。三个人食物中毒的那天半夜，是他被唤去给三个人诊治的。他一到琼斯家，就立即发现琼斯太太的情况很严重。马上叫人到他的诊所去取麻醉药丸，以减轻她的痛苦。尽管医生作了这些努力，她还是死了。他从未怀疑过，他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他认为她的死是因为误食了某种有肉毒的食物引起的。那天晚餐吃的是罐装大虾、色拉、蛋糕、面包以及奶酪。不巧的是罐装大虾一点没剩下，全被吃光了，连罐子都给扔了。于是他去问那年轻的女厨，她慌了神，不停地哭，十分不安，他发现这女厨根本无法直接回答问题，只会踊遍一遍地说，她发誓，那罐头一点没鼓起来，那虾没变质。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假设琼斯先生想给他妻子下毒的话，很显然，他不能在晚餐中做手脚，因为三个人都吃了同样的食物。再者，琼斯是那天晚餐都已摆上桌子的时候才从伯明翰赶回来的，所以他不可能事先在食物中搞鬼。”

“那么那个陪伴呢？”乔伊斯问道，“那个满脸堆笑的胖女人呢？”

亨利爵士点点头。

“我没有忘记克拉克小姐，我向你们保证。但令人费解的是，她的动机是什么呢？琼斯太太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而她主人的死只会把她置于失业的境地。”

“这样的话，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乔伊斯沉思道。

“现在我的一个调查员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实，”亨

利爵士继续道，“那天晚饭后，琼斯先生曾下楼去过厨房，他太太说不太舒服，想喝一碗玉米粥，他在厨房等着，直到女厨格拉迪斯·林奇把玉米粥煮好，他亲自端上楼去给他的妻子。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案子的‘案眼’。”

律师点了点头。

“动机，”他说，把指间的烟头弹了出去，“再加上机会，作为一个化工厂的推销员，弄点毒药不是什么难事。”

“一个歹徒。”牧师说。

雷蒙德·韦斯特盯着亨利先生说：“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

亨利爵士只是苦笑。

“那正是案子让人伤神的地方，迄今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我们却碰到了麻烦。琼斯至今尚未被捕，是因为在审问克拉克小姐时她告诉我们，琼斯太太并没有喝那碗玉米粥，是她喝的。”

“是的，好像到琼斯太太房间是她的习惯。她到主人房间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那碗玉米粥就在她边上。”

“太太说：‘米莉，我觉得不太舒服，把我扶起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今晚吃了虾的缘故。我叫阿尔贝特给我端了碗粥上来，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了。’

“‘太可惜了’克拉克小姐说，‘这粥做得很好，没有结块。格拉迪斯确实是一个好厨子。现今的女孩子很少能像她这样煮出这么好的粥，我都眼馋了。连我都觉得肚子饿了。’”

“‘你又在干蠢事了。’”琼斯太太说。

"我得说明一下。"亨利爵士说，"克拉克因为太胖正在节食减肥。"

"'米莉，你这样节食可不好，真的。'琼斯太太劝道，'如果主让你胖，你是无法改变的，喝下那碗粥吧，它比世上任何东西对你都有好处。'

"克拉克小姐一口气喝完了那碗粥。你们瞧，这就完全否定了丈夫是杀人犯的推测。关于信纸上的那些字，他毫不费劲地解释说，那信是给他弟弟的回信，他那在澳洲的弟弟向他借钱。他在信中告诉他弟弟，他们家的财权在他妻子手上，除非妻子去逝后，他才能控制财权。如果有可能的话，那时他会接济他的，他很抱歉现在不能帮他，同时也告慰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同他一样处在贫困中。"

"这样说来这案子就没有线索了？"彭德博士问。

"案子的线索到此就断了，"亨利爵士小声说，"我们不能逮捕琼斯先生，因为没有证据。"

一阵沉默。还是乔伊斯打破了沉默，他说："完了？就没办法了？"

"去年案子的调查到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现在这宗疑案的答案在伦敦警察局手中，过两三天，你们就能从报纸上知道结果的。"

"最终的答案，"乔伊斯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每个人考虑五分钟，然后再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雷蒙德·韦斯特点点头，以示赞同，看着手腕上的表，五分钟到了，他朝彭德博士望过去。

“你先讲好吗？”他说。

老头摇着头说：“我承认，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总觉得那丈夫有罪，但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干的，我猜他一定是以某种方式给他妻子下了毒，只不过是没被发现罢了。同样，我也想象不出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这案子如今是怎样真相大白的。”

“乔伊斯，你呢？”

“那陪伴，”乔伊斯坚决地说，“完全有可能是她。我们怎么会知道她的动机呢？兴许是因为她既老又丑也不排除她暗恋着琼斯先生。想想吧，作为一个陪伴，不得不压抑自己，把自己包起来。有一天她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她杀了她的主人，也许就是她把砒霜放进碗里，她说是她喝了那粥，完全是编造的故事，她在撒谎。”

“帕特里克，你有何高见？”

律师颇为职业化地把手指叉在一起：“很难作出判断，就目前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总得说点什么吧？帕特里克先生，”乔伊斯说，“你也许无法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但也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呀！”

“就证据而言，没什么好说的。”帕特里克说，“在我的办案生涯中，我碰到过许多类似的案子，都是丈夫有罪。使大家看不清事实真相的惟一解释，是由于某种原因克拉克小姐故意掩护琼斯先生，也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关于金钱方面的协议吧。他估计自己会被怀疑，而她，看到有一个富足的前程在等着她，就同意编造一个喝了那碗粥的故事。他则

在私下里给她相当数量的钱，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案子就太不寻常了，太少见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雷蒙德说，“在这个案件中，你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医生的女儿。我来告诉你我对这个案件的看法。那罐装的大虾是坏的，它是引起中毒的东西。医生被请了来，他发现琼斯太太的症状最严重，因为她比别人吃得多，然后，他派人去他的诊所取麻醉药丸。这些亨利爵士在前面已告诉过我们，不是大夫他自己亲自去的，那么谁会把药丸给去取药的人呢？当然是大夫的女儿。平时都是她为她父亲发药，她爱着琼斯先生，这时候，她人性中所有阴险恶毒的一面都显露了。她知道使他获得自由的机会就掌握在她手中，在她给的药丸中含有砒霜，这就是我的结论。”

“亨利爵士，现在你该告诉我们谜底了吧！”乔伊斯迫不及待地说。

“等一会儿，”亨利说，“马普尔小姐还没有说话呢。”

马普尔小姐黯然地摇了摇头。

“噢！噢，”她说，“我又掉了一针，这故事太有味道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非常悲惨的案件。它让我想起了住在山上的老哈格雷夫斯先生，他的妻子从没有怀疑过他，直到他死后，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一个与他生活了很久的女人。他与这个女人生了五个孩子，这女曾经做过他们家的管家，哈格雷夫斯太太常说，这女人孩真不错，完全可以把家务料理得很好。每天如此，当然除了星期五。后来，哈格雷夫斯先生把她安置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依然担当教区委员，每

礼拜日照常分发圣餐。"

"亲爱的简姑姑,"雷蒙德有些不耐烦地说,"哈格雷夫斯先生的死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这案子一开始就让我想起了这件事。"马普尔小姐说,"事情是如此相似,难道不是吗?我猜那女孩招供了,亨利爵士,你知道的谜底正是这样,对吗?"

"哪个女孩?"雷蒙德问,"我亲爱的姑姑,你在说些什么呢?"

"那苦命的孩子,格拉迪斯·林奇,就是医生盘问她时显得非常紧张的那个女孩。唉!可怜的东西,我真希望给那可恶的琼斯上绞刑。他怂恿那女佣人成了谋杀犯。我想他们也会把她吊死的,真可怜啊!"

"我认为,马普尔小姐,你可能有些弄拧了。"帕特里克说。

马普尔小姐固执地摇着头,望着亨利爵士。

"我是对了还是错了?我觉得非常清楚。那些撒在蛋糕上的小蜜饯[1],那蛋糕……我认为,谁也不该忽略这些。"

"那些小蜜饯,那蛋糕怎么了?"雷蒙德叫道。

他姑姑转向他,说:"厨师们总爱在蛋糕上放些小蜜饯。亲爱的,一些粉红色的,白色的甜玩意儿。我一听到他们那天晚餐吃了蛋糕,做丈夫的曾给某人写过小蜜饯之类的话,我

---

① 原文 hundreds and thousands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几百、几千。另一种是指撒在蛋糕上的小蜜饯。这几个字出现在信纸上时其他人都按第一种含义去理解它,只有马普尔小姐取了第二意。——译注。

就很自然地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砒霜放在这些小蜜饯里面。他把毒药给了那女佣，并让她把下了毒的蜜饯撒在蛋上。”

“但这不可能，”乔伊斯马上说，“他们都吃了那蛋糕。”

“噢，不。”马普尔小姐说，“那胖女人在节食减肥，还记得吗？如果你在减肥的话，你是绝不吃蛋糕这类甜食的。我料想琼斯先生定是把那些蜜饯刮下来，放在盘子一边。好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太残忍了。”

大家的眼光都落在了亨利爵士身上。

“真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慢吞吞地说道，“可马普尔小姐碰巧发现了真相。琼斯让林奇怀了孕，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她陷入了绝望之中。他想摆脱他妻子，他答应她，如果他妻子死的话，他就娶她。他把蜜饯混上砒霜后交给了她，并告诉她怎么用。可事成之后他却撇下她，另谋新欢去了。林奇上礼拜刚死，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临死前，她供出了真相。”

好一会儿的沉默之后，雷蒙德说：

“好吧，姑姑，有一个问题，我想不出来你是怎么猜测出真相的，真是邪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厨房的小佣人会与这案子有关。”

“噢，不，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只是你对生活的了解不如我多罢了，像琼斯那种粗俗的色鬼，我一听到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他家里，就相信他是不会放过她的。这非常不幸，令人痛心，这样的事情不是谈话的好题目。我难以形容哈格雷夫斯太太所受到的打击，那团疑云当时在村里整整萦绕了九天呀。”

第二章 阿斯塔特[1] 神坛

"那么,现在,彭德博士,你给我们讲点什么呢?"

这位老牧师很有礼貌地笑了笑。

"我的一生都是在僻静的小地方度过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生活中很少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不过,年轻的时候,倒是目睹了一次奇怪的、悲剧性的事件。"

"哦?"乔伊斯·雷蒙皮埃尔以一种鼓励他说下去的口吻说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牧师继续说,"它深深地刻

---

[1] 阿斯塔特是古闪米特人神话中主管生育和爱情的女神。也译作"亚斯他录",迦南宗教的大女神之一。也用来称迦南地区的一般女神。以色列定居迦南后,敬拜者颇多,甚至把她当作耶和华的配偶,并在耶路撒冷筑起了祭坛。《圣经》中视此为上帝的最大背叛。——译注。

印在我脑海里，就是今天，只要我把记忆的闸门掀开一条小缝，就又能看见那个被刺死的人，上帝也没能帮了他，那种恐惧、战栗的感觉顿时会向我袭来。”

“你让我毛骨悚然，彭德。”亨利爵士抱怨道。

其他的人也附和道：“是的，的确如此。”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笑话那些动不动就用‘气氛’一词的人了。在这个世上，总有那么些地方充斥、浸透着善良的或邪恶的魔力，让人无法规避。”

“那幢房子，拉切斯家的，真是一座风水不好的房子。”马普尔小姐说，“在那幢房子里，老史密斯一家的钱全都不见了，他们不得不搬走。然后是卡斯莱克一家住进去，约翰尼·卡斯莱克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断了一条腿，卡斯莱克太太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到法国南方去疗养。现在布登先生入主这座房子，可我听说他刚搬进去就要动手术。”

“这类事情老是给抹上一层迷信的色彩，”帕特里克说，“这些毫无根据的臆说，给房主带来许多名誉上的损害和经济上的损失。”

“我就知道一两个这样的鬼，他们都很厉害。”亨利爵士边说边抿着嘴笑。

“嘿，各位，我想，我们应该让彭德博士把他的故事讲完。”雷蒙德说。

乔伊斯站起来，把两盏灯都关掉，只剩下壁炉里的那膛火，火光摇曳不定。

“气氛，”她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彭德博士朝她笑笑，靠在椅背上，取下他的夹鼻眼镜，

用--种缓缓的语气追忆道：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达特穆尔高原，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达特穆尔的边沿上，这是一处迷人的地产，尽管它在市场上几年都没卖出去。冬天的情境兴许有点萧瑟，然而它周围有着奇特的自然景观，风景依然非常优美。一个叫海登，里查德·海登的爵士买下了这处地产。我在大学期间就认识他了，虽然我们已有好些年不见面，但我们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一天，我很高兴接到他的邀请，约我到他的‘寂静的小树林’去，这是他给那地方取的名字。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家庭聚会，有海登爵士自己，他的堂弟埃利奥特·海登；曼纳林女勋爵带着一位面色苍白不起眼的女儿，叫维奥莱特；罗杰斯上校和夫人，这对夫妇酷爱骑射，脸晒得黑黑的，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马和捕猎；还有一位年轻人西蒙兹医生以及戴安娜·阿什利小姐。有关戴安娜小姐我到有所耳闻，她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社会专栏上，是社交忙季中大名鼎鼎的美人。她确实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黑头发，奶油色的皮肤光滑如丝，半开半合的黑眼睛斜斜地嵌在脸上，给她的外貌平添了一种神秘的可爱的东方色彩，她还有一副好听的嗓子，音色较低，悦耳如铃。

“我很快就发现我朋友里查德·海登完全被戴安娜吸引住了。而且，我猜，这个聚会是为她安排的，至于她本人的感觉我不得而知。她由着性子，反复无常。今天只跟里查德说话，旁若无人，明天又会青睐他的堂弟埃利奥特，好像里查德不存在似的；然后她又会把那迷人的笑送给那位安静的腼腆的西蒙兹医生。

"我到的第二天早上，主人领我们参观他的'小树林'。这房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用德文郡产的花岗岩建造的，非常牢固，经受住了时间和风吹雨打的考验，没有一点儿浪漫色彩，却很舒适。透过窗户一眼望出去，达特穆尔高原尽收眼底，连绵不断的山岗，裸露着被岁月洗刷过的岩石。

"在离我们最近的斜坡上，有一片石头的断垣残壁，呈环形状，属于石器时代晚期遗迹。最近，在另一个小山丘上刚发掘出一座古墓，里面有许多青铜器，海登就是喜欢文物，谈起这些时眉飞色舞。他说，'这块不寻常的地方有着特别丰富的古代遗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德鲁伊德，罗马甚至早期腓尼基人的遗址在这儿也能找到。'

"'然而，最有趣的还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块地方，你们都知道，我管它叫"寂静的小树林"，不难看出这名字的来源。'

"他用手指着，接着说道：'那边那一部分全是岩石，有一片石南属植物和欧洲蕨，但离这房子一百码的地方，有一片浓密的小树林。'

"'那是远古时代留下来的。'海登说，'那些树曾经死过，现在这些是重栽的，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貌，也许是腓尼基人住在这儿的时候，照管过这片林子。'

"我们都跟着他，一走进小树林，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向我袭来。林子里死一般地寂静，树上似乎连鸟巢都没有，漫溢着荒凉和恐怖。我发现海登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看着我。

"'对这地方有什么感觉，彭德？'他问道，'是反感还是

不自在？'

"'我不太喜欢这儿。'我毫无表情地说道。

"'你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地方是你们的宗教里古代敌人的一个要塞，阿斯塔特小树林啊。'

"'阿斯塔特？'

"'阿斯塔特，伊师塔[1]，阿什脱雷思[2]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名字。我喜欢腓尼基人的叫法，阿斯塔特，我相信在这坐落于哭墙北面的乡间里，肯定有人知道阿斯塔特的故事。我没法证明这一点，但我宁肯相信这儿才是真正的阿斯塔特小树林的所在地。就是在这儿，这片稠密的树林里举行了那神圣的仪式。'

"'神圣的仪式？'戴安娜小声地说，带着一种恍恍惚惚的眼神看着远方，'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根据各种传说来看，也没什么特别神圣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莽汉的聚会而已，'罗杰斯上校说，发出一阵毫无意义的空洞的笑声。

"海登丝毫也不理会他。

"'在这树林的中央应该有一座神坛，我没法证明这一点，但直觉告诉我这林子中央有一座神坛。'

"这时，我们来到了树林中的一小块空地，在空地的中央有一座石头建筑，显然不是避暑别墅。戴安娜好奇地望着

---

[1] 伊师塔：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译注。

[2] 阿什脱雷思：古代腓尼基的叙利亚上管爱情与生殖的女神。——译注。

海登：

“‘我把它叫做圣坛！’他说，‘它就是阿斯塔特圣坛。’

“他带着我们走上废墟，里面有一根乌木柱子，柱子上有一幅图像，画的是一个女人握着新月状的尖钩坐在狮子身上。

“‘腓尼基人的阿斯塔特，’海登说，‘月亮女神。’

“‘月亮女神！’戴安娜叫道，‘啊，让我们今晚来一次野外祭祀，我们每个人都化装，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都来这里，举行一次阿斯塔特的仪式。’

“我做了一个很突然的动作，埃利奥特·海登——里查德·海登的堂弟马上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不喜欢所有这一切，对吧，牧师？’

“‘是的，’我小声说，‘我不喜欢。’

“他奇怪地看着我，继续说：‘这只是一些梦呓，狄克怎么会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神坛的所在地呢？想象罢了，他就喜欢弄些小把戏，再说了，如果它是……’

“‘如果它是什么？’

“‘得了，’他很尴尬地笑了笑，‘作为一个牧师，你总不至于相信他的那些胡说八道吧！’

“‘但那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都结束了，’

“‘这可说不定，’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属于那种对周围的环境和气氛很敏感的人，但从我一走进这片密林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被一种奇怪的、可怕的、罪恶的气氛笼罩着。’”

“他心神不定地扭头从他自己的肩头望出去。

"'是的,'他说,'是有点古怪,我明白你的意思。都是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产生了那种感觉,你说呢?西蒙兹?'

"一两分钟的沉默之后,大夫才慢吞吞地回答说:'我不喜欢这儿,我说不出所以然,反正就是不喜欢。

"就在这时候,维奥莱特·曼纳林朝我跑来。

"'我恨这地方,'她叫道,'我恨这地方,我们离开这儿吧!'

"我们开始往回走,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只有戴安娜迟迟不动。我转过头去,看见她正站在圣坛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那幅图像。

"那天的天气格外热,也特别美,大家很乐意地采纳了戴安娜的建议,晚上开个化装舞会。于是,随着笑声和窃窃私语声,准备工作悄悄地进行着。当我们都打扮好了去进晚餐时,当然免不了一场闹哄哄的喝彩声。罗吉斯先生和太太打扮成新石器时代的狩猎者,难怪壁炉前的那块小地毯忽然不见了。里查德·海登把他自己称作腓尼基的航海者,他堂弟装扮成绿林头子,西蒙兹大夫成了一个厨师,曼纳林女勋爵扮成一位医院的护士,她女儿把自己打扮成切尔卡西亚的奴隶。我则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修道士。戴安娜·阿什利最后一个下来,她令我们大失所望,只穿了一套化装舞会常见的那种带有面具、帽子的黑外衣。

"'那不知名的人就是我,'她轻松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开饭吧!'

"晚饭后,我们都到外面去,那是一个迷人的夜晚,暖风习习,天空挂着一轮明月。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谈着，时间过得很快，大约一小时之后，才注意到戴安娜没与我们在一起。

"'她肯定不会上床睡觉了吧！'里查德·海登说。

"维奥莱特·曼纳林摇了摇头，'噢，不！'她说。'一刻钟之前，我看见她往那个方向去了。'她边说边用手指着密林的方向。月光下，小树林笼罩在黑暗中，朦朦胧胧。

"'我弄不明白，她去那里干什么？'理查德·海登说，'肯定是个恶作剧，我敢打赌，不信让我们去看看。'

"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向阿什利小姐去了的地方走去，想探个究竟。只有我，不愿意走进那片暗伏凶相的密林中去，好像有什么诡异的力量拉着我，阻止我进去。我比任何时候都坚信，林中那块空地上，一定有某种罪恶存在。我想其他人也与我有同感，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罢了。林子里的树稠密得连月光都透不进来，四周的声音似有似无，像是低语，像是叹息，大家害怕极了，本能地互相靠得更紧。

"我们在悚惧中来到了林中的那块空地。突然，大家都惊呆了，脚像是被钉住似的，那儿，在那神坛的门槛上，站着一位全身都用透明的薄纱裹得紧紧的人，从她的黑头发上升起两钩明晃晃的弯月。

"'天啊！'里查德·海登叫道，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维奥莱特·曼纳林尖叫道：'那不是戴安娜吗？她在干什么呢？太怪了。'

"门槛上的那人高举着双手，向前走了一步，用一种甘美的高音唱着赞美诗。

"'我是阿斯塔特的女神。'她低声唱道，'当心，别靠近

我，我手握死神之剑。’

“‘别这样，亲爱的。’曼纳林女勋爵责怪着，你把我们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真的。’

“‘里查德突然直直地向她走去。‘上帝啊，戴安娜！’他叫道，‘你太棒了！’现在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这月光，我可以把她看得更清楚了，维奥莱特说得对，看上去她确实很不同寻常，脸上的东方神秘色彩更浓，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带着一种凶光，嘴角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怪怪的微笑。

“‘当心！’她警告道，‘别靠近女神，如果有人把手放在我身上，他必死无疑。

“‘你真是太绝了，戴安娜，’里查德·海登叫道，‘行了，毕竟我……我不太喜欢这个。’

“他穿过草地，继续向她走去，她伸出一只手，指着他说：‘你站住！’她喊道，‘再走近一步，我就要用阿斯塔特的咒语惩罚你。’

“里查德笑着，加快了步了。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迟疑了一会儿，像是给绊了一下，头朝地倒了下去。他没有再站起来，就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忽然，戴安娜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歇斯底里的笑声，打破了林间的寂静。

“埃利奥特骂了一句，飞快地跑了过去。‘我受不了了！’他喊道，‘起来！迪克。起来呀！男子汉。’

“然而，里查德·海登还是躺在那儿。埃利奥特走到他边上，跪下，轻轻地把他翻转过来。他俯身凝视着他的脸。

“他猛地站了起来，有些摇晃。

"'大夫,'他喊道,'大夫,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过来,我……我想他是死了?'

"西蒙兹跑了过去,埃利奥特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了我们这边。他用那种我不太明白的神态看着他的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戴安娜失控的尖叫:'我杀了他!哦,上帝啊!我不是存心的,但我却杀了他。'

"她昏了过去,扭成一团,倒在草地上。

"罗杰斯太太哭了起来,'噢,快带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吧!'她呜咽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太可怕了!'

"埃利奥特抓住了我肩膀,'这不可能,'他声音很低,'我说,这不可能,一个人是不可能被那样杀死的,这太邪门了。'

"我尽量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

"'一定有某种解释的,'我说,'你堂兄一定有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心脏方面的疾病,这一惊吓,激动……'

"他打断我,'你不明白'他说着,把手抬起来给我看,我看见他手上有块红色的污迹。'迪克不是死于惊吓,他是被刺死的,刺穿了心脏,而身上没有任何凶器。'

"我以疑惧的目光盯着他。就在这时,西蒙兹检查完尸体,站起来,朝我们走来,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我们全都疯了吗?他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呀!会发生这样的事?'

"'但确实是发生了,'我说。

"他点了点头。

"'从伤口上看,是一把长而薄的匕首所为,但尸体上却

没有匕首。'

"我们都面面相觑。

"'它肯定就在那儿,'埃利奥特·海登叫道,'那匕首肯定从他身上掉了下来,落在了草地上的什么地方,让我们来找找看。'

"我们徒劳地在地上找着,忽然,维奥莱特·曼纳林说:'戴安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看像一把匕首。当她在威胁他的时候,我看见那匕首在闪闪发光。'

"埃利奥特·海登摇摇头,'他离她最少也有三码,'他反驳道。

"曼纳林女勋爵向倒在地上的戴安娜俯下身去。

"'她手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宣布,'地上什么也没有。维奥莱特,你肯定看到过那匕首吗? 我可什么也没找到。'

"西蒙兹来到了戴安娜身边,'我们必须把她弄到屋里去'他说,'罗杰斯,你来帮帮我好吗?'

"我们把人事不省的戴安娜抬了回去,然后我们又去搬里查德的尸体。"

彭德博士突然停了下来,朝四周看看。

"由于侦探小说的普及,处理类似的事情,今天的人们要比以前的人懂得多。现而今,连街上的孩童都知道尸体应放在原来的地方,但那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所以我们把尸体搬回石屋他的房间里,再派男管家骑车去找警察。从石屋到警察局有几英里路。

"这时,埃利奥特把我拉到一边说:'我要回到林子里

去,一定能找到凶器。'

"'除非真有凶器。'我怀疑地说。

"他抓住我的手,猛烈地摇着。'你满脑子的迷信,你认为他的死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好吧!我回到林子里,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反对他这样做,使出浑身解数劝他不要去,但毫无结果。一想到那片密不透风的林子我就觉得恶心。我有一种预感,还有灾难要发生。可埃利奥特是个十足的死脑筋,我想,他自己也给吓坏了,却不承认。带着一定要找到谜底的决心,又一次,他进了那片密林。

"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们谁也睡不着,也不想睡,警察来了,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坚持要询问阿什利小姐,遭到西蒙兹大夫的强烈反对。阿什利小姐刚从昏迷中苏醒,大夫给了她安眠药,明早以前,谁也不能打扰她。

"直到第二天上午七点钟,还是西蒙兹,突然问埃利奥特那里去了,人们才想起他。我告诉他们埃利奥特的去向。西蒙兹阴沉着的脸变得更阴沉了。'但愿他不致于……太……太莽撞了,'他说。

"'你总不会是在暗示,他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希望不会。我想,彭德,你和我最好去看看。'

"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仍然鼓足了勇气才接受了这一差事。我们一起出发,又一次进入那倒霉的林子,我们喊了两声,但没有回应。一两分钟后,我们来到那块空地,在晨光中它看来更惨白,阴气更重。西蒙兹抓住我的胳膊,我发出

了一声低低的惊叫，昨晚我们已经目睹了一个面朝下倒下去的人死了。眼下，我们面前又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埃利奥特·海登正好躺在昨天晚上他堂兄倒下去的地方。

"'上帝啊！'西蒙兹说，'您又把他带走了！'

"我们一起跑过去。埃利奥特已不省人事，但还有微弱的呼吸。致伤的原因一目了然，一把长长的，薄薄的青铜制的凶器留在了伤口上。

"'匕首刺穿了他的肩膀，而不是心脏，太幸运了。'大夫说道，'天啊！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上帝保佑，他没死，他能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那正是埃利奥特没能做到的。他的描述什么也说明不了。他四处搜寻那把匕首，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放弃了，在神坛附近站了一会儿，也就是那会儿，他觉得有人在林子边盯着他，他尽力想打消这念头，却怎么也甩不掉。一股诡谲的冷风开始向他吹来，这风不是从树林中，而是从圣坛里吹出来的。他转过身，向里面窥视。他看见一位小个子女神，眼前一片恍惚，那女神好像变得越来越大，忽然他觉得两边的太阳穴被击了一拳，把他打昏了。在他倒下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左肩像炸开一样地疼。

"经鉴定，那把匕首是从山上那古墓里挖出来的。里查德·海登买下了它，然而，他把它放哪儿呢？是在石屋，还是在圣坛里呢？没人知道。

"警方认为，他们通常都是这样认为的，是阿什利小姐刺死了里查德·海登，但我们大家都证明当时阿什利离他有三码那么远。因此，他们无法指控她，就这样，事情又搁了

下来，成了一个谜。

一阵沉默。

“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乔伊斯·雷蒙皮埃尔终于忍不住问道，“一切都是那么的可怕，那么不可思议。你没什么要补充了吗？彭德博士。”

老先生点了点头说：“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也算是一种说明吧。很奇怪，在我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推测，只是无从得到证实。”

“我参加过降神会，”乔伊斯说，“就是那些难以解释的事，我认为在催眠术中都能找到解释。那位把自己打扮成阿斯塔特女神的女人，我总觉得是她刺死了里查德·海登。也许是她把匕首掷过去的。曼纳林小姐见过她手中确实是有把匕首。”

“也许是长矛。”雷蒙德·韦斯特说，“毕竟，月光不是太亮，也许她手里拿了支长矛，在远处刺死了他，然后是催眠术，我是说，你们一开始就认为他是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击倒的，因此，你们一直认为他的死归咎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在戏里看到过许多用刀、匕首干出来的好事。”亨利爵士说，“我猜，有人躲在树林后面，从那儿他能很准确地把刀或匕首掷出去，当然了，他一定是位职业杀手。我承认，这是有些牵强，但也不完全没有可能。还记得另一个海登说，有人在树后面盯着他吗？曼纳林小姐说阿什利手中有一把匕首，而其他人却说没有。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如果你们有我这样的经历，就会知道五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有

时会天悬地隔。”

帕特里克干咳了几声。“在所有的推测中，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凶器。阿什利站在空地的中央，她不可能把长矛藏起来。如果是一个隐藏的凶手扔出的匕首，那么当尸体被翻过来的时候，匕首应该在伤口上。我认为，应该抛弃那些牵强的推测，回到事实上来。”

“那么事实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被击倒时没有人在他的近旁。那么，惟一能刺死他的人只能是他自己，实际上是自杀。”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他非自杀不可呢？”雷蒙德·韦斯特不相信地问。

律师再一次干咳了几声。“啊！又是一次推测的问题了。”他说，“现在先不去猜测他为何自杀。在我看来，应该排除那种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就发生的一切，只有一种解释，他自己杀了自己。就在他倒下的一刹那，他飞快地从伤口上把匕首拔出来，扔到树林里去了。尽管有些靠不住，但事情的经过只能如此。”

“我可不这样认为。”马普尔小姐说，“这件事是让人感到迷惘，但它确实是发生了。去年，在夏普莱太太的一次聚会上，那位高尔夫球记分员无意间绊倒了一位打高尔夫球的客人，这位客人足足有五分钟都没能醒过来。”

“没错，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说，“可这位客人没有杀死自己，不是吗？”

“当然没有，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很显然，只有一种方法能刺死可怜的里查德先生。要

是我能知道他一开始是给什么绊倒的就好了、也许是树根吧。他径直向阿什利小姐走去，眼睛一直盯着她，月光下，一不留神就会被什么东西绊倒。”

“你说只有一种方法能把里查德置于死地，是这样吗？马普尔小姐？”牧师带着满脸的好奇问道。

“是的，很不幸，我甚至不愿去想它。凶手惯用右手，对不对？我是说，伤口在左肩，说明他惯用右手。我真为贝尼斯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遗憾。你们还记他曾向自己的脚开过枪吧？事后，我去医院探望他，他向我道出了这件事，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希望埃利奥特·海登没能从他的罪恶勾当中获得太多的好处。但愿他会因他的罪恶而时常受到良心的谴责。”

“埃利奥特·海登！”雷蒙德叫道，“你认为是他杀的人？”

“我看不出还会有其他人。”马普尔小姐说，“我说，如果我们都能遵循帕特里克的教导，注重事实的话，就不会被那些装神弄鬼的表象所迷惑。我不认为那是上乘的表演。埃利奥特是第一个向查理走去的人，是他给他翻的身，他背对着大家，他做了什么别人是看不见的，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绿林中的头子，腰间肯定佩有某种武器。我仍记得年轻的时候与一位打扮成绿林头子的人跳舞时的情景，他有五种刀和匕首，简直难以形容做他舞伴的那种尴尬和不安。”

所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彭德博士身上。

“我有答案，”他说，“那场悲剧发生的第五年，我收到一封埃利奥特·海登寄来的信。在信中他说他认为我一直在

怀疑他，说一切都是一瞬间的念头引起的。他太爱戴安娜·阿什利了，但他只是一位苦苦挣扎的小律师，如果里查德死了，他就可以承袭他的封号和遗产，前景会有很大的改观。他跪下去的时候就抽出匕首，来不及细想，就把匕首插进了他堂兄的胸膛，赶快又把匕首放回腰间。后来他自己刺伤自己以消除别人的怀疑。在去南极探险之前，他给我写了这封信。以防万一，照他的说法，他可能回不来了。我也不认为他还会回来，正如马普尔小姐说的那样，他确实没能从他堂兄的死中得到什么好处。'五年来'他说，'我一直生活在地狱中。我希望，至少我能用一种有价值的死来补偿我的罪孽。'”

大家都没出声。

“他的确死得很光荣。”亨利爵士说，“在你的故事中，你换了个名字，彭德，但我想我知道此人。”

“我说过，”老牧师接着说，“我不认为有关埃利奥特杀人动机的解释是能使大家心悦诚服。我一直认为那密林里有某种罪恶的气氛。正是这种无形的魔力驱使埃利奥特产生了杀人的念头。直到今天，一想起阿斯塔特的神坛。我就会悚然而栗。”

第三章 金 条

“我不敢保证我下面要讲的故事能符合大家的要求，”雷蒙德·韦斯特说，“因为我不知道结局。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有趣、离奇，我想，把这样一个未找到答案的问题讲给大家听，说不定我们当中会有人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其时我与一个叫约翰·纽曼的人在康沃尔郡一起过圣灵降临节。”

“康沃尔郡？”乔伊斯急切地问。

“是的，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有点奇怪，我要讲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康沃尔郡，一个叫拉托尔的小渔村里，你讲的该不会也是这地方发生的事吧？”

“不是的，我要讲的事发生在一叫波尔佩罗的村子里，

它位于康沃尔郡西面，是一个苍凉的多岩石地区。就在启程的前几个星期，有人把我介绍给这个叫纽曼的人。我发现他非常有趣，聪颖，而且极有个性，满脑子罗曼蒂克想法。他最近沉溺于沉船的打捞上，为此，他租下了波浪屋。在伊丽莎白时代，他曾是一名专家。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西班牙舰队的溃败，讲得那样的投入，你还以为他曾亲眼目睹了那一幕呢。我很怀疑是不是当年那些英灵的亡魂降附在了他体内，我真的很怀疑。”

“亲爱的雷蒙德，你真的太罗曼蒂克了。”马普尔小姐说，慈祥地看着他。

“罗曼蒂克是我最缺乏的东西。”雷蒙德·韦斯特说，有些不悦。“但纽曼这家伙却满脑子的浪漫。他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他似乎像是过去时代的幸存者。据说一艘属于西班牙舰队的船在康沃尔的海岸撞上了著名的魔鬼暗礁沉入了海底，船上载着西班牙舰队的大量黄金。纽曼告诉我说，许多年以来，一直有人想把这艘船打捞上来，找到那些金子。这类故事早已属老生常谈。只是这艘船特别的大，大得让人相信这肯定是一艘运金船。有人为此组建了一家打捞公司，但很快就破了产。纽曼买下了这玩意儿，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没什么证据表明确实有黄金，除了一首歌词有所提及外。然而他却向它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现代科技和新式机械的问题，金子仍在那儿，他从不怀疑捞出来的还能是别的什么。”

“听着他的叙述，我好像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像纽曼这样的有钱人，他们想弄成点事情简直是易如反掌。因而，财

富的发现对他们来说十有八九没什么意义，或意义很小。我必须承认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曾见过西班牙的大帆船向岸边驶来的情景，在暴风雨中颠簸，被黑色的礁石撞得粉碎。光是西班牙大帆船一词读起来就很浪漫，'西班牙金子，'不但让学童们激动不已，连大人们也为之心动。加上我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其中的某些场景就发生在十六世纪，我希望能从当地采集到一些有价值的风土人情。

"那个星期五早晨，我满情激情地离开了帕丁顿，踏上了这次期盼已久的旅途。车厢里除了我和另一个人外，空空荡荡的，这个人坐在我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他个子高高的，像是当过兵的人。我总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一时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最后终于想起来了，我的旅伴是巴杰沃思警督。我是在写有关埃弗森失踪案的报道时偶然认识他的。

"我告诉了他我是谁，我们曾在哪儿见过等等。很快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当我告诉他我要去波尔佩罗的时候，他说，这简直是惊人的巧合，因为他也要到那儿去。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好打听，因此尽量不去问他为什么要去。相反，我却大谈我对这地方的浓厚兴趣，谈那艘沉船。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知道这艘船的许多情况。'那将是胡安·费尔南德斯，'他说。'你朋友不是第一个为了从它身上获得财富而往水里扔钱的人，这只是一个浪漫的传奇而已。'

"'也许只是一个神话，"我说，'根本就没什么沉船在那儿。'

"'不，那艘船确实是在那儿下沉的。'警督说，'还好有

好些船也是在那儿遇难的，你要是知道那一带海底有多少暗礁的话，你准会大吃一惊的。事实上，我是为此才到那儿去的，六个月前奥特朗托号在那儿遇了难。'

"'我曾经看到过这个报道。'我说，'没有人丧生，对吧?'

"'是的。'警督说，'但却丢了些别的东西，一般的人都不知道，奥特朗托号装有金条。'

"'是吗?'我好奇地问。

"'确实如此，我们有潜水员在进行打捞，但金条失踪了，韦斯特先生。'

"'失踪?'我说，瞪着双眼盯着他。'这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警督说，'礁石把船上的保险库撞开了一个洞，潜水员很容易就能进入保险库，可他们却发现保险库是空的。问题就来了，那些金条是在船沉之前就被偷走了呢？还是沉船以后？或者是保险库里根本就不曾有过金条。'

"'看来这是一桩奇案。'我说。

"'当你想到丢失的是金条的时候，就的确是一桩奇案了。就算是一条钻石项链，想把它装进口袋里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那些很沉的金条呢？总之，整个事情似乎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这艘船启航前肯定有人做了手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沉船后的六个月中让人给搬走了。我就是来调查此事的。'

"我发现纽曼在车站迎候我。他很抱歉他没能开着他的车来，它被送去修理了，但他开了一辆农场用的货车来接

我。

“我爬上车，在他的边上坐好。我们沿着这个小渔村狭小的街道绕出绕进，上了一个斜坡，再沿着弯弯拐拐的小巷走了一段之后，转入了他的波浪屋的大门，大门的门柱是用花岗岩建造的。

“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它座落在高高的悬崖上，拥有看海的最佳角度。房子的主体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侧翼较现代化的房子是后来加上去的。后面是一片农场，有六七英亩那么大，一直延伸到岛内。

“‘欢迎到波浪屋来。’纽曼说，‘欢迎参观西班牙宝船，’他边说边用手指着前门，那儿挂着那艘西班牙大帆船的复制品，各种航海装备应有尽有。

“第一晚上我过得很好且获益匪浅。我的主人给我看与胡安·费尔南德斯有关的旧手稿，为我打开航海图，用虚线指点着位置，告诉我他打算制造新的打捞设备的计划，可以说，我完全被他迷住了。

“我告诉他说我在车上遇到过巴杰沃思警督，他对此很感兴趣。

“‘这一带总是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他若有所思地说，‘他们终日里满脑子的沉船呀、走私呀，一听到有船在这一带遇难，他们就会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且把这看成是合理合法的事。我想给你介绍这里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幸存者，十分有趣。’

“第二天黎明时分，天高气爽，主人开车把我带到镇上，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潜水员。他叫希金斯，是个少言寡语的

人，整个谈话中，他发出的只是些单音节的词。他们谈了一会儿高技术问题后，我们去了三锚酒店，那是一处能让人的舌头守不住秘密的地方。

“‘伦敦的侦探到这儿了。’他咕哝道，‘他们说，那……那艘去年十一月在这儿下沉的船……船里有金条。我说，它不是第一艘在这儿下沉的船，也不会是最后一艘。’

“‘听见了？听见了？’酒店老板单调地重复道，‘比尔·希金斯你说对了。’

“‘我料到会这样的，凯尔文先生。’希金斯说。

“我好奇地打量着酒店老板，他长得怪模怪样的，皮肤油黑，肩膀特宽，两眼充血，用一种奇怪的鬼鬼祟祟的方式避开别人的目光，我怀疑他就是纽曼提到的那位有趣的幸存者。

“‘我们不想招惹这儿的任何外国人。’他说道，带着好斗的口吻。

“‘你是指警察吗？’纽曼笑着问。

“‘是指警察，还有其他人，’凯尔文故意说，‘难道你忘了不成，先生？’

“‘你知道吗？纽曼。我听他那话像是在威胁你。’回去的路上我说道。

“我的朋友笑着说：‘胡扯！我又不伤害任何人。’

“我怀疑地摇了摇头，我觉得凯尔文有些凶蛮，他的思维方式很奇怪，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想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变得有些紧张，第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晚上我的睡眠变得断断续续。星期

天的黎明到来的时候，天气阴沉沉的，天空乌云密布，打着闷雷。我一点儿也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纽曼看出了我的变化。

“‘你怎么了，韦斯特？你好像很紧张。’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承认，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是这天气的原因。’

“‘也许吧。’

“我不再说什么。下午我们乘纽曼的摩托艇出海，但老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乐得返回岸上，换上干衣服。

“那天晚上，我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减。狂风怒号，到十点钟的时候，风暴停息下来。纽曼眺望窗外。

“‘现在好了，如果接下来的半小时天气不那么糟的话，我想出去散会儿步。’

“我打着哈欠。‘我困得要死，’我说，‘昨晚我睡得太少，今晚我想早点上床。’

“我上楼去睡觉。因为头天晚上睡得太少，所以那晚睡得很沉，但脑子似乎并未得到休息，我被那种不祥的预感困扰着，做了一些很可怕的梦，梦见深渊，大陷阱，我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必死无疑。等我醒来的时候，手表上的指针已指向八点。我的头疼得厉害，梦中的一幕幕场景仍在我眼前晃动。

“恍恍惚惚地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子，我立刻又陷入了新的恐惧中，我第一眼看到的或者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外面有一个人正在挖一个墓坑。

"好一会儿我才把眼前所见的与梦中所见的一切分离开来。接着我认出挖墓的人是纽曼的花匠,所谓的'墓坑'实际上是为栽种躺在草地上的三棵玫瑰树而准备的。

"那花匠抬起头看见了我,用手碰了碰他的帽子向我致意。

"'早上好,先生。真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也许吧,'我带着无所谓的口吻说,仍未从压抑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其实,花匠所言即是,天气确实不错,阳光明媚,天高云淡。我哼着小调下楼去吃早饭。纽曼家没有佣人,他的两个已到中年的妹妹每天来照顾他的起居,她们就住在附近的农场里。我一进去,她们中的一个就把咖啡壶放在了桌子上。

"'早上好,伊丽莎白,'我说,'纽曼还没下来吗?'

"'他准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先生。'她答道,'我们来的时候他就不在屋里。'

"我马上又紧张起来。前两天早上,纽曼也是很晚才下来吃饭的。我从不认为他是一个早起的人,但被那种不祥的预感驱使着,我跑上楼向他的卧室奔去。对房间一阵翻寻后,我发现如果纽曼出去散步的话,他肯定是穿着夜礼服。因为房间里找不到那套衣服。

"现在我肯定我那不祥的预感得了证实。纽曼出去了,就像他昨晚说的,他要出去走走。由于某种原因他没再回来,是什么原因呢?出事了?还是坠落悬崖?必须马上出去找人。

“几分钟之后，我召集了一大帮人。我们沿着悬崖的各个方向在下面和岩石丛中寻找，毫无结果。最后我们失望了。我找来了巴杰沃思警督。他一听，脸色变得铁灰。

“‘在我看来，凶多吉少，这一带有不少刁民。你见过凯文吗？那个三锚酒店的老板。’

“我告诉他说我见过此人。

“‘你知道他四年前曾经蹲过监狱吗？打架斗殴。’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我说。

“‘这儿的人都说你朋友太爱打探与他无关的事，但愿他没出什么事情。’

“大家加倍努力继续寻找，直到那天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才有了回报。我们在他领地上一个角落的一条深沟里找到了他。他的手脚都被人用绳子牢牢地捆着，嘴里塞着毛巾，无法叫出声来。

“他已精疲力尽，疼痛难忍，活动了手脚并喝了一大口威士忌之后，他才缓过神来，给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昨晚的暴雨停歇后，大约十一点光景，他想出去走走。他漫不经心地顺着峭壁就来到了人们称之为‘海盗湾’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山洞。他看见有些人正从一只小船上往岸上卸东西。他悄悄地溜下去想看个究竟。不管他们搬的是什么，反正很沉，这些东西被搬进了湾里最远的一个山洞里。

“虽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但纽曼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他蹑手蹑脚往前再靠近些，突然有人叫了起来，他被发现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水手马上向他袭来，把他打得失去了知

觉。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一辆货车上，货车砰砰地颠簸着，他估摸车正从海边往村子里开。然而，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货车拐进了通往他房子的大门，那些人嘀咕了一通之后，把他从货车上拉了下来，扔进了一条深沟里，这沟好像是几星期前才发现的。车开走了，他想，那车是从另一门出去的，从这门出去到村里要近四分之一的路程。至于袭击他的人，除了知道他们是水手，操着康沃尔郡口音外，他就一无所知了。”

“巴杰沃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毫无疑问，那些金条就藏在那儿，’他说，‘这些金条从沉船中被捞了上来，藏在某个山洞里。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搜遍了‘海盗湾’的每一个山洞，下一步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搜寻。很显然他们是在把这些金条转移到我们已经搜过的，而且不会再搜的某个山洞里。不过，他们至少需要十八个小时去处理那些沉甸甸的金条。他们是昨晚发现纽曼的，我想我们现在还可以在那儿找到一些线索。’”

“警督立即前去搜查，他发现的种种迹像证实了他的推测。金条曾经在那儿藏过，但金条又一次被挪走。至于新的藏匿之地，却毫无线索。

“然而，第二天早上，警督指给我看了可能是惟一的一条线索。

“‘很少有车走这条道，’他说，‘有一两个地方车轮留下的印痕很清晰，有一只轮胎的外侧有一个带三只角的片状伤痕。因此，它留在地上的痕迹与其他车的痕迹是不会混淆的，从这些地上的痕迹可以看出，车是从大门进来，从另一

个门出去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车。为什么这些人要把车从离村子近的门开出去呢?很显然,那货车是从村里开出来的。现在村里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货车,不会多于三部。三锚酒店的老板凯尔文就有一辆。'

"'凯尔文早先是干什么的?'纽曼问。

"'你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纽曼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可是个职业潜水员呀。'

"纽曼和我面面相觑。所有的疑点好像一点一点地串了起来。

"'你不知道凯尔文在这个岛上是个人物吗?'警督问。

"纽曼摇了摇头。

"'我恐怕我不能对这个人妄加评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确实还没来得及了解他。'

警督很友好地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三锚酒店,车库在沿街的一面,大门紧闭,但沿着街边的一条小巷往上走一点,我们就发现了一道小门可以通到车库里面。小门开着,警督立即检查轮胎,发现正是他要找的那辆车,在车的左轮胎上有无法抹掉的标记,好吧,凯尔文,这次你再怎么滑头也没法脱身了。"

雷蒙德·韦斯特突然停了下来。

"就完了?"乔伊斯问,"到现在我也没发现这案子有什么问题没解决的,除非他们根本没找到那些金条。"

"他们当然没找到金条。"雷蒙德说,"而且他们也没法逮捕凯尔文。凯尔文太狡猾了,他们抓不到他的把柄。解释不通的是,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在地上留下那些带有明

显标记的车轮印呢？不仅如此，还有一件怪事，就在车库大门的对面，有一幢小别墅，是一位女画家租下来避暑的。”

“噢，这些女画家们！”乔伊斯边说边笑。

“正像你说的那样——‘噢！这些女画家们！’——这位很特别的画家已经病了好几个星期了，有两个医院护士在看护她。那天值班的护士把坐在轮椅上的她推到窗前，窗帘是开着的，那护士宣称，如果对面的货车离开车库的话，是不能逃离她的视线的，而且她发誓那辆货车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那间车库。”

“我想那不是问题。”乔伊斯说，“护士可能睡着了，他们经常这样。”

“那……呃……也有可能。”帕特里克审慎地说。

“不经过仔细的推敲，就相信这些证据是不明智的。在接受那位护士的证词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她的可信度有多少。那辆车不在现场的证词令人生疑。”

“那位女画家也作了证。”雷蒙德说，“她说她疼得很厉害，一晚上未入睡。那辆破车的声音那么大，它要开走的话，她不可能听不到声音。况且暴风雨后的夜晚又格外地宁静。”

“嗯，”牧师说，“那确实是一个旁证。凯尔文先生有不在场的证据吗？”

“他声称从十点钟起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但没有证人证实这一点。”

“那护士睡着了，”乔伊斯说，“那个画家也睡着了。病人总是认为他们整晚都醒着。”

雷蒙德带着询问的眼光望着彭德博士。

“你们知道吗？我实在为凯尔文抱屈，这可真是一朝背恶名，终身难洗掉。凯尔文是有过前科，但在这个案子中，除了那个有特别明显标记的车轮之外，没有什么证据可指控他。”

“亨利爵士，你看呢？”

亨利爵士摇摇头。

“碰巧了，”他笑着说，“我知道一些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情况，我一旦说出来，答案也就出来了，因此，我不想现在就讲出来。”

“那么，简姑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等一会儿，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是把针数错了，两针反针，三针正针，滑一针，噢，对了，刚才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有什么看法？”

“你不会喜欢的，亲爱的，年轻人是不会喜欢我的看法的。我注意到了，最好是什么都别说。”

“别卖关子了。姑姑，快说出来吧。”

“好吧，亲爱的雷蒙德。”马普尔小姐说，放下她手中的织物，盯着他侄儿。“我实在觉得你应该仔细挑选你的朋友。你太轻信，太容易上当受骗了。我想作家都这样，想象力太丰富了。如果你们有我这把年纪，有那么多生活经历的话，一听到这类有关的西班牙帆船的故事，一个几星期前刚认识的人，马上就会警惕起来。”

亨利爵士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打断了马普尔小姐。

"雷蒙德，这下你可要恼火了。"他说，"马普尔小姐，你太绝了，年轻人，你朋友纽曼有另一个名字，实际上有好几个化名。眼下，他不在康沃尔郡而在达特穆尔的德文郡，说得再准确点，是在普林斯顿监狱服刑。我们抓他不是因为他偷了运金船上的金条，而且抢劫伦敦一家银行的金库。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把部分偷来的金条埋在了波浪屋的花园里。真是个绝妙的计划：康沃尔郡沿岸到处都能听到藏宝沉船的故事。潜水员，搬运金条等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需一个替罪羊，凯尔文就成了最佳人选。纽曼把他的戏演得非常好。我们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呢，就被导演成了一个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目击证人。"

"那么车轮上的记号呢？"乔伊斯问。

"噢，我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亲爱的，尽管我对车的事情不太了解。"马普尔小姐说，"大家都知道车胎是可以换的，他们从凯尔文的车上卸下车胎，从车库的小门出来，经过小巷，把车胎装在纽曼的车上，从一个门开出去，再到海边，装上金条，再从另一个门开上来，然后他们又把车胎重新装在凯尔文的车上，我猜，其他人再把纽曼捆起来，扔进沟里。被捆着的滋味当然难受。而那么晚人们才把他从沟里解救出来，也是他不曾想到的，看来，那个自称是花匠的人肯定也参与了这一勾当。"

"自称是花匠？这是什么意思？简姑姑。"雷蒙德好奇地问。

"你大概从未雇过真正的花匠吧？"马普尔小姐说，"大家都知道，花匠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一是不干活的。"

她微笑着，重新拿起她的织物。

“还真是这一疑点把我的思路引入正轨的。”她说。看着对面的雷蒙德，“有朝一日你自己当家，有了你自己的花匠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些常规的。”

第四章　行道上的血迹

“真不愿意旧事重提，”乔伊斯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确切地说已有五年了，但它一直像幽灵一样缠着我，绚烂的笑容下面却藏着罪恶。说来也怪，我那时画的那幅画居然也笼罩着这种气氛。每次我第一眼看那幅画的时候，看到的是康沃尔郡坡度舒缓的街道，阳光洒了一地，但凝视一段时间后，一种冷森森的情绪就从画中冒了出来。我既没把这幅画卖掉，也不想再看到它，就把它放在画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对着墙。

“事情发生在一个叫拉托尔的地方，隶属于康沃尔郡，一个不寻常的小渔村。景色迷人，能上画的地方比比皆是，到处都弥漫着‘康沃尔老茶馆’的气息，各种各样的商店随处可见，店里的姑娘都剪着短发，穿着罩衫，正往羊皮纸上印着‘甜格言’。虽然这小地方紧凑玲珑，古朴雅致，但在我

看来，总有些地方不协调。”

“我想起了那句咒语，”雷蒙德幽忧地说，“无论通向村子的路有多窄，没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子会平安无事的。”

乔伊斯点了点头说：“是有许多小路通往拉托尔，而且这些小路的坡都很陡，差不多有屋顶的侧面那样的角度。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我想简单地描述一下故事发生的地方。在拉托尔有一个很古老的小旅馆，叫‘波哈维思纹章’，有人推测，这个小旅店是西班牙人在一五〇〇年前掠夺这块土地时修造的房子中仅存的一座。”

“不是掠夺，”雷蒙德皱着眉头说，“叙述历史的时候，用词要准确，乔伊斯。”

“好吧，不管你用什么词，反正他们带着枪上了岸，向岸上的居民开火，房屋倒塌，啊！我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那小旅店门前是一个游廊，由四根柱子支撑着。我在它的对面选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打开画夹准备工作。这时候，一辆小车从小山上蜿蜒地向这边徐徐开来，停在旅店前面，可停的位置让我觉得很别扭。从车里下来一男一女，我没有特别留意他们，只看到那女的穿了一套亚麻布的紫红色套装，戴一顶紫色的帽子。

“一会儿，那男的又重新走了出来，让我舒了一口气的是，他把车开到码头，并把它停在那儿。他信步走了回来，从我边上径直走向旅店。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该死的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这边开来。车里下来的那女的穿了一件很耀眼的擦光印花布做的上衣。我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衣服，一种如一品红那样的猩红色，戴一顶古巴产的大草帽，也是

猩红色的。

“这女人没把车停在旅店前，而是把车开到了街另一头的一家旅馆。她下了车，那个一只脚刚跨进旅店大门的男人一眼就认出了她，惊喜地喊了出来。‘卡罗尔，嗨！真是太好了，能在这种偏僻的地方见到你，可真是没想到，好多年没见你了。马杰里也在这儿，我妻子，你知道的，你得去见见她。’

“他们肩并肩地沿着上坡的路向波哈维思纹章旅店走去。另一个女的则从门里出来，走下去迎向他们。那个叫卡罗尔的女人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我瞟了她一眼，只看见她那涂满了白粉的下巴和刺眼的猩红色的嘴唇。我的确怀疑马杰里会高兴见到她。我不知道近处的马杰里是什么样子，但从远处看，她算不上漂亮，但整洁得体。

“当然，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但生活中总是有许多奇怪的一瞥能让你的大脑为此不停地转动。他们的谈话断断续续地飘到我耳边，我能听到只言片语，他们在讨论去游泳的事，那丈夫，好像叫丹尼斯，想租一条船，沿着岸转一圈，有一个很有名的山洞值得一看，他是这样说的。卡罗尔也想去看看那洞，但她建议沿着海边的岩壁走，从陆路上去，她说她讨厌船。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卡罗尔沿着岩壁小路走，丹尼斯和马杰里划船过去，在山洞那儿会合。

“听他们谈游泳，勾起了我的游泳的欲望。这是一个闷热的早晨，我的画又画得不怎么顺利。我估计下午的太阳会更迷人，因此，我收拾好画具，去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小海滩，跟山洞的方向恰恰相反，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我

游得十分畅快，午餐我吃了一罐舌肉，两个西红柿。下午我兴高采烈地返回旅馆，准备继续画我的画。

“整个拉托尔像是睡着了似的。我的估计没错，下午的阳光确实很美，阳光投射下的阴影妙不可言。波哈维思纹章旅店是这幅画的主体，一缕阳光斜照在廊前的地上，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那三个去游泳的人好像都回来了，因为有两件泳衣，一件猩红色的，一件深蓝色的晒在阳台上。

“我画的一个角上出了点问题，我俯下身去想把它弄好，只是一会儿的功夫，等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斜靠在波哈维思纹章旅馆的一根柱子上。这人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似的，穿了一件只有在海上作业的人才穿的衣服。我猜，他可能是渔民，满脸长着黝黑的络腮胡子，如果我要找一个西班牙海盗船船长的模特的话，我想不出有谁比他更合适。我兴奋地赶快拿起画笔，想在他离开之前把他画下来，尽管，看起来他好像是要世世代代支撑着那根柱子。”

“他还是挪动了地方，庆幸的是，在他离开之前我已把我想画的画了下来。噢，那人终于开了口。

“‘拉托尔，’他说，‘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儿的确很美，我前面已经说过，但这终究不能把我从那种阴影中解脱出来。我的脑子里满是侵略史，我指的是这个小村的毁灭。波哈维思纹章店的老板是最后一个被杀害的人。他在跨出自家门槛的时候被西班牙人的剑刺穿了胸膛，人行道上，他的血喷溅了一地，一百多年来没有人能把这地上的血迹洗干净。

“那天下午，这沉寂的小村兴许与一百年前的气氛相符，那人说话的语气中有些讨好的成分，我感觉到这种讨好的语气下面潜藏着某种威胁。表面上他态度十分谦卑，但我觉得这谦卑的背后是残忍。他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实体会到西班牙人的种种暴虐行径。

“他与我交谈时我一直在画画。我猛然发现在听他说话的过程中，我竟往画布上画了一些本不该画的东西。在阳光斜照下的波哈维思纹章店前的白色行道上，我画上了血迹！这完全是大脑对手开的玩笑，但当我再次朝旅店看去的时候，我更是大吃一惊，我画的正是我所看见的——白色的行道上的鲜血。

“我瞪大了双眼凝视了一两分钟，最后把眼睛闭上，对自己说：‘别傻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我又睁开双眼，那血迹仍旧在那儿。

“我无法忍受这一切，打断了那个说个没完的渔民。

“‘请告诉我，’我说，‘我的眼睛不太好，那边的行道上真有血迹吗？’

“他友好、宽容地看着我。

“‘现在不会有血迹了，我跟你说的是五百年前的故事。’

“‘是的，’我说，‘但现在……行道上……’话卡在了喉咙里，我明白，很明白他不可能看到我所看到的东西，我站起来与他握了握手，收拾起我的画具。我正忙着收拾的时候，早晨开车来的那个男子从旅店里走了出来，茫然地向街的两头张望着，他妻子在阳台上收起晒干的泳衣。

"他沿街而下，先走到他停车的地方，突然一转身，穿过街道，向那渔民跑去。

"'请问，先生，你有没有看见那边第二辆车里的女士回来过？'

"'那个全身都穿着花衣服的女士吗？没有，先生，我没见到她回来过，今天早晨，她顺着岩石上的小路朝山洞方向去了。'

"'知道，知道，我们一起游泳过，后来她说她要走着回来，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她。不致于这么久了还没走回来吧？那附近的峭壁不是很危险，对吗？'

"'这要看走哪条路了，先生，你最好找一个熟识路的人带你去。'

"这人很聪明，他自己想带那年轻人去。于是他开始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大费口舌，那年轻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向旅店跑来，朝阳台上他的妻子喊道：

"'马杰里，卡罗尔到现在还没回来，你说怪不怪？'

"我听不清马杰里的答话，丈夫继续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得继续赶路，去澎莱塔。你准备好了吗？我去发动车。'

"他去把车开了过来，不一会儿，他们双双离开了村子。刚才我一直被自己的那种幻觉搞得神经紧张，现在我想证实这有多可笑。等那小车在视线中消失之后，我走到旅店前，仔细地检查了行道。当然，那儿是不会有任何血迹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荒诞的想象而已。正因为此，事情才变得更瘆人。我正站在那儿发愣的时候，传来

了那渔民的声音。

“他奇怪地看着我，‘你真的看见这儿有血迹了，嗯，女士？’

“我点点头。

“‘这太奇怪，太奇怪了。我们这儿有种迷信的说法，女士，如果有人看见这儿有血迹……’

“他收住了话头。

“‘怎样呢？’我说。

“他说话的时候带着很浓的康沃尔口音，但语调自然流畅，完全没有康沃尔郡人说话时那种做作的腔调。他用一种缓和的语气继续说：

“‘他们说，如果有人看见这地上的血迹的话，那么二十四小时内定会有人要去见上帝。’

“太恐怖了！一种悚然的感觉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下沉。

“他继续劝说道：‘教堂里有一块有趣的牌子，是关于死亡的……’

“‘不了，谢谢。’我果断地说，一抬脚沿着上坡的路直奔我租下的小屋。我刚到小屋，恰好看见那位叫卡罗尔的女人沿着岩壁边的小路走来，她慌慌张张的，在灰色的岩石的映衬下，她犹如一朵鲜红的毒花，那帽子的颜色像殷红的鲜血……

“我不寒而栗，真的，满脑子的血。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发动车子的声音，我在想她是否也要去澎莱塔，但她却把车开上了左边那条路，完全是反方向，我看着那车爬上山，直到没了影。我长舒了一口气，拉

托尔又恢复了沉静。”

乔伊斯刚停下来，雷蒙德·韦斯特就迫不及待地问：“就完了？我这就告诉你我对此的看法、难点和感到困惑的地方。”

“还没完呢，”乔伊斯说，“你们该听听后来的故事。两天后，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标题为‘下海游泳不幸身亡’的消息，上面说德克太太，丹尼斯·德克的妻子在附近的蓝地湾不幸身亡，当时，她与丈夫一起住在那儿的一家旅店里；说他们本打算去游泳，但一阵冷风吹了起来，德克上校说天太冷，就与住在店里的其他一些人去了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德克太太不觉得冷，她独自去了海湾，这一去就没再回来；她丈夫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头，就与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海边，他们在一块岩石边上发现她的衣服，就是怎么也找不到这位不幸的太太的踪迹；一星期以后才发现她的尸体，尸体被海水冲到不太远的岸上，她的头上有遭重击的痕迹，当然是死亡之前留下的。理论上讲，她可能是跳入水中的时候撞上了岩石。我算了算她死亡的时间，刚好是在我看到血迹的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抗议，”亨利爵士说，“这里根本没有需要我们去找答案的问题，不过是一个鬼故事而已。很明显，雷蒙皮埃尔小姐在扮演巫师的角色。”

帕特里克像经常一样咳了一声。

“有一点让我感兴趣，”他说，“就是头上的一击。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但找不到任何证据。雷蒙皮埃尔小姐的幻觉或者说是视觉确实很有意思，但我不清楚

她想让我们分析些什么呢?"

"那些不可理解的事和那些巧合。"雷蒙德说,"再说了,你并不能肯定,报上说的那个人就是你所见到的那个人。况且,那些咒语也只能对当地的居民起作用。"

"我认为,"亨利爵士说,"那个一脸凶相的渔民所讲的故事里一定暗示着什么,我赞同帕特里克的观点,雷蒙皮埃尔小姐的确没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素材。"

乔伊斯转向彭德博士,他只是笑着摇摇头。

"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但我也只能同意亨利爵士和帕特里克的看法,我们能进行推测的依据太少了。"

随后乔伊斯又转向马普尔小姐,好奇地看着她,马普尔小姐回她一笑。

"我倒是认为你有些不公平,亲爱的乔伊斯。"她说,"当然了,对你我来说就不一样了。我是说,我们俩,作为女人,对服饰有着特殊的敏感,但把这样的问题摆在先生们面前,就不太公平了,这需要许多快速的转换。一个恶毒的女人,加上一个更恶毒的男人。"

乔伊斯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简姑姑。"她说,"我是说,马普尔小姐,我完全相信你已猜到了真相。"

"哦,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坐在这儿聚精会神地听你讲,比你更容易接近事实。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更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是不是?静静地坐在这儿,手中编织着东西,更容易发现事情的真相。你所看到的血迹是从挂在阳台上的泳衣上滴下来的,罪犯没想到从泳衣滴下来的会是血,因

为泳衣是红色的。可怜的东西！”

“打断一下，马普尔小姐，”亨利爵士说，“你肯定明白我们还被蒙在鼓里。你说的这些你和雷蒙皮埃尔小姐都明白，可我们这些男人们好像坠入了五里雾中。”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这故事的结尾。”乔伊斯说，“一年后，我去了西海岸的一处海滨胜地。我正在画画，那种似曾相似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前面的行道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正与另一个女子寒暄，其中一个女的穿着一件像一品红那样的猩红色衣服。‘卡罗尔，真是太好了！这么多年后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难得。你还认识我妻子吧？琼，这是我的老朋友哈丁小姐。’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男的，就是我在拉托尔见过的那个叫丹尼斯的人。做妻子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不是马杰里，这个新妻子叫琼。名字虽不一样，可她们是同一类型的人，年轻，相貌平平，不引人注目。有那么一两分钟，我简直觉得我快疯了。他们开始谈游泳的事。我告诉你们我做了些什么。我径直朝警察局走去，他们也许会以为我神经出了毛病，但我不在乎。事情的进展却很顺利，警察局里有一位专程赶来的苏格兰场的人，他正为此案而来。警察局盯上了丹尼斯·德克，那不是他的真名。他根据不同的职业取不同的化名。他到处物色女孩子，特别是那些不起眼的，内向的，没有什么亲人朋友的年轻姑娘，与她们结婚。给她们买巨额人身保险。噢，太可怕了！那个叫卡罗尔的才是他真正的老婆。他们采用的是同一计划，正是这一点给警察留下了线索，他们顺藤摸瓜，追踪到了这里。保险公司也开始怀疑。每

次他都是带着他的新太太，来到僻静的海边，另一个女人就会好像偶然似的出现。他们一起去游泳，把新太太杀死之后，卡罗尔穿上死者的衣服回到船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说要向别人打听那位‘卡罗尔’的下落。他们一离开，卡罗尔马上换上那套艳丽的衣服，仔细地换过妆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开着她的车离开。他们摸清水的流向，计划中的下一幕‘妻子不幸溺死，地点就是顺流而下的下一个海滨泳场。卡罗尔再扮回新太太，去某个无人的海滩，把身上那套衣服脱下来，放在岩石上，再穿上她那猩红色的外装在一边静静地等候着，等她的丈夫与她会合。”

“我猜，他们在谋杀可怜的马杰里的时候，血溅到了卡罗尔的泳衣上，而泳衣恰好是红色的，因而他们没注意到。正如马普尔小姐说的那样，他们把泳衣挂在阳台上的时候，血滴了下来。哟……”她哆嗦了一下，“我现在好像又看见了那血。”

“现在，我想起来了。”亨利爵士说，“戴维斯是他的真名，我怎么忘了，在他的许多化名中，有一个是叫德克。真是一对狡猾透顶的搭档！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人认出她的身份的变化，可能像马普尔小姐所说的那样，衣服比脸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计划还是很周密的。尽管我们也怀疑戴维斯，但每一次他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要把他绳之以法并非易事。”

“简姑姑，”雷蒙德说，好奇地看着她，“你是怎么发现那些可疑的线索的？你过着平静地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你感到吃惊的事发生过。”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马普尔小姐，“你们知道那个格林太太吧，她葬了五个孩子，而每一个孩子都买了保险。人家当然要怀疑她了。”

她摇了摇头。

“乡村生活中也有许多罪恶。我真希望你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永远也不要看到这世界罪恶的一面。”

第五章　机会与动机

帕特里克比平时更夸张地清了清嗓子。

“听完那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之后，恐怕我要讲的小问题会让大家觉得没劲。”他带着歉意说，“我的故事里没有血腥味，但在我看来，作案的手法巧妙且有趣。有幸的是，我刚好知道问题的答案。”

“该不是那些枯燥乏味的法律问题吧？”乔伊斯·雷蒙皮埃尔问，“我是指那些法律条文，一八八一年巴纳比和斯金纳的观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

帕特里克先生满脸堆笑，从镜框上方欣赏地看着她。

“噢，不，不，我亲爱的小姐，你不用担心，我要讲的故事简捷明了，不是干我们这行的人都能理解。”

“最好不要有律师们惯用的那种诡辩在里面。”马普尔小姐用毛线针指着他说。

“放心好了。”帕特里克说，“不过，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兴趣，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这故事吧！”

“事情与我的一个委托人有关，我且把他叫做克洛德，西蒙·克洛德。他是一位相当有钱的人，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所大房子里。他有个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留下了一个遗孤，一个小女孩，她母亲一生下她就死了。父亲牺牲后，她祖父收养了她，老人非常喜欢她，对她倍加呵护，视为掌上明珠。小克里斯也愿意与爷爷一起做任何事情。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完全沉溺于一个小孩的人。不幸的是，这孩子在十一岁的时候染上了肺病，死了。我无法形容这给他带来的打击以及他的那种绝望。

“可怜的西蒙·克洛德悲伤到了极点。最近，他的一个弟弟死于贫困。西蒙·克洛德给他弟弟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家。两个侄女，一个叫格雷斯，另一个叫玛丽，还有一个侄儿，叫乔治。尽管慷慨地给了他们住处，但对他们并没有像对他的孙女那样倾注他全部的爱。乔治·克洛德在附近的一家银行里找了份工作；格雷斯嫁了一位年轻聪明的药剂师，他叫菲利普·加罗德；文静且沉默寡言的玛丽则留下来照顾她的伯伯。我想，她是以她那含蓄的方式爱着她的伯伯。一切看来似乎都很平静。小克里斯死后，西蒙·克洛德来找过我，提出改写他的遗嘱，根据新的遗嘱，那些幸运的人是他的侄儿侄女们，他们可平均各得三分之一的财产。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一天我偶然碰到乔治·克洛德，我向他打听他伯伯的情况，我好久没见到这老头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乔治的脸上顿时乌云密布。‘我真希望

你能让西蒙伯伯恢复理智。'他沮丧地说，他那诚实、漂亮的脸上满是困惑和焦虑。'这种招魂骗钱术越演越烈了。'

"'什么招魂术?'我问，好不吃惊。

"乔治一五一十地给我讲了克洛德先生是怎么对通灵术感兴趣的，巧遇一位美国巫师后这种兴趣又是怎样达到顶峰的。这位女巫师叫尤蕾迪斯·斯普拉格，乔治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女人描绘成一个地地道道地骗子。她完全控制了西蒙·克洛德。事实上，她经常呆在他的大房子里，搞她的通灵术。这时，克里斯就会现身在溺爱她的爷爷眼前。

"我不属于那种嘲笑和鄙薄通灵术的人，但我只相信有根据的东西，这点我已经说过。而且，当我们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从通灵术自身的角度去看待它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有许多东西并不能笼统地都归为骗术；或者是把它简单地弃置一边。所以，我既不信也不完全不信，因为确实也有过一些事例是令人信服的。

"另一方面，巫师也有冒牌货。从乔治·克洛德告诉我的这个尤蕾迪斯·斯普拉格的情况来看，我感到西蒙·克洛德的情况不妙，这个斯普拉格太太很可能是个冒牌货。那老先生是个很敏感的人，在有关他挚爱的孙女的问题上是很容易上当的。

"越想越觉得情况不妙。我喜欢这些姓克洛德的年轻人，玛丽还有乔治。我意识到那个斯普拉格太太以及她对他们伯伯的影响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我尽快找了一个借口去拜望西蒙·克洛德。我发现斯普拉格太太像一个有身份的客人一样住在克洛德先生家

里。一看见她，一种厌恶的恐惧感就充斥脑际。她已过中年，硕实的身躯，穿得很艳。'我们已过世的亲爱的人们'等等诸如此类的行话随时挂在嘴边。"

"他的男人，阿布索伦·斯普拉格也住在这房子里。他瘦高个儿，表情忧郁，贼眉鼠眼。机会一来，我马上把克洛德拉到一边，很委婉地提起招魂术的问题。他马上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尤蕾迪斯·斯普拉格真是棒极了，她直接把他祈祷的回复转给了他；她不求金钱的回报，能拯救一颗苦难的心使她倍感快乐；对小克里斯她怀有一种母亲的感情，她开始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等等。随后他继续向我讲起一些细节，如：他是怎样听到小克里斯的声音的，与她的父母在一起，她感到很快乐等等。还跟我讲了一些克里斯的行为和表现等等。在我的记忆里，不像是小克里斯的言行。他还提到她一再强调，'父母都爱亲爱的斯普拉格太太'

"'当然了，'老头突然停了下来，'你们会认为我是个嘲弄者。'

"'不，其实不然。正相反，那些就通灵术写文章的人，只要他们言而有信，我会坦然的接受。而且我会相信并尊重他们推荐的巫师，但谁能担保这个斯普拉格太太的动机呢？'

"西蒙对斯普拉格太太已经到了心醉神迷的地步。她是上帝派到他身边来的。他是在一处海滨胜地邂逅她的，那年夏天中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那儿度过的。一次偶然的巧遇，却带来了如此妙不可言的结果。

"我带着未达目的的忧虑离开他家，我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却无能为力。经一段时间审慎的思考之后，我决

定给菲利普·加罗德写封信，这位菲利普·加罗德，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娶了格雷斯·克洛德的先生。我把问题摆在他的面前，当然了，措辞上字斟句酌。我在信中指出，这个女人控制了老人的思想，以及由此会带来的危险。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安排老克洛德先生与某个声誉良好的通灵术圈子中的人接触，我认为，这对菲利普不是件难事。

“加罗德立即投入行动，他意识到西蒙·克洛德的健康状态令人担忧，这一点我没意识到。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他不想让已属于他妻子以及小姨妹、小舅子的遗产被别人夺走。一周以后，他回到了克洛德的大房子，带来了位客人，实际上是大名鼎鼎的朗曼教授。教授是一流的科学家，他与巫师们的交往使巫师们得到公众的尊重。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

“这次拜访的结果让人沮丧。拜访期间，他话说得很少，共施行了两次通灵术，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朗曼教授在克洛德家的时候不表态。然而，他回去之后立即给菲利普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他看不出斯普拉格有什么欺诈行为，只不过觉得整个气氛不太对劲。他还说，如果加罗德觉得没什么不妥的话可把他的信出示给他的伯伯。他建议加罗德亲自安排他伯伯与一个真正的巫师接触。

“菲利普把信转给他伯父，但结果却大出意料。老人大为光火，他认为怀疑斯普拉格太太是阴谋，是对一个圣人的诽谤和陷害；她曾跟他提起过这里的人们对她的忌恨；老人指出，教授也在信中说他看不出有什么欺诈行为，尤瑞蒂斯在他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候来到他身边，给他帮助和安慰，他

准备赞助她的事业，尽管这会引起他与家里其他成员间的争吵，对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斯普拉格太太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

“菲利普·加罗德以很克制的态度离开了那所大房子。这次大怒的结果是克洛德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最后的一个月里，他只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静候死神把他解脱出来。菲利普离开后的第二天，有人带来一个口信，我马上赶了过去。克洛德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就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他已病人膏肓。

“‘我已时日不多了。’他说，‘我认为，别跟我争，帕特里克，在我死之前，我有责任对那个在这世上比任何人都关心我的人做点什么，我想重新立个遗嘱。’

“‘当然，’我说，‘如果你现在就能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重新起草一份新遗嘱送给你的。’

“‘那不行，’他说，‘我是活不过今天晚上的，我已把我的想法写了下来。’他在枕头下面摸索着，‘你看看它是否妥当。’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用铅笔草草地涂了几行，过于简单，但十分明了。他给每一个侄儿侄女留了五千镑，剩下的一大笔财产都给了尤蕾迪斯·斯普拉格，以表示他的感谢和崇敬之情。

“我不喜欢这份遗嘱，但木已成舟，也不存在神智不清的问题，老头的头脑与健康人的头脑一样清醒。他摇铃唤来了两个仆人。管家艾玛·冈特，一个高个子的中年妇女，她在这个家里已有好多年了，克洛德生病期间，她尽心尽力地

照顾他。与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厨子，一位精力充沛的胖女人，三十来岁。西蒙·克洛德浓眉下的眼睛看着她俩。

"'我想让你们作我遗嘱的见证人。埃玛，把我的自来水笔给我。'

"埃玛顺从地走向书桌。

"'不是左边的那个抽屉，小姐，'老西蒙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会忘了呢？在右边的抽屉里。'

"'不，是在左边的抽屉里，先生，'埃玛说，把笔拿出来给他看。

"'那一定是你上次放错了地方。'老头抱怨道，'我不能容忍东西没按它们原来的地方放好。'

"一边抱怨，一边从她手上拿过笔来，重新把那几个字抄在另一张纸上，我在一旁给他修正，然后他签上名。埃玛·冈特和厨子露茜·戴维德也在上面签了字。我把遗嘱折起来，放进一只长形蓝色信封里。大家都知道，遗嘱是应该写在正规的专用纸上的。

"就在两个仆人刚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克洛德倒在枕头上喘着气，脸都扭曲了。我急忙俯下身去，埃玛·冈特立即跑了回来。终于，老头恢复了过来，脸上露出了一丝虚弱的微笑。

"'没事了，帕特里克，别紧张，不管怎样，我现在可以放心地去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埃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问我她是否可以离开房间，我肯定地点点头。她开始朝外走，先停下来捡起我在慌忙中掉在地上的蓝信封，把它递给我，我随手把它放进

外套的口袋里，之后她离开了房间。

“‘你有些生气，帕特里克先生，’西蒙·克洛德说，‘跟其他人一样，你也有偏见。’

“‘这不是偏见的问题，’我说，‘斯普拉格太太可能确实如她称言的那么无私。我并不反对你给她留点财产作纪念，以示感谢。但恕我直言，克洛德，把遗产留给一个陌生人而不给自己的血肉亲人，是欠考虑的。’

“说完这话，我起身告辞，我做了我能做的，也提出了我的反对意见。

“玛丽·克洛德从客厅中走出来，在过厅里拦住我。

“‘喝了午茶再走好吗？这边请。’她把我带到客厅里。

“壁炉里烧着火，火光使房间温煦惬意，她接过我的外套，这时她哥哥乔治走了过来，他从她手上接过外套，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外套挂在那儿的一把椅子背上，然后到壁炉旁，我们在那儿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谈到一个与遗嘱有关的问题——西蒙·克洛德说他不想让人就遗嘱的问题来打扰他，让乔治全权处理他的遗产。乔治很紧张，怕自己出错。在我的提议下，喝完茶后我们一起到书房，研究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有关文件。玛丽·克洛德一直陪着我们。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准备离去，想起我的外套还在客厅里，我回去拿。房间里只有斯普拉格太太一个人，她正跪在放衣服的椅子边上，好像在整理椅套的样子，有些不自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红着脸站了起来。

“‘那套子从来就没有套好过。’她抱怨道，‘我……我把它整理好。’

“我拿起衣服穿上。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那只装着遗嘱的信封已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躺在地上，我把它重新放回口袋。与大家道别后，我离开了那所大房子。

“我得把我作的一系列动作都给你们仔细地描述一下。一回到办公室，我把外套脱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攥在手里，站在桌子旁。这时我的秘书走了进来，告诉我有电话找我，我桌子上的分机坏了，因而只能跟着他到外面的办公室去听电话。那电话打了有五分钟左右。

“我刚放下电话，秘书对我说：‘斯普拉格要见你，先生，我把他领进了你的办公里。’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发现斯普拉格先生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站起来，装腔作势地向我问好，然后就进入了东拉西扯的无聊的谈话。大意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妻子想要获得公正的评价是件很难的事，他担心人们会说三道四；大家都知道他妻子还在孩提时就是一个心地纯洁、行为端正的孩子……我得承认，我当时对他是有些无礼。最后，他认识到他的来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怏怏离去。这时我想起了放在桌上的遗嘱，我把它拿过来，把信封的口封上。在信封上标明内容就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好了，现在到了问题的关键了。两个月之后，西蒙·克洛德先生去世。围绕着遗嘱的问题用不着进行冗长的讨论，我只需宣读那张纸上的字即可。请大家注意我下面要说的话。当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打开以后，里面只是白纸一张。”

他打住话头，朝四周那一张张充满兴趣的脸看看，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对吧？两个月来，那封信一直锁在我的保险柜里，不可能有人动过它，不，不太可能。从签好遗嘱到我把它锁进保险柜，中间相隔的时间那样短，那么谁最有机会调换信封？动机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来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

“克洛德签了那份遗嘱，是我亲自把它放在信封里的，完好无损，又是我亲手把信封放在我外套的口袋里的。玛丽从我手中接过外套，又把外套递给了乔治，他完全是在我的注视下把衣服挂在椅子上的。在我与乔治，玛丽讨论问题时，尤蕾迪斯·斯普拉格太太有充裕的时间从我的外套口袋里把信封拿出来，浏览上面的内容。事实上，信封不在我口袋里，掉在了地上，这一点就说明她确实这么做了。但问题是，斯普拉格太太虽有机会把一张白纸放进信封，可她没有动机。遗嘱对她是有利的。假如真是她调了包，她就会失去梦寐以求的遗产。斯普拉格先生也是有机会的，他一人单独在我办公室里至少耽了两三分钟，那装有遗嘱的信封就在桌子上，偷换遗嘱对他同样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两个有机会偷换遗嘱的人没有动机，而两个有动机的人却没有机会。顺便提一下，我并不排除女管家——埃玛·冈特——作为怀疑对象。她忠于她年轻的主人，厌恨斯普拉格太太，她同样有调包的机会，如果她这么做的话，虽然是她从地板上捡起信封，交到我手上，然而，要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内换信封内装的东西可能性极小。重新拿一个信封把那装有遗嘱的信封换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封是我带去的，那儿不可能有人会有同样的信封。”

他微笑着看着大家。

“好了，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我碰到的小小的问题。我希望，我的表达是清楚的，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马普尔小姐突然咯咯地笑个不停，大家都吃了一惊，看来是有什么让她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情。

“怎么了，简姑姑，是什么好笑东西让你乐成那样子，讲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乐一乐。”雷蒙德说。

“我想起了小汤米·西蒙兹，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有时却很讨人喜欢。他是那种满脸稚气，底下却常调皮捣蛋的小鬼。上礼拜在星期日学校上课时他问老师：‘鸡蛋黄是白的还是鸡蛋黄都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 or yolk of eggs are white?)[1] 德斯顿小姐解释说：‘一堆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are white.)动词用复数；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动词用单数。’那调皮的小汤米说：‘好吧，可我必须说鸡蛋的蛋黄是黄的(I should say yolk of egg is yellow.)。’真是个捣蛋鬼！当然，这是老文字游戏了，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游戏。”

“确实很好玩，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说，“可这与帕特里克给我们讲的问题没什么联系。”

“噢，不，有联系的。”马普尔小姐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帕特里克先生的故事里也有个圈套。律师们都爱设圈套，对吧？我亲爱的老朋友。”她不赞成地向律师摇了摇头。

“我怀疑你是否真的知道答案。”律师说这话的时候，眼

---

[1] 小汤米是想知道这个句子中动词是该用单数还是复数。——译注。

睛发亮。

马普尔小姐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转过去给他。

帕特里克打开纸条，瞟了一眼上面写的字，很欣赏地看着马普尔小姐。

“亲爱的朋友，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我小时候就知道这种游戏，”马普尔小姐说，“而且还经常玩。”

“我有些迷惑了，”亨利爵士说，“帕特里克先生肯定要了什么法律花招。”

“绝对没有，”帕特里克先生说，“这是一个一点儿弯都没绕的问题。你们别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马普尔小姐所说的文字游戏上，她有她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我们早该接近事实真相的。”雷蒙德·韦斯特说，有些恼火。“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有五个人接触过那信封。斯普拉格夫妇可能与此事有染。但虽然他们没理由那么干。那么就只剩下三个人了。一想那些变戏法的人是怎样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把东西变走的精湛技艺，我就觉得是乔治·克洛德在把衣服拿到房间另一头的过程中，把遗嘱从信封中取出来换掉了。”

“我认为是那女孩干的。”乔伊斯说，“我猜，那女管家跑去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她找来一只蓝信封，暗中进行了对调。”

亨利爵士摇摇头。“你们两位的意见我都不赞同，”他慢吞吞地说，“你们所说的那种方法只有魔术师才做得出来，而且是在舞台上或者在小说里，在真正的生活中未必可行，

特别是在像帕特里克先生这样的人的眼皮底下。我倒有个想法，只是个想法而已。我们都知道朗曼教授曾经到过那所大房子，而且话说得很少。有理由推测，斯普拉格夫妇对他访问的结果十分不安，如果西蒙·克洛德没把他们视作知己，没把访问的结果透露给他们，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帕特里克先生的到来。他们相信克罗特已立了一份对尤瑞蒂斯·斯普拉格有利的遗嘱，朗曼教授可能会在西蒙·克洛德前面揭露他们。因而，老头要立份新的遗嘱，把她淘汰出局。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像律师你说过的那样，菲利普用亲情说服了克洛德，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斯普拉格有偷换遗嘱的动机，她确实也这样做了。然而帕特里克进来得不是时候，她来不及看遗嘱和内容，就把它扔进火里烧了，以防万一律师会重新找到它。"

乔伊斯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看都没看，她是不会把它付之一炬的。"

"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亨利爵士也承认，"我猜……嗯……帕特里克先生总不会亲自替天行道吧？"

这只是个玩笑，但这位身材瘦小的律师腾地站了起来，要捍卫他的尊严。

"太离谱了。"他厉声说道。

"彭德博士有什么高见吗？"亨利爵士问。

"我没什么特别好的想法。我认为偷换遗嘱的人不是斯普拉格太太就是其丈夫。可能是基于亨利爵士刚才说的那种动机吧。如果在帕特里克离开前她没机会看到那份遗嘱的话，那她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又想看遗嘱，又不能让

人知道她想偷看遗嘱。于是干脆把遗嘱从信封中抽出来,塞进去一张白纸。看完遗嘱后,确信对自己有利。就把遗嘱混在克洛德的文件中,保证克洛德死后有人能找到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找到那份遗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埃玛·冈特偶然发现了那份遗嘱,出于对主人的忠心,她把它毁掉了。"

"我认为彭德博士的推断最好,对吧,帕特里克先生?"乔伊斯说。

律师摇了摇头。

"现在我来把故事讲完,发现信封里是一张白纸,我傻眼了。和你们一样,我也不知所措。我想我是永远也找不到真相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事确实做到很漂亮。

"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与菲利普一起吃饭,在饭后的交谈中,他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帕特里克,但你要保密。'

"'当然。'我答道。

"'我的一个朋友,可以从他的一位亲戚那儿继承一笔遗产,不幸的是,他发现他的这位亲戚想把遗产给一完全不相干的人。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种也许是不太道德的手段。那朋友家里有一位女管家,她坚决站在我把它称之为'合法'的这一边。我朋友给她作了简单的指示,随后给了她一支装满墨水的笔,要她把这支笔放在主人房间里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但不是通常放笔的那个抽屉。如果主人唤她去充当签署遗嘱的证人,并要她拿笔的话,就把这支笔给他,这支笔在外形上跟主人的那支毫无二致。她所要做的就是这

些。我朋友无须作更多的解释，她是一个忠顺的管家。她一点不差地完成了年轻人的吩咐。'

"他打住话头，并说道：

"'希望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帕特里克。'

"'那儿的话，'我说，'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的眼光碰到了一起。

"'当然了，你是不认识我的这位朋友的。'他说。

"'完全不认识。'我答道。

"'这就好。'菲利普·加罗德说。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你明白了吗？那支笔里装的是隐形墨水，在淀粉里加几滴碘，就形成了一种深蓝色的液体，写在纸上的字迹，过四五天就会消隐。'"

马普尔小姐咯咯地笑着。

"会消失的墨水，"她说，"我见过，孩提时我就经常玩这种墨水。"

她对着四周的几位笑着，停下手里的活，用一个指头再次指着帕特里克说：

"到底还是个圈套，帕特里克，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律师。"

第六章　圣彼德的拇指印

"现在，简姑姑，轮到你了。"雷蒙德·韦斯特说。

"是的，简姑姑，我们都在恭候你给我们讲点儿真正有味道的东西。"乔伊斯·雷蒙皮埃尔附和道。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笑话我，你们之所以那么想，想必是以为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小镇，不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吧。"马普尔小姐心平气和地说。

"如果我认为乡村的生活风平浪静的话连上帝也不会答应的。更何况你以你的经历推断出了那么多疑案的谜底。与圣玛丽米德比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似乎都是宁静的、和平的所在。"

"确实如此，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无论在哪儿，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当然了，生活在乡村里，更能近距离地观察人性。"

“你确实与众不同，简姑姑，”乔伊斯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叫你简姑姑吧？”她接着补充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这么叫你。”

“是吗？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

她抬起头来看着乔伊斯，目光里带着探问，只那么一小会儿的功夫，那姑娘的两颊就飞起一片红晕。雷蒙德·韦斯特有些坐不住了，很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

马普尔小姐看着他俩，微笑又重新泛上嘴角，随着又埋头去织她的东西。

“我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这是事实，但我有解决一些小问题的经验，有些问题确实也很费脑筋，不过没必要讲给你们听，因为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不会有兴趣的。比如像谁把琼斯太太的网袋割破了，为什么西蒙斯太太的新皮大衣只穿过一次啦，等等。对于刚开始研习人性这一课的学生来说可能有趣，对你们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得很清楚，是关于我可怜的侄女梅布尔的丈夫的，这件事你们也许会有点兴趣。”

“大约是十年甚或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庆幸的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且有了圆满的结局。人人都把它忘记了。人类的记忆有时是那样的短暂，我想，这也许是件好事。”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自言自语道：

“我得数数这一排，这一排里的减针有点麻烦。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然后是三针反针，这下对了。我说到哪儿啦？噢，关于可怜的梅布尔。

“梅布尔是我侄女，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正的好女孩，

但有点傻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觉得心烦，她就会夸大其辞。二十二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叫登曼的先生。很难说这是桩美满的婚姻，我曾希望这桩婚姻不会节外生枝。因为登曼先生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他是不会有耐性去忍受梅布尔的那小小的怪癖的。我还了解到登曼家有精神病史。然而，那时的女孩子与现在的女孩子一样地固执，而且将来的女孩们也不会逊色的。梅布尔还是嫁给了登曼先生。

"婚后，我很少见到她，她大概到这儿住过一两次，他们好几次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住，但实际上，我不喜欢住在外人家里，就找了些借口推辞了。当登曼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们结婚已有十个年头。他们没有孩子，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梅布尔。我给梅布尔写了封信。告诉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过去。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理智的信，大意是说她没被悲痛所压倒。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我知道他们合不来已有一段时间了，可三个月之后，梅布尔给我寄来了一封很神经质的信，求我到她那儿去，还说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于是，"马普尔小姐继续说，"我给了克拉拉工钱，把她送上船，把家里的盘子、查尔斯王子的酒杯等值钱的东西送到银行去保管。之后，我立即动身。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梅布尔非常紧张。那座房子叫藤蔓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装修得很舒适。家里有一个厨子，一个客厅女佣，还有一个护士负责照顾梅布尔丈夫的父亲老登曼先生。老先生很安静，举止得体，但显然有些古怪，属于人们称之为'脑子有毛病'的类型。我前面说过，他们家族中有精神病史。

“看到梅布尔的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她极度紧张，浑身都在发抖。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让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只好绕道而行。多数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都采用此法。我向她提起她的一些朋友，在给我的信中，她经常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例如加拉赫夫妇。让我不解的是，她说她近来根本没见过他们。我还提到一些其他人的名字，结果都一样，我告诉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朋友们疏远有多傻……之后，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他们把我与外界隔离了起来。这地方现在没人跟我说话，当我在汉高街上走的时候，他们都绕道而行避开我。以免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太糟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把房子卖掉，远走他乡。我为什么要这样被逐出家门？我什么也没做呀！’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那会儿我正在替海太太织一条围巾，心绪不宁到居然没发觉掉了两针，很久以后才发现这掉的两针。

“‘亲爱的梅布尔，’我说，‘你让我感到惊诧，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还是在孩提时代，梅布尔在语言表达上就有困难。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含混不清地向我诉说那些饱食终日的无聊之徒的饶舌，那些不怀好意的小人的中伤，还有那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人。

“‘再清楚不过了，’我说，‘围绕着你有些故事。你是否知道，大家说长道短的是些什么呢？你得告诉我。’

“‘那太恶毒了，’梅布尔呻吟道。

"'当然是恶毒的',我尖刻地附和道,'无论你告诉我什么有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会令我感到意外。好了,现在你能简单地告诉我这些人都说了些什么吗?'

"终于,所有的事情都给倒了出来。

"杰弗里·登曼的死似乎有些突然和意外,于是谣言四起。简单点说,就是有人说她毒死了她丈夫。

"你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比谣言更可怕的了,你根本无法反击。人家在背后指责你,你无法驳斥更无法否认。这样谣言继续扩散且越滚越大,没有人能阻止。有一样我是敢肯定的,梅布尔是没有能力去毒害任何人的。仅仅是因为她平时做点小小的傻事,生活就要抛弃她吗?

"'无风不起浪,'我说,'梅布尔,现在你来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人们开始说闲话的,准有点什么由头让他们能说三道四。'

"梅布尔语无伦次,一再声明没什么事,根本就没什么,当然除了杰弗里·登曼的突然死亡之外。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都是好好的,夜里却突然病得很厉害。大夫被请了来,可大夫来后不几分钟他就死了,死因是误食了有毒的蘑菇。

"'是的,'我说,'突如其来的死亡当然会引起人们的非议,闲言碎语也不完全就是凭空捏造的,没有无烟的火。你是否与杰弗里吵过架或者有过诸如此类的事?'

"她承认前一天早晨,在进早餐的时候,她是与杰弗里吵过一架。

"'我猜,那些佣人听见了,对吗?'我问。

“他们当时都不在饭厅里。

“‘噢，亲爱的，’我说，‘他们肯定就在门外竖起耳朵听呢。’

“‘我太了解梅布尔那夸张的音高强度了，还有杰弗里·登曼，发起火来嗓门也是无比的大。’

“‘你们吵些什么呢？’我问。

“‘噢，都是些小事，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小事就能吵起来。随后，杰弗里变得无法控制。尽说些让人生气的话。再后来，我就告诉他我是怎么看他的。’

“‘你们经常都这样吵吗？’我问她。

“‘是我的错……’

“‘我的孩子，’我说，‘谁的错已经无关紧要了，那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在这种地方，个人已经没有多少隐私可言。你与丈夫经常吵架，某天早上你又与丈夫大吵一架，当晚丈夫就突然死去，且死得有些蹊跷。就这些了？或者还有点什么别的？’

“‘你什么意思？’梅布尔绷着脸说。

“‘亲爱的，如果你做了什么蠢事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瞒我，我只是想尽量地帮助你。’

“‘没人能帮得了我，’梅布尔愤怒地说，‘除了死。’

“‘相信上帝吧，他能帮你的，亲爱的。’我说，‘告诉我，我知道你还有些东西没说出来。’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什么时候没把该说的都说出来。这时候，我总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让她和盘托出。那天早上，她去了趟药店，买了些三氧化二砷，俗称砒

霜。自然，药方上有她的签字。毫无疑问，药店老板把这一情况说了出来。

"'你的大夫是谁。'我问。

"'罗林森大夫。'

"此人我见过，有一次在远处梅布尔指给我看过，是一个走路有些蹒跚的老头。在我的生活中，无数次的经历告诉我不能相信这些大夫。他们中有的聪明，有的却不怎么样。连那些聪明的医生都有一半的时间不知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本人与他们以及他们的药没什么交道。

、 "我想事情的原委大概就是如此了。我戴上帽子，立即去拜访罗林森大夫。他正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好老头，善良，面无表情，眼睛近视得令人同情，耳背，然而却非常地敏感。我一提到杰弗里·登曼的死，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我们谈了好一阵各种各样的食用菌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他曾问过厨子，她也感到有那么两朵菌子不大对劲，可她想，商店既然出售这些菌子，应该没问题。后来，她越想越觉得这两朵菌子不对头。

"她当然会有这种感觉了。开初这些菌子的外观并无异样，可煮到后来，他们会变成橙黄色的，且带有一些紫色的斑点。只要稍作努力，他们这类人是没什么记不住的。

"我还了解到，登曼没留下什么话，医生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吞咽，几分钟后就死了。罗林森大夫很欣赏自己下的结论，但我不敢说在他的结论中固执和真实的成份各有多少。

"我回到梅布尔那儿，直截了当地问她为什么要买砒

霜。

“‘你肯定有某种念头。’

“梅布尔放声痛哭起来，‘我想自已了断，’她哭着说，‘我太不幸了，我想摆脱所有的一切。’

“‘砒霜还在吗？’我问。

“‘不在了。我把它扔了。’

“我坐在那儿思前想后。

“‘他发病后做过什么？他叫过你吗？’

“‘没有，’她摇了摇头，‘他急促地摇铃，准是摇了好几次。最后，多罗茜，那个客厅女仆听到了铃声。她叫醒厨子，一起去了登曼的房间，看到登曼的样子，多罗茜顿时给吓呆了，他神志不清，说话断断续续，她撇下厨子跑到我房间叫醒我，我翻身下床与她一起奔过去，一看就知道他病得很厉害，不巧的是，布鲁斯特，那个护理老登曼的护士刚好那天晚上不在，因此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我让多罗茜去请大夫，我和厨子留下来陪着他。但几分钟后，我忍受不了那惨痛的情景，跑回我的房间，把门锁上。’

“‘你太自私，太狠心了。’我说，‘你该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那厨子会把这一切十遍百遍地到处去讲。哎，看你干的好事！’

“接下来，我找到那两个佣人，那厨子想跟我谈菌子的事，但我阻止了她，我根本就不想再谈菌子的问题，我只是详细询问了那天晚上她们主人的情形，她俩都说那天晚上登曼先生极度地痛苦，简直不能吞咽，只能用一种好像是嗓子给勒住的声音说话，说出来的仅是一些断断续续的词，没

有完整的意义。

“那么他不连贯地讲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好像是关于什么鱼,对吗?’厨娘转身问多罗茜。

“多罗茜表示同意,且补充道:

“‘一大堆鱼,一些诸如此类毫无意义的话。一看见他,我马上就意识到他的脑子已经不顶用了,可怜的主人。’

“这些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作为最后一点希望,我上去找布鲁斯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面容憔悴。

“‘很遗憾,那天晚上我不在。’她说,‘大夫来之前,在场的人都束手无策。’

“‘我想当时他处于昏迷状态中,’我满怀疑虑地说,‘但不是尸碱中毒(食物中毒)的症状,对吧?’

“‘这要看情况了。’布鲁斯特说。

“我问起老登曼的病情。

“她摇摇头说:‘不太妙。’

“‘虚弱?’

“‘噢,不,他身体很好,只是视力下降得厉害,就体质而言会比我们都活得长,但他的大脑衰老得很快。我给年轻的登曼夫妇讲过问题的严重性,建议送他去医院治疗,可他们就是不听。’

“‘我从不怀疑梅布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事已到此,我把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过了,只有一件事好做。面对沸沸扬扬的谣言,只好开棺验尸,只有验尸报告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起初,梅布尔不同意这么做,有

些感情用事，她认为这样做会打扰死者在坟墓里的安宁等等，但我态度坚决。

"其间的过程我就不赘述了。在获得许可后，开棺验了尸，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没有砒霜的痕迹，这当然是最有力的证明，但验尸报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死因是什么。'

"好了，这下你看，我们根本没摆脱麻烦，人们照旧议论，说少量的毒药是检查不出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去拜访了那位做验尸报告的病理专家，请教了一些问题，他尽心尽力地进行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我了解到，他认为毒菌不太像是登曼先生致死的原因，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慢慢地形成。我问他，如果中毒的话，哪一种毒会引起登曼先生死前的那种症状，他给我作了一长串的解释。我得承认，大多数的解释我是听不懂的，但他大概是说，死因可能是一种很强的蔬菜生物碱造成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假设杰弗里·登曼中了毒的话，为什么他自己没有把它清除掉呢？有一段时间他研究过药，对毒药以及中毒反应应该有丰富的知识。

"我也知道这种想法有些牵强，但我只能这么想。说起来，你们这些现代的年轻人会笑话我，但当我碰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就做祷告。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超市买东西，而且我总能得到答复。有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看起来与事件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把这样的一句话钉在床头的墙上——'祈祷吧，你会得到答复的。'那天早上，我走在汉高街上，闭上眼睛，一遍一遍地

祈祷，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们猜猜我第一眼看见了什么？”

五张面孔带着不同程度的兴致转向马普尔小姐，这是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可没人答对。

“我看见了……”马普尔小姐激动地说，“鱼店的橱窗。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条活的黑线鳕。”

她得意地环顾四周。

“哦，上帝啊！”雷蒙德·韦斯特说，“祈祷的答复——一条黑线鳕，啊？”

“是的，雷蒙德。”马普尔小姐严肃地说，“没理由去亵渎它，上帝仁慈的手无处不在。我首先看见的是那鱼身上的黑斑——人们把它称为圣彼德的拇指印，当然，那只是传说而已，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我豁然开朗。我需要信仰，特别是对圣彼德的信仰。我把两件事联系起来，信仰——鱼。”

亨利爵士有些急促地揉了揉鼻子，乔伊斯则紧咬双唇。

“那么，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当然是登曼先生临终时说的话。那个厨子和客厅女佣都说登曼先生断断续续地说过鱼之类的词。我相信，完全相信，在这些不成句的词里能找到谜底。我回到登曼家，决心搞个水落石出。”

她稍作停顿，随后继续说。

“你们是否想过，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需要依据上下文才能判断一词的含义？达特穆尔高原有一处地方叫灰色的韦勒。如果你与当地的农民交谈，并提到灰色的韦勒的话，他

会以为你讲的是那座石头小城，而你讲的可能是天气。[1] 同样的，如果你在谈论那座石头小城，一个局外人半道上听到你们的谈话，他就会以为你们是在谈天气。因此，每当有人要重述灰色的韦勒时，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一般都不一字不漏地重复这几个字，而是用意思相同的另一个字来代替。

“我分别找厨子和多罗茜谈话。我问她是否肯定她的主人确实提到过什么‘一堆鱼’这类的，她说她肯定。

“‘他就说这些吗？’我问她，‘他还提到过什么鱼的名字吗？’

“‘是的，’那厨子说，‘是某种鱼，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鱼了。一堆……什么鱼来着？不是通常那些餐桌的鱼。河鲈(perch)还是狗鱼(pike)不，好像不是 p 打头的。’”

“多罗茜也回忆起，他的主人曾提到某种鱼‘一种希奇古怪的鱼，’她说，‘一摞……什么呢？’”

“‘他说的是堆(heap)还是摞(pile)？’我问道。

“‘我想他说的是摞，但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一字不差地想起他说的话确实没那简单，你说对吧，马普尔小姐？特别是当这些词不表达什么连贯的意思的时候。啊！我总算想起来了，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他说的是摞，而且这种鱼的打头字母是 c，但不是鳕(code)或者小龙虾(crayfish)。’

“接下来的故事是我最得意的部分，虽说我对那些我认为是危险的、难闻的药材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一个老方子，

---

① 在英文中“天气(weather)的发音与“韦勒”相近。——译注。

祖母留下来的，是关于菊花茶的配制的。这里所称的药材'菊花'是不限量的，多点儿少点儿都无所谓。我家里有几本医药书，其中有一本是有关药目的，我的推测是杰弗里中了某种毒，他想把名称说出来。

"因此，我从H打头的字查起，没有找到发音相似的词。继而我又查P开头的字，很快就查到了。你们猜是什么？"

她得意洋洋地收住话头，向四周看看。

"匹鲁卡品(pilocarpine)[1]现在大家不难理解一个连话都快说不出来的人，要吐出这词有多难了吧。那厨子当然从未听到过这个词，因此才有好像是'一摞鲤鱼(pile of carp)的印象。"

"啊！"亨利爵士表赞同。

"我永远也不会往那上面想的。"彭德说。

"太有趣了，"帕特里克先生说，"太有趣了。"

"我立即翻看这一条目的解释。上面介绍了匹鲁卡品对眼睛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好像与此案无关的东西。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令我心跳不已的一句话：'此药临床验证可成功地作为阿托品中毒的解毒药。'

"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那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从来都不相信杰弗里·登曼会自杀。这一新发现，我相信是对整个事情惟一正确的解释。因为所有的线索串起来都是那么符合逻辑。"

---

[1] 匹鲁卡品：一种眼科缩瞳药。——译注。

“我不想去猜了。”雷蒙德说，“说下去，简姑姑，告诉我们，你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的确不懂药，”马普尔小姐说，“但我碰巧知道这种药。我的视力曾一度下降，大夫给我滴了几滴含有硫酸盐的阿托品。我上楼径直朝老登曼的房间走去，我没跟他绕弯子，直入主题。

“‘登曼先生，’我说，‘我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毒死自己的儿子。’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分钟，就他那个年纪，他还算是英俊，随后他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是我听过的最邪恶的笑声，让我不寒而栗。我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笑声，那是当琼斯太太精神失常的时候。

“‘是的，’他说，‘我是在跟杰弗里算账。我比杰弗里聪明得多。想摆脱我，啊？想把我送进疯人院，啊？我听到他们谈论过这件事。梅布尔是个好孩子，她为我辩解，可又有什么用呢?她是拗不过杰弗里的，最终，还是他说了算，从来如此。但我解决了他，解决了我那善良可爱的儿子！哈哈！夜里，我悄悄地下了楼，这一点也不难，布鲁斯特不在。我可爱的儿子正在酣睡呢，他的床边放着一杯水，他有半夜醒来喝杯水的习惯。我把水倒掉一些，哈，哈！把一瓶眼药水倒了进去。他醒过来的时候，想都不想就会一口把它喝掉。眼药水其实只有一汤匙那么多，但已绰绰有余了。早晨他们来到我房间，很委婉地告诉我他的死讯，怕我伤心，哈！哈！哈！……’”

“好了，故事讲完了。”马普尔小姐说，“自然，那可怜的

老头被送进了疯人院，他确实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真相大白了。每个人都向梅布尔道歉，并尽可能弥补他们曾对她的不公。但倘若不是杰弗里发现自己已中毒，并想让人尽快去找解毒药的话，这案子将永远是个谜。阿托品这种能使瞳孔放大的药的中毒症状一定很明显，但前面我已说过，罗林森大夫的视力太差，可怜的老头，因此他也没发现真正的死因。更有趣的是，药书上还说，食物中毒的症状与阿托品中毒的症状完全不同。但我向你们保证，每次看到黑线鳕，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圣彼得的拇指印。”

一阵良久的沉默。

“亲爱的朋友们，”帕特里克先生说，“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确实给这个故事震住了。”

“马普尔小姐，我将向伦敦警察局推荐你当顾问。”亨利爵士说。

“不过，简姑姑，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你是不知道的。”雷蒙德说。

“噢，是的，亲爱的，是没人告诉我。”马普尔小姐说，“晚饭前刚发生的，对吗？你带乔伊斯出去看日落。那是看落日的好地方，茉莉花丛旁，那儿正是送奶人向安妮求婚的地方。”

“打住，打住，简姑姑，”雷蒙德说，“你把那么富有诗意的浪漫气氛破坏了，乔伊斯和我可不是送奶人和安妮。”

“这就是你不对了，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人的本性是相同的，真的，但幸好，大都也许都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第七章　蓝色的天竺葵[1]

"去年我到这儿的时候……"亨利·克利瑟林说完这话之后停了下来。

女主人班特里太太满脸期待地看着他，这位伦敦警察局前任局长此时正住在他的老朋友班特里夫妇家里。他们也住在圣玛丽米德附近。

班特里太太手里拿着笔，她准备搞一个六人晚餐会，正在征询他的意见，看请哪些人合适。

"噢？"班特里太太带点鼓励的语气说，"你去年来这儿的时候……"

"告诉我，"亨利爵士说，"你认识一个叫马普尔小姐的人吗？"

---

[1] 天竺葵：一种矮小的花卉植物，花呈红色、黄色、橘黄色。——译注。

班特里太太愣了一愣，这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马普尔小姐吗？谁不认识她，一位典型的旧小说中的老小姐，非常可爱，但远离这个时代，简直是无可救药，你该不会是让我邀请她吧？”

“你觉得有些意外，对吧？”

“我得承认，是有点儿。无论如何没想到你会……想必你会有某种解释的。”

“解释再简单不过了。去年我来这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谜案。我们五六个人，每人讲一个故事，除了讲故事的人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答案。由那位作家雷蒙德·韦斯特开场。这好像是一种推理能力的训练。猜猜看，谁的推测最接近实情。”

“谁？”

“跟那些老故事里的情节一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意识到马普尔小姐会参加我们的游戏。但我们还是很礼貌地接纳了她，为的是不伤这位可爱的老小姐的感情。结果，这场游戏最精彩之处是这位老小姐每次都赢了我们。”

“什么？”

“我向你保证——她都直奔真相，就像一只家鸽认识回家的路一样。”

“可这也太离奇了。亲爱的马普尔小姐甚至从未离开过圣玛丽米德。”

“没错，可根据马普尔小姐的说法，这恰好为她提供了在显微镜下观察人性的源源不断的机会。”

“乡村生活中确实有些不寻常的东西。”班特里太太也

承认，“你至少可以了解到人性中不幸的一面，但我不认为会存在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也罢，晚饭后我们可以让阿瑟拿他那鬼故事去试试她，如果她能找到答案的话，我会不胜感激的。”

“我怎么不知道阿瑟还信鬼？”

“噢，他当然不信这世上会有鬼，那正是让他倍感困扰的地方。事情发生在他的一个朋友身上，此人叫乔治·普里查德，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对乔治来说，真是场噩梦，不管这鬼故事中是否真的有鬼，还是……”

“还是什么？”

班特里太太没有回答，一两分钟之后，她话锋一转说：

“你也知道，我喜欢乔治，人人都喜欢他，大家很难相信他会……但人们都在或多或少地干着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亨利爵士点点头，他比班特里太太更了解人们干的那些有悖情理的事情。

就这样，那天的晚餐会如期举行。班特里太太望着她的客人们，她有些哆嗦，因为大多数英国人的饭厅都特别的冷，她把目光停在了那位在她丈夫右手位上坐得笔直的老姑娘身上。马普尔小姐今天戴了一双网眼露指手套，肩上披一条老式的三角薄披肩，雪白的头发四周系了一条饰带。她正兴致勃勃地与那位上了年纪的劳埃德大夫谈话。话题是关于养老院以及那些地区护理人员让人生疑的毛病。

班特里太太又一次感到意外，她曾经怀疑亨利爵士是在跟她开一个精心编织的玩笑，现在看来，一点这种迹象都

没有，说不定他说的都是真的。

她的目光继续在每个人的身上巡移，最后停在了她那红脸、阔肩的丈夫身上，他正与珍妮·赫利尔，一个漂亮的人见人爱的女演员说赛马的事。这位珍妮在台下（如果可能的话）比在台上更靓。睁着她的蓝眼睛，用一种得体的口气不时地插道，“是吗？”“噢，太有趣了！”“太不寻常了！”她根本不懂马经，也不想为此花费心思。

“阿瑟，”班特里太太说，“你别再拿赛马的事去烦珍妮小姐了，还是给她讲讲你那鬼故事吧……乔治·普里查德。”

“嗯？多莉，是的，但我不知道……”

“亨利爵士也想听听，今天早上我跟他提起过。现在来听听在座各位对这事的看法。会很有意思的。”

“噢，说吧！”珍妮说，“我喜欢听鬼故事。”

“好吧，”上校有些犹豫地说道，“我是不信鬼的，但这次……

“我想你们都不认识乔治·普里查德吧，他是那种最好的人之一。他的妻子，一个可怜的女人，已经去世了。关于她，我想多说几句。她还在世的时候，没少折腾乔治。她是一个半残废的人，我不怀疑她确实有病，但不管是什么病，反正她是装足了的，反复无常，苛刻，不可理解，一天到晚怨天尤人。乔治时刻守护在她身边，可无论乔治怎么做，她都觉得不对，只会招来一顿臭骂。我相信，这事放在其他男人身上，早就把她劈成两半了，没错吧，多莉？”

“她真是个魔鬼，”班特里太太证实道，“如果乔治真把

她的脑浆打出来的话，即便是陪审团有女陪审员，乔治也会被判无罪的。”

“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是如何开始的，乔治在谈起此事的时候也含糊其词。我估计他太太有算命、看手相、信服超自然力的嗜好，乔治也不管她，只要她觉得高兴，但他拒绝参与，这又成了他的另一个不是。

“家里的护士像走马灯似的不停调换，一个护士来几周，普里查德太太就开始对人家不满。曾有一个年轻护士也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她就特别地喜欢这小护士。可有一天她突然跟这小护士吵翻了，一定要这小护士滚蛋。她把以前曾经护理过她的一个老护士请了回来，这是一位在对付精神病患者方面很有经验的老护士。据乔治说，科普林护士是位可与之进行理性交谈的人。她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容忍普里查德太太的暴躁和神经质。

“普里查德太太通常在楼上用午餐，乔治和护士也在午餐时讨论下午由谁来照顾病人。严格地说，护士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是不当班的，但有时她也被迫放弃她的休息时间，假如那天下午乔治想干别的事的话。那天又碰到这种情况，但护士说她下午要去看望住在戈登格林的一个姐姐，可能要晚些回来。乔治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因为他已跟人约好，下午要去打高尔夫球。最后，科普林向他保证说：‘我们俩谁都误不了。’乔治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目光。‘今天下午太太将会有一个人与她作伴，她比我俩都更能让她高兴。’

“‘她是谁？’”

"'等等,'科普林护士的眼里闪动着更加喜悦的光芒,'让我来把它说清楚些,扎雷达,一位能预知未来的女巫。'

"'哦!上帝啊!'乔治呻吟道,'又是一个新的,对吧?'

"'是的,没人认识她,是我的前任卡斯特尔斯护士介绍的。太太没见过她,太太让我给这位巫师写了封信,约她今天下午来。'

"'好吧,不管怎样安排,反正今天下午我要去打高尔夫球。'乔治说,然后带着对这位叫扎雷达巫师的感激之情离开了家。

"等他一回到家,就发现他太太格外躁动不安。她像往常一样躺在轮椅上,不时嗅着手里拿着的嗅盐。

"'乔治,'她大声吼道,'关于这房子,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嗯?打搬进这所房子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不对头,我跟你说过没有,嗯?'

"乔治按奈着性子说:'你也许说过,可我不记得了。'

"'与我有关的事你是从来记不住的。男人都没有同情心,你是他们中最冷酷的一个。'

"'得了,玛丽,亲爱的,这不公平。'

"'我说的没错,这女巫一进门就说她感觉到这家里有凶兆,有危险。'

"乔治很不明智地大声笑了出来。

"'这么说,你今天下午花的钱很值啰?'

"他太太闭上眼睛,拿起她的嗅瓶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到底有多恨我?如果我死掉的话,你一定会喜滋滋地嘲笑我,对吗?'

“乔治赶紧声明他不会的，一两分钟后，她接着说：

“‘你可以嘲笑我，可我得把话说完。这房子对我来说确实危险，那女巫是这么说的。’

“乔治对扎雷德的感激之情这会儿荡然无存，他知道他太太一旦较起劲来，是一定要搬到别处去住的。

“‘她还说了些什么’他问。

“‘她不能什么都告诉我，她非常的不安。她倒是说了一件事，说我的一个花瓶里有紫罗兰，并指着这些紫罗兰大声叫道：

“‘赶快把这些扔掉，这家里不能有蓝色的花，永远也不要有，记住蓝色的花会给你带来恶运。’

“‘你也知道，’他太太接着说，‘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说过，蓝色是我的克星，我天生反感蓝色。’

“这次乔治很明智，没有说‘以前没听她说过……’这类的话，而是问她这神秘的女巫师长得什么样，他太太兴致勃勃地给他作了一番描述。

“‘黑头发，在耳后盘成髻，眼睛半闭着，黑色的眼圈，一块黑色的面纱罩着她的嘴和下巴，说话时像是在唱歌，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我想是西班牙口音。’

“这都是女巫们的惯用的伎俩。’他笑道说。

“他太太马上闭上了眼睛。

“‘我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她说，‘叫护士来，不被理解让我感到很不好，这你是知道的。’

就在两天之后，科普林护士来找乔治，脸色铁灰。

“‘你去看看太太吧，她收到一封信，这信使她烦恼不

安。'

"太太手里拿着一封信,一见到他,她把信封抽了出来。

"'看看这封信。'她说。

"乔治开始看那封信,信封散发出很浓的香水味,字写得很大,信纸上墨迹斑斑。

"'我看到了未来,在还来得及之前要小心防备——留神满月,蓝色的报春花预示警告,蓝色的蜀葵表示危险,蓝色的天竺葵代表死亡……'

"乔治忍不住要笑出声来,科普林飞快地给他使了个眼神,于是,他有些尴尬地说道:'那女巫可能是想吓唬你。再说,哪儿有蓝色的报春花和蓝色的蜀葵呢?'

"普里查德太太还是开始哭了起来,说她的日子屈指可数。科普林护士与乔治一起离开她的房间,走到楼梯转弯处的时候,乔治再也忍不住,终于说了出来:'荒唐之极。'

"'也许吧。'

"科普林说这话的语气让乔治大为吃惊,他愣愣地看着她。

"'蠢透了,哎,你总不会也相信……'

"'不,不,普里查德先生。我不是相信算命,那全是些鬼话。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一般来说,算命的人是不会白给人算的,总是你出多少钱他给你算多少,可这女巫明显是在吓唬太太,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她图的是什么?还有……'

"'还有什么?'

"'太太说,她好像觉得这个扎雷达有些面熟。'

"'是吗?'

"'是的,我不太喜欢这一切,普里查德先生,就这些。'

"'我倒是没想到你还这么迷信。'

"'我不迷信,但当事情有诈的时候,我总能知道。'

"这次谈话的五天之后,第一件怪事就出现了。为了便于叙述,我得先把普里查德太太的房间描述一下。"

"这让我来说会更好,亲爱的。"班特里太太打断他道,"她的房间用的是一种新型的贴墙纸,每个墙面的四周都用各种各样的花把边围起来,让人感到若置身于花园中。当然这些花本身就不对头。我指的是那么多品种的花是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开放的。"

"别让你对园艺的专业眼光打乱你的叙述,多莉。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对园艺有特殊的热情。"她丈夫说。

"本来就荒谬嘛,"班特里太太反驳道,"把风铃草、黄水仙、白羽扁豆、蜀葵、紫菀全放在一起。"

"是太不科学了。"亨利爵士说,"不过你还是接着讲下去。"

"在这些用来围边的花丛中有黄色的报春花,粉红色的樱草花,和……唷,该你讲了,阿瑟。"

班特里上校接过来,继续这段故事。

"一天清晨,普里查德太太急促地摇铃,管家立即跑了去,以为她又是在发神经,然而不是那么回事,她极度地躁动,指着墙纸,那儿,那些花中间,真的出现了一朵蓝色的花。"

"啊!"马普尔小姐说,"太可怕了!"

“问题是，那朵蓝色的报春花是否原本就在那儿？乔治和那护士持肯定的看法。可普里查德太太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也不会让那朵蓝色的花那么长时间地呆在那儿的。那天早晨以前，她从没注意到那儿有蓝花，况且第二天晚上就是满月，这快让她崩溃了。”

“也就是在同一天，我碰到乔治，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班特里太太接着说，“于是我就去看普里查德太太，尽我所能向她解释这整个事情有多么荒唐，但毫无结果。我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她。我记得那天我还碰到了珍妮·英斯托尔，我跟她谈起此事。珍妮真是个古怪女孩，她问：‘普里查德太太确实非常害怕吗？’我告诉她说，我认为这女人是终要给吓死的，她太迷信了。”

“珍妮接下来的话让我吃惊不小。她说，‘如果真那样的话，倒是最好的结局，对吧？’她说话时的语气是那么地冷静，那种干巴巴的语调让我目瞪口呆。我知道今天的人说话都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但我还是不太习惯这种说话的方式。珍妮奇怪地看着我，笑着说：‘你肯定不喜欢我这样说，但事实就是如此。普里查德太太的生活对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可普里查德先生却像是生活在地狱里。他妻子被吓死，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我说乔治一直对她很好。她说：‘是的，他为此应该获得一枚奖章，可怜的人。乔治·普里查德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刚被赶走的那护士，那个顶可爱的女孩，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卡斯特尔斯，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夫妇俩还为此争吵过。’

“我不想听这位珍妮小姐再唠叨下去了。当然了，任何

人都会怀疑……"

班特里太太有意停了下来。

"没错，亲爱的，"马普尔小姐平静地说，"人们总是这样，英斯托尔小姐漂亮吗？我猜她也打高尔夫球吧！"

"是的，她什么运动都在行，模样儿也不错，很有吸引力，健康的肤色，一对漂亮的稳重的蓝眼睛。要不是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一对。"

"他们是朋友吗？"马普尔小姐问。

"是的，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上校说："多莉，能让我把故事讲完吗？"

"阿瑟想继续他的鬼故事。"班特里太太顺从地说。

"这之后发生的事是乔治亲口告诉我的。"上校接着说，"毫无疑问，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普里查德太太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她在日历上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圈掉，直到又一个满月的来临。满月的那天晚上，她把乔治和科普林护士都叫到她的房间，让他们仔细地在墙纸上找有没有蓝色的花，结果是只有粉红色和黄色的蜀葵，没有蓝花。乔治一离开她的房间，她立即把门锁上……"

"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一朵蓝色的蜀葵。"赫利尔小姐兴奋地说。

"太对了，"班特里上校说，"她头顶墙上的一朵蜀葵变成了蓝色的。这让乔治感到震惊，他越是感到吃惊越是不愿把它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来看待，反而坚持认为整件事纯属是一出恶作剧。门是锁着的，是他太太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的。在此之前，连护士在内，任何人都没进过她的房间。就

连这些事实，他也不予理会。”

“他完全被弄昏了头，丧失了理智。他妻子要离开这房子，他执意不让她走。他第一次开始有点相信这种‘超自然力’了，但又不肯承认，平时他对太太百依百顺，可这一次他决不让步。‘玛丽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他说，‘都怪那些该死的胡说八道。’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普里查德太太也没太坚持要离开，这倒是在大伙的意料之外。我想她可能认为自己在劫难逃了。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蓝色的报春花——警告；蓝色的蜀葵——危险；蓝色的天竺葵——死亡。’看着床四周墙上簇簇粉红色的天竺葵，她就像是在说梦话。

“整个气氛让人精神紧张，连护士也受到了感染。快到满月的前两天，护士来找乔治，求他把太太带到别的地方去。乔治一听又火了。

“‘就算那该死的墙上的每一朵花都变成了蓝色的魔鬼，又会伤害得了谁呢？’他大叫道。

“‘会的，有人给吓死过。’

“‘一派胡言。’乔治说。

“乔治有时真是犟得要命。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猜他一定有这种念头，认为是他太太搞的鬼，是她的歇斯底里症的结果。

“不幸的夜晚终于来临，普里查德太太像往常一样把门锁上，非常的平静，处在一种临危不惧的状态中。护士站在她边上，很焦急，想给她打一针士的宁，但普里查德太太拒绝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乐在其中。’乔治是这样说

她的。"

"怎么可能呢?"班特里太太说,"在整个事件中一定有某种奇怪的魔力存在。"

"次日清晨,没听到那急促的铃声,普里查德太太通常是八点左右醒来。到了八点半还没有动静,护士砰砰地敲门,没人应声,她找来乔治,坚持要把门砸开,他们用一把錾刀把门撬开。一看到直挺挺躺在床上的太太,科普林护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让乔治去打电话请医生,可太晚了。大夫说,她大约在八小时前就死了。她的嗅盐瓶子躺在她身边,在靠床头这面墙上,一朵粉红色的天竺葵变成了鲜亮的深蓝色。"

"太可怕了。"赫利尔小姐哆嗦着说。

亨利爵士皱着眉头。

"没有更多的细节了?"

班特里上校摇摇头,但班特里太太急忙说:"那气味。"

"什么气味?"亨利爵士问。

"当医生到达的时候,闻到房里有点异样的气味,他发现那气味是从壁炉那儿来的,像是煤气,就那么一点点,根本不足以致死。"

"普里查德先生和护士进去的时候,没注意到有煤气的味道吗?"

"护士说,她是闻到了某种气味;乔治说,他根本没注意到什么气味,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不舒服和压抑,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受惊的结果。据我看,无论如何,不是煤气中毒,那煤气小得几乎闻不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还没有,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说法。家里的仆人——这些爱偷听的人,曾经听到比如像普里查德太太对她丈夫说他恨她,如果她死了他一定很高兴,以及一些近来的谈话等等。有一天她想离开这房子,与乔治争吵时,她就说过,'很好,哪天我死了,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是你杀了我。'这人倒霉的时候也真是的,乔治在他妻子去世前一天刚好为花园的小路配了些除草剂准备除草,一个仆人目睹了这一切。还看见他给他太太端了杯牛奶。

"闲话在扩散,且越传越厉害。其实大夫已经给过定论,说她是死于某种他不太肯定的惊吓、晕厥、心力衰竭,以及别的什么医学上的说法。无论用什么术语,意义都不大,反正是自然死亡。那可怜的人在坟墓里安睡还没到一个月,开棺验尸的命令一到,就被从地下挖了出来。"

"我记得,验尸报告毫无结果,"亨利爵士沉重地说,"就这一次,一宗有烟无火的案子。"

"这件事自始至终都很离奇,"班特里太太说,"那个算命的是叫扎雷达吧?照她留下的地址去找她,可当地人说,从未听说过此人。"

"为了蓝色,她出现过一次,"班特里先生说,"以后就完全消失了。为了蓝色——太妙了!"

"还有,"班特里太太接着说,"那位据说是介绍女巫来的护士卡斯特尔丝说,她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个人。"

班特里夫妇四目相对。

"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劳埃德大夫说,"人们只能做

出各种猜测，仅此而已。”他摇摇头。

“普里查德与英斯托尔小姐结婚了吗？”马普尔小姐问，声音柔和。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亨利爵士问。

马普尔小姐微微地睁开她的蓝眼睛，“这很重要，”她说，“他们结婚了吗？”

上校摇摇头说：“我们倒是希望他们喜结连理，可是现在已经十八个月了，我相信他们连面都很少见了。”

“这很重要。”马普尔小姐说，“非常重要。”

“那么你与我的看法相同啰？”班特里太太说，“你认为……”

“得了，多莉，”丈夫说，“你要说的是不合理的，你不能什么证据也没有就无端指责一个人。”

“别那么……那么大男子主义。阿瑟，男人因为瞻前顾后而什么也不敢说，这是我们女人间的事，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可能，只是可能。珍妮·英斯托尔扮成了算命的女巫。请注意，她可能是闹着玩的，我从来也没怀疑过她会有什么恶意，然而，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愚昧的普里查德太太也确实给吓死了。马普尔小姐的意思是这样的，对吗？”

“不，亲爱的，不完全。”马普尔小姐说，“你们想想看，我如果想谋杀一个人，当然，我做梦也不会有这种念头，因为这太可恶了，我也不喜欢谋杀，那怕是一只黄蜂，尽管我也觉得黄蜂该杀，但我认为花匠会有更人道的办法处理它的。让我想想，我说到哪儿啦？”

“如果你想杀人的话。”亨利爵士迅速答道。

“噢，是的。如果我想那么做的话，仅仅依靠让人产生恐惧而致死，这样的计划是不周全的，大家可能从报纸上看到过有人给吓死的报道，但这种事是十分没把握的，神经过敏的人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勇敢。我情愿选择一些把握更大的方式，再做一个周密的计划。”

“马普尔小姐。”亨利爵士说，“别，千万别……你该不是想让我辞职吧，你的计划会天衣无缝的。”

马普尔小姐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

“我想我已经讲得够清楚的，我从没打算过要干那些罪恶勾当，”她说，“永远也不会，我只是想把自己放在……某种位置上来想问题。”

“你是指乔治·普里查德？”班特里上校问，“我从来不相信是乔治干的，请大家注意，尽管护士认为乔治有可能……一个月之后，在开棺验尸时，我去看她，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她也说不出什么，但明摆着，她相信乔治在某种程度上应对他妻子的死负责，她坚持自己的看法。”

“哎……”劳埃德大夫说，“护士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我提请大家注意，护士们总有自己的判断，她们不能说什么，是因为没有证据，但她们有自己的看法。”

亨利爵士向前倾了倾身子。

“接着说，马普尔小姐，”他用鼓励的口吻说，“你已迷失在你的思绪中，能给我们说点什么吗？”

马普尔小姐从沉思中被拉了回来，脸一红。

“对不起，你说什么？”她说，“我正在想关于那些地区护士的问题，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比蓝色的天竺葵还要棘手吗?”

“这要看那些报春花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是说,班特里太太说那些花是粉红色和黄色的,如果变成蓝色的是粉红色的,就对了,如果是黄的……”

“是粉红色的变蓝了。”班特里太太说。

她瞪大了眼睛,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盯着马普尔小姐。

“那么,问题就有答案了。”马普尔小姐说,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出马蜂的季节以及一切的一切……当然了,罪魁祸首是气味。”

“我猜,这让你想起了数不清的乡村悲剧,对吧?”亨利爵士说。

“不是悲剧,”马普尔小姐说,“更谈不上犯罪,但它让我想起了在与地区护士打交道时碰到的一个小麻烦。说到底,护士也是人,身穿不舒服的硬领衣服,又须处处小心行事,还要经常与她所服务的这家人发生纠纷,你能相信他们就不会弄出点儿什么事来吗?”

亨利爵士眼睛一亮。

“你是指卡斯特尔斯护士吗?”

“哦,不是的,不是卡斯特尔斯,是科普林。你们看,她曾在那房子里呆过,且经常与普里查德吵架。男主人是一位颇有吸引力的男人,我敢说这可怜的东西想……哎,我们不去深究它也罢了。我猜她不知道有一位英斯托尔小姐,后来当她了解到有这么一位小姐存在的时候,她就回过头来跟普里查德作对,她尽其所能去伤害这家人,最终,还是那封信

出卖了她，对吗？”

“哪封信？”

“应普里查德太太的要求给算命女巫写了封信，后来算命女巫来了，像是对那封信的回复，但后来的调查发现，那个地址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这一点足以说明科普林护士与此事有牵连。她写了封假信……其实她自己就是那算命女巫，还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推测呢？”

“我从未想到过这封信里有文章，”亨利爵士说，“当然，这一点相当重要。”

“这是一步险棋，”马普尔小姐说，“尽管她作了精心的装饰，普里查德太太还是有可能把她认出来的。当然了，如果被认出来，她就会说是开个玩笑而已。”

“当你说，‘如果我想那么做，只做一个吓死人的计划是不周全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亨利爵士问。

“那种谋杀方式是否奏效是最不能肯定的，”马普尔小姐说，“不，我认为那些警告，诸如蓝色的花等等不过是……借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她得意地笑了笑，‘伪装。’”

“那么这伪装下面是什么呢？”

“我头脑里一直有黄蜂在飞动，”马普尔小姐说，“这些小东西如果有成千上万的话，那就是灾难了。特别是在这样美丽的夏天。当我看到花匠把氰化钾加上水在瓶子里上下摇动的时候，就觉得它太像嗅盐了。如果这些氰化钾被装进一只嗅瓶里，与普里查德太太的嗅瓶调换——可怜的女人，有用嗅盐的习惯，而且你说，在死者的手边发现了嗅盐的瓶子——可以这样推断，当乔治去打电话叫医生的时候，科普

林护士偷偷地换掉了瓶子。再把煤气开一点点，让煤气与氰化钾的气味混合，产生一种有点像杏仁的味道，因此，谁都说不出是什么气味。我曾听说过氰化物在人体内过一段时间后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任何痕迹的。当然，我也许完全错了，瓶子里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不管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对吧？"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有些接不上气来。

珍妮·赫利尔向前凑了凑问："可是那些蓝色的天竺葵，还有那些花怎么解释呢？"

"护士们手边都有些石蕊试纸，对吧。做实验用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想细说它，我以前也干过一点儿护士工作。"马普尔小姐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脸红。"蓝色的试纸遇酸就会变成红色，红色的遇碱就会变成蓝色。在红花上再粘些红色石蕊试纸不是什么难事，当然要在靠近床的地方。这样，当那可怜的女人用她的嗅瓶时，强烈的氨气就会把它变成蓝色的，确实是机关算尽。当然了，那些天竺葵刚糊上墙的时候，不会是蓝色的，在出事前，根据就没有人注意过它。那护士在调换瓶子的时候，肯定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把装有嗅盐的瓶口对着墙，我是这样想的。"

"你好像是亲眼目睹似的，马普尔小姐。"亨利爵士说。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马普尔小姐说，"可怜的乔治和那可爱的好姑娘英斯托尔小姐，这对年轻人却因互相猜疑而彼此疏远，可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她摇了摇头。

"你不必为此操心。"亨利爵士说，"事实上我暗中已有

打算。我们抓了一个护士，指控她谋杀了她上了年纪的病人。因为死者给她留了一笔遗产。她就是把装有氰化钾的瓶子调换了嗅盐瓶。普里查德先生和英斯托尔小姐没必要再互相猜疑了。”

“这再好不过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当然不是指谋杀，那太糟糕了。它让我们看到了世间的罪恶，你只要有一次屈服和……噢，想起来了，我跟劳埃德大夫有关地区护士的谈话还没完呢……”

第八章 陪 伴

"那么,劳埃德大夫,"赫利尔小姐说,"你有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

她直视着他,微笑着,是那种能煽起观众激情的微笑。珍妮·赫利尔一度被认为是全伦敦最美丽的女人,那些圈内嫉妒她的人常说:"珍妮不是个演员,她根本不会演戏,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她全凭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这双眼睛此时正颇富诱惑力地盯着这位头发灰白的年长的单身大夫。近五年来,大夫一直在圣玛丽米德,照顾那些轻度精神病患者。

一个无意识的手势之后,他脱下马夹,近来这马夹有些紧,让他觉得不大舒服。这会儿他正苦苦思索,绞尽脑汁。赫利尔小姐的话语间对他充满了信心,他总不能让这位美人大失所望,对吧。

“今天晚上，我想把自己扔进犯罪小说中。”珍妮说道，像是梦呓。

“妙极了。”班特里上校，这家的男主人说，“太妙了，真是妙不可言。”随即发出一种中气十足的军人般的大笑，“嗯，多莉？”

他妻子马上恢复了她社交生活中的应变能力（她一直忙于筹备一个春天的聚会），热情地附和道：

“奇妙无比，”她说得很热切，可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我也一直有这种念头。”

“是吗？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眼睛一闪一闪的。

“赫利尔小姐，你也知道，在圣玛丽米德这样的地方，很少有那种离奇的事发生，更不用说犯罪了。”劳埃德说。

“此言差矣，”亨利·克利瑟林说，这位前任大伦敦警察局局长转向马普尔小姐，“我不止一次从我们这位朋友这儿了解到圣玛丽米德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滋生罪恶的温床。”

“噢，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辩解道，一片红晕飞上她的两颊，“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我说过的惟一一句话是：‘我认为人的本性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住在圣玛丽米德让人能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人性。’”

“但你并没有一直住在那儿，”珍妮·赫利尔始终针对这位大夫，“你到过世界各地，这些地方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吧！”

“是这样，”劳埃德大夫说，仍然在费力地思索，“是的，当然了……是的……啊！有了！”

他终于松了口气。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几乎都忘了，事情很奇怪，可以说非常奇怪，而最后让我得到问题答案的那种巧合更是神奇。”

赫利尔小姐把椅子挪了挪，靠他更近，补了些口红，期盼着。其余的人也饶有兴趣地盯着他。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听说过加那利群岛[1]？”大夫开始了他的故事。

“这些岛屿一定很美，”珍妮・赫利尔说，“他们是不是在南边的海上？还是地中海？”

“我是在去南非的途中，顺道去过那儿，”上校说，“日落时，特内里费岛上的特德峰的景观壮丽极了。”

“我要讲的这次意外发生在大加那利岛上，不是特内里费岛，离现在已有好多年了。那时我的健康状况很糟，不得不停歇我在英国的诊所到海外去疗养。我在拉斯帕耳马斯，大加那利岛的一个港口城市开了家诊所。在那儿，我的生活非常愉快，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那儿还有一种绝妙的冲浪游泳，要知道我是一个游泳爱好者，海滨生活让我着迷，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港口抛锚靠岸。每天清晨我都沿着防波堤散步，其兴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妇女对帽子一条街的兴趣。”

“我刚才讲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都在这儿停靠，有时

---

① 加那利群岛：北大西洋东部的火山群岛，居民多为西班牙人和当地人的混血种。——译注。

他们停上数小时，有时一两天。在这城里的主要旅馆米提波罗里，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国籍、漂泊不定的人，即便是去特内里费岛的人也都愿意在这儿呆上几天，然后再过岛去。

"我的故事就从米提波罗旅馆开始。一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旅馆正在举行一场舞会。我与一位朋友一直在一张小桌边坐着，观赏着舞会。只有几个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跳舞，但这些舞者的主角却是个西班牙人。当乐队奏起探戈舞曲的时候，只有五六对西班牙人在舞池中曼舞。他们跳得非常好，我们都在一旁观看，羡慕不已。特别是一位女的，高高的个儿，漂亮，动作柔软，她以一种半驯化的母豹似的优雅步子移动着，浑身散发着某种危险的信号。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我朋友，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像这样的女人，'他说，'肯定都有段历史，生活是不会与她们擦肩而过的。'

"'美丽本身可能就是危险。'我说。

"'还不止是美丽，'他坚持说，'还有别的，多看那女人几眼，你总会觉得有事情要发生在她身上，或是因她而起。正像我所说的，生活是不会忘记她的，各种离奇的，让人激动的事围绕着她，看到她，你就会明白一切的。'

"他停了下来，随后又笑着加了几句。

"'再看看那边那两个女人，就知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在她们身上。只是为了平凡，安全。她们才来到这世上的。'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他所指的那两个女人是刚到的两位游客。那天晚上，一艘荷兰籍的劳埃德号进港，乘客们刚到。

“一看到她们，马上就得领会了我朋友的意思。两位英国女士，你在海外随处都见到的那种有教养的英国游客。我估计她们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一个很美，有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丰盈，另一个黑皮肤，有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的清瘦。两个人都保养得很好，穿的是一套不引人注目的裁剪得体的粗花呢套装，性格单纯，让人感觉到她们是那种生来就具备良好素质的英国女人。她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她们许许多多的姐妹一样，在旅游指南的指引下，去参观她们想看的东西，对其他一切则视而不见。她们无论到哪里，一有机会就去英国图书馆和英国教堂。她们中的一个，也许是两个像在写点小东西。正如我朋友说的，围绕她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让人激动的事发生，尽管她们像是已经周游了半个世界。看看她俩再看看那位动作柔软，半闭着那双冒火的眼睛的西班牙女郎，我笑了。”

“可怜的人儿，”珍妮·赫利尔说着，叹了口气，“她们不会充分利用自己，真是傻。瓦伦泰恩的邦德街上的那女人真棒，她叫奥德丽·登曼，你看过她演的《下行台阶》吗？在第一幕中她演一个中学生，演得惟妙惟肖，而她实际上早就满了五十岁，事实上，我碰巧知道她那时已快六十岁了。”

“请继续，”班特里太太对劳埃德大夫说，“动作柔软的西班牙舞者，这让我忘记了我的年龄和这臃肿的身体。”

“让你失望了，”劳埃德大夫抱歉地说，“其实这故事与那位西班牙女郎无关。”

“是吗？”

“是的，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和我朋友都错了。围绕这位

西班牙女郎没有发生什么让人激动的事，她嫁给了船员雇用管理处的一位律师，到我离开那个岛的时候，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成了一个胖妇。”

“就像那个叫伊斯雷尔·彼得斯的女孩。”马普尔小姐说，“因为腿长得漂亮而上了舞台，并在舞剧中演主角，大家都说日后她准会变坏，然而她却嫁了一个旅行推销员，安安稳稳地过着平常的日子。”

“乡村里的类似事件。”亨利爵士嘟哝着。

“我要讲的故事恰好与那两位英国女士有关。”

“事情出在她俩身上？”赫利尔小姐小声地问。

“是的，事情就发生在她俩身上，而且就在她们到达的第二天。”

“是吗？”班特里太太说。

“只是出于好奇，那天晚上我出去的时候，看了一眼旅馆的登记名册，很快就找到了她们的名字——玛丽·巴顿小姐和艾米·达兰特小姐，来自巴克科顿韦尔的一个小牧场。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与这两位女士再次相逢。且在那种让人伤心的情景下。

“次日我与一些朋友计划一起出去野餐，我们准备驾车到另一个岛上去，这岛大概叫拉斯尼威，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太清楚。在那儿吃午餐，那儿有一处保护得很好的海湾，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那儿畅游一番。野餐活动如期进行，只是我们出发得晚了些，不得不在途中停下来，吃过午餐后继续前进，想赶在午茶前到达拉斯尼威岛，游会儿泳。我们刚到海边，立刻就感受到一种极大的骚动，整个村

子的人都聚集在海边，他们一看到我们的车就立即跑向我们，七嘴八舌地向我们说着什么。我们的西班牙语不太好，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这两个昏了头的英国女人下海去游泳，一个游得太远，感到不适，另一个紧随其后，想把她拖回岛上，但又体力不支，要不是有一个男的驾着小船去找救生员来搭救的话，恐怕后者必被淹死了。

“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扒开人群向海边奔去。一开始我没认出她们。那位胖点的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弹力泳衣，戴一顶绿色的橡胶泳帽。她抬起头来焦虑地看着我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唤起我的记忆。她跪在朋友的身旁，有些外行地做着人工呼吸。当我告诉她我是大夫时，她松了口气，我命令她赶紧到最近的农舍去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我边上的一个女人与她一起去了。我竭尽全力抢救那个溺水的女人，一点用也没有，生命之火显然是熄灭了。最终，我无奈地放弃了努力。

“我走进渔民的小屋，很谨慎地给大家报告了这个坏消息。那位幸存者已经穿上她自己的衣服，我一眼认出了她，正是昨晚到达的那两个女士中的一个。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噩耗。很显然，这可怕的事件把她给击呆了，再强烈的个人感情都被淹没了。

“‘可怜的艾米，可怜的……可怜的艾米，她一直盼望着到这儿来游泳，她是一个游泳好手。我真不明白，大夫，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也许是抽筋，你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我们一直在向前游,大概有二十分钟吧,我想往回游,但艾米还想再游远些,向海的深处游去。突然我听见她的叫声,仔细一听,她在求救,我鼓足了劲向她游去,游到她那儿的时候,她仍浮在水面,她猛地抓住我不肯松手。我俩都了沉下去,如果不是那位男人驾船及时召来救生员把我救上来的话,我肯定也淹死了。'

"'那是常有的事,'我说,'要救一个行将被淹死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是难以置信,我们昨天刚到,'巴顿小姐继续说,'我们都沉浸在享受这儿的阳光和我们小小的假期里,而现在……现在却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

"我详细地向她询问了有关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情况,告诉她,我愿意尽可能的帮助她,因为西班牙当局肯定要她提供情况的。

"被淹死的那位叫艾米·达兰特,是她的陪伴,五个月前才应的聘。她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只是达兰特小姐很少提及她的家人。她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是她的一个叔叔把她带大的,二十一岁就开始自谋生路。"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大夫停了下来,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带着结束的语气说:"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没搞懂,"珍妮·赫利尔说,"就没什么下文了?我是说,这确实是一出悲剧,不过这无论如何够不上'恐怖'吧?"

"我认为肯定还有下文的。"亨利爵士说。

"是的,"劳埃德大夫说,"下文还长着呢,当时出现了一件可疑的事情。事情发生后,我自然要向在场的渔民提出一

些问题，诸如他们看见了什么啦等等，毕竟他们是目击证人。有一个女人说得更滑稽，她所说的话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却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她坚持认为，达兰特在呼救的时候根本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而是另一个女的故意把她的头往水下摁，我说了，当时我确实没在意她的话。我认为这是她想象出来的。从岸上看，那么远的距离，完全可能有偏差，巴顿小姐意识到后者死死抓住她会使她俩同归于尽后，完全有可能采取使她的朋友失去知觉的行动。照那个西班牙妇女的说法，看上去就像是巴顿小姐故意……故意把她的朋友溺死。

"我再说一遍，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把这种胡言乱语放在心上，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查出死者的个人情况，艾米・达兰特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巴顿小姐和我一起清理她的遗物，发现了一个地址并按该地址写了封信去，可房东太太什么也不知道。艾米租下那间房子只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只在她搬进来的时候，房东太太见过她一面。这也许就是死者曾经说过的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了。房间里只有两件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大堆学校的照片。一箱子削价时买回来的物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证明其身份的私人物品。她告诉房东说，她的父母死在印度，那时她还很小，是一个当牧师的叔叔把她带大的，但她没说清楚是舅舅还是叔叔，因此无从查起。"

"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是让人觉得有些失望。总有那么些可爱的女人，性情骄傲，少言寡语，仅此而已。在她遗留在拉斯帕尔马斯的个人物品中有些照片，已经旧得

有些褪色，而且为了装进影集中已被裁剪过。因此没留下任何姓名。有一张还是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可能是她母亲，也许是祖母。

“巴顿小姐还提供了另外两条线索。在她之前，艾米还陪过另外两个人，有一个她实在想不起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她终于想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可查下来，这位女士现在正在国外，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给她去了封信，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了封信。我得说，信是来了，可帮不了什么忙。信中说，达兰特小姐曾经做过她的陪伴，很尽力，是个很迷人的女孩，她一点儿不了解她个人以及家庭的情况。

“到此为止，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都平谈无奇。只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安。一是没有任何人认识艾米·达兰特，另一件是那个西班牙女人讲的那些可怕的话。是的，我还得补充第三点，那就是当我刚弯下身去检查一动不动的艾米时，巴顿小姐朝渔民的小屋走去，她回过头来张望，脸上带着一种我只能称为极度焦虑、忐忑不安的表情，这种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当时，我也认为这很正常。她有那种表情是因为一场灾难落到了她朋友身上。然而，后来我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深厚的友情。不是悲痛，只是由于巴顿小姐喜欢艾米·达兰特，被她的死吓傻了，仅此而已。

“但为什么会有那种极度焦虑的表情呢？这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点儿也没有误读她的表情，我也不愿意往别处想，然而，一种答案在我脑子中形成：假设那个西班牙女人说的是事实，玛丽·巴顿果真冷血到故意淹死艾米·达兰

特。她成功地把她拉下水且装成救她的样子，她被救上了船，而她们所在的海滩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我们的出现是她不希望看到的——来了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英国医生。她知道有人比艾米·达兰特溺水的时间更长却被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救活的例子。但她得扮演好她的角色，把她的牺牲品单独留给我，她最后回过头来看一眼她朋友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可疑的焦虑。是不是怕艾米·达兰特会醒过来，说出真相？”

“噢！”珍妮·赫利尔说，“这下我觉得有些恐怖了。”

“这样一想，整个事情就有些可怕了，艾米·达兰特的身份更显得扑朔迷离。艾米·达兰特是谁？为什么这么个小人物，一个雇来的陪伴，要被其主人谋杀呢？她是几个月前才应聘来陪巴顿小姐的。玛丽·巴顿把她带到海外，在她们登岛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这种悲剧。她们俩都是有教养的，普普通通的，矜持的英国人。整个事件都非常离奇，我这样提醒自己，并让我的想象在空中驰骋。”

“你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赫利尔小姐问。

“亲爱的小姐，我能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我的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瞬间的印象上的，有可能只是我的想象。我惟一能做的，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是去寻找死者的亲人。当我再回到伦敦时，我去拜访了那位租房子给死者的房东太太，那次会面的结果我已经在前面跟你们说了。”

“然而你是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头的呀？”马普尔小姐说。

劳埃德大夫点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这么个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怎么会跟一桩罪恶的、凶残的杀人案连在一起呢？她在岛上的短短的时间里，我热情地尽可能地帮助她，协助她与西班牙当局周旋，总之，我尽到一位英国绅士的责任，在异国他乡帮助一位自己的同胞。然而，我想，她知道我怀疑她，并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住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

“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十天之后她才启程回国。这场灾难让她感到很难受，她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她本来打算在那儿过冬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朋友的死真的让她很难过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夫有些犹豫。

“从表面上看是不太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地说。

“她有没有，比如说，长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

“真奇怪，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想起来了，我想你是对的，她……是的……她的体重是有所增加。”

“太恐怖了，”珍妮·赫利尔说着，有些战栗，“这就像……就像是朋友的血养肥了她。”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可能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在她离开之前，她说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与此案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可能是她良知的苏醒，尽管时间较长，但最终她承认了她犯的罪行。

“在她离开加那利岛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到她那儿去，非常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当然告诉说，那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此

等等。这之后是一阵沉默，然后，她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她问，'不通法律自行解决是合法的吗？'

"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任何人都只能遵守它。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懂你意思。'

"'这很难说清楚，一个人可能会做出完全错误的事情，也许是犯罪，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做。'

"我冷冰冰地答道：'可能有些罪犯当时会有那种想法。'她立即缩了回去。

"'太可怕了，'她小声嘟哝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换了一种口气，问我能否给她一些能让她入睡的药片。'自从，'她有些犹豫，'自从那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直不能安稳地睡好。'

"'是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脑子里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什么？'

"'脑子里？你认为我脑子里该有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中带着怀疑和冷酷。

"她细想了一会儿之后说，'你是指对未来的忧虑还是对过去的焦愁。这两者中哪一个不能改变呢？'

"'两者都不能改变。'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无法挽回，焦虑又有何用？人不必沉溺于过去，毫无必要。'

"我给她开了些比较温和的安眠药，就告辞了。在我离

开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她刚说过的那些话，'你不能挽回……'是指人还是指物呢？

"这最后一次会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对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思想准备，我当然不希望发生什么事，如果一旦发生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你瞧，玛丽·巴顿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天良未泯的女人，而不是凶狠的悍妇，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也愿意遵从这些原则，只要她还相信原则，她就不会去弱化它们，从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猜想她定是开始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她的那些话是向我暗示一种深刻的良心上的反省。她后悔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那是一年中的旅游淡季。我想想，大概是在三月下旬，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报上说，一位住在那儿的一家小旅店的女士巴顿小姐，行为怪异，特别引人注意，一到晚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根本不让她周围的人安睡。有一天，她唤来了牧师，自称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他，她说她要认罪。等牧师来了，事情进行到一半，她突然站起来说，改天再谈。牧师认为这是轻度的精神不正常引起的。没有把她的悔过看得很认真。

"第二天，有人发现她失踪了，有一张字条留给了验尸官，上面写道：

'昨天我试图跟牧师坦白，招认一切，但被阻止了，她在冥冥之中不让我那么做。我只能用这种惟一的方式来赎罪，那就是以命抵命。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溺死于深海中——回到上帝那儿去。我原本相信我已受到审判，但现在

看来并非如此，我要是期望艾米原谅我的话，只有随她而去，任何人都与我的死无关——玛丽·巴顿。

“在附近一处僻静的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很显然她是在这儿换的衣服，然后义无反顾地向深海游去，当时的深海是很危险的，风大得能把人吹离海岸。

“尸体一直没找到，但人失踪到一定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死亡。她是一位富姐，有十万英镑的遗产，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笔遗产就自然留给了她最亲的亲属，在澳大利亚的表兄妹一家。报纸上还谨慎地提到发生在加那利岛的悲剧，是想说明达兰特小姐的死使她朋友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陪审团的最后裁决是：‘一时的精神错乱导致的自杀。’

“这场悲剧以艾米·达兰特和玛丽·巴顿的死而落下帷幕。”

好一阵的沉默之后，珍妮·赫利尔小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你不能在最精彩的地方打住了，继续讲呀。”

“不过，你看，赫利尔小姐，这不是故事连载，这是真实的生活。现实生活往往会在它选定的地方停下来。”

“但我不想它停下来，我想知道……”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了，赫利尔小姐。”亨利爵士解释说，“为什么玛丽·巴顿要杀害她的陪伴？这就是劳埃德大夫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噢，得了，”赫利尔小姐说，“她可能有许多理由要害她，我的意思是说——嗯，我也搞不清楚。死者也许让她烦

了，也许是嫉妒死者，虽然劳埃德大夫没提到过任何男人，但在那只救她上来的船上……大家都知道，人们对船以及对海上航行的各种说法。”

赫利尔小姐停了下来，因为说得太急而有些气喘。她的观众更多的是喜欢她那迷人的面孔，它显然要比里面的脑子优越得多。

“我有多种猜测，”班特里太太说，“但我只说一种，我想可能是巴顿小姐的父亲以毁掉艾米父亲为代价而聚集起了他的财富。因此，艾米决定报复。噢，不，完全弄反了，真讨厌，有钱的主人为什么要杀害一文不名的陪伴呢？啊，有了，巴顿小姐有个年轻的弟弟爱上了艾米·达兰特，示爱未果而开枪自杀。巴顿小姐等候时机，待艾米小姐家道败落后就雇了她，把她带到加那利岛，完成了她的报复计划，这推测怎么样？”

“妙极了，”亨利爵士说，“只是我们不知道巴顿小姐还有个弟弟。”

“我们只能推测她有个弟弟，”班特里太太说，“否则她就没有杀人动机，你说对吧，沃森？”

“没错，多莉，”她丈夫说，“但那只是一种猜测。”

“当然是猜测，”班特里太太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猜测，我们又没有什么线索，亲爱的，你接着讲，给我们讲讲你的猜测。”

“我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赫利尔的分析好像有点道理。她们肯定是为了某个男人而闹翻的。多莉，想想看，此人有可能是某个高教会的牧师，她们都给他做了件

长袍或者其他什么。他先穿了达兰特小姐给的那一件。根据这种思路推测，事情就有些头绪了，再想想她是怎么去找牧师的。在一位英俊的牧师面前，这些女人都会昏了头的，这方面的故事不绝于耳。”

“尽管只是猜测，”亨利爵士说，“我也尽可能地让它周密些。我们假设巴顿小姐精神上有问题，由精神错乱引起的案件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开始相信她有义务解除世上某些人的生命——也许是那些生来就不幸的女人。没有人知道达兰特小姐的过去，但是她确实有过去——不幸的过去。巴顿小姐知道了她的不幸，决定履行她的‘义务’。后来她的‘正义’行为开始让她不安，她甚至完全被这种悔恨淹没了。她的结局证明了她精神上的错乱。现在，马普尔小姐，你同意我的推测，对吗？”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说，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我认为最后结局说明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足智多谋的女人。”

珍妮·赫利尔发出一小声尖叫打断了马普尔小姐。

“哦！我真笨，我能再猜一次吗？这肯定是——敲诈，那陪伴想敲诈巴顿小姐。我只是不懂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很聪明地让自己也死掉。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啊哈！”亨利爵士说，“你瞧，马普尔小姐肯定会给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圣玛丽米德的类似的案子。”

“你老在嘲笑我，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责备地说道，“我得承认，这是让我想起了特路特太太，有三个老太太在不同的教区死去，她领了她们的养老金。”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行为。”亨利爵士说，“但我看不出来这对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有何帮助。”

“当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对你倒没什么，但对于一些很穷的家庭来说，养老金就是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的命根子。我知道，局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我想说的只是，之所以有这样的事发生，是因为一个老人看上去与另一个很相象而引起。”

“噢？”亨利爵士迷惑不解地说。

“我总是把事情越说越糊涂。我是说当劳埃德大夫一开始描述那两位女士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谁是谁，我想旅店里的人也分不清她们俩，当然了，一两天之后，大家都能分辨清楚，但刚好是第二天，其中的一个就死了。如果活着的那位说她是巴顿小姐，我想没人会提出异议的。”

“你认为……啊！我明白了。”亨利爵士一字一顿的说。

“只能这么想，亲爱的，班特里太太刚才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钱的雇主要杀害地位低下的的陪伴呢？事情该倒过来才是，我是说，只有这样才合理。”

“是吗？”亨利爵士说，“你真让我吃惊。”

“当然，”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她不得不穿上巴顿小姐的衣服，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有些紧。因此，一般人从表面上看她是长胖了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要提那样的问题的原因。男人们肯定认为这位女士长胖了，他们不会想到是衣服小了，这才是正确的解释。”

“但如果艾米·达兰特杀了巴顿小姐，她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班特里太太问，“她不可能永远欺蒙下去呀。”

"这个角色她只需要扮演一个月左右就行了。"马普尔小姐指出,"在此期间,我猜她定是到处旅行,远离那些认识她的人。我前面说过,年龄相仿的两人女人相貌上差别不会很大的。护照上的照片与真人的差异肯定没人注意,大家都知道护照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三月,她来康沃尔,开始装疯卖傻来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当人们在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看到她的最后的字条以后,不可能再去思考一些常识性的推论。"

"什么推论?"亨利爵士问。

"没有人淹死,"马普尔小姐坚决地说,"那是明摆着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不相干的东西分散注意力的话,包括那些反省、后悔的表演都是障眼法。根本就没人淹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你的意思是说……"班特里太太说,"你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悔恨,她……她根本就没死吗?"

"她还活着,"马普尔小姐说,"又一个特路特太太,她特别擅长障眼法,但她碰到了我这个对手。我一眼就看穿了那位悔恨交织的巴顿小姐。自己把自己淹死?要我猜呀,她定是去了澳大利亚。"

"太对了!马普尔小姐。"劳埃德大夫说,"没错,你是对的。事情总是在我的料想之外。要是我早知道你的这种结论,那么那天我在墨尔本所遇到事就不会令我吃惊了。"

"那就是你说的神奇的巧合?"

"是的,对于巴顿小姐或者是艾米·达兰特小姐——随你们怎么称呼她——来说,确实是够倒霉的了。有一段时

间，我在船上当医生，有一次船在墨尔本靠岸，我下船在岸上溜达，一眼就看到我认为已在康沃尔郡被淹死的那位女士。看到我，她肯定认为一切都完了，于是她采取了一项很冒险的行动——把我当成知己。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完全缺乏理性的人。她生活在一个九口之家，是家里的长女，一家人穷得叮当响。他们曾求助于英国的那位有钱的堂姐，遭到拒绝。为此，巴顿小姐与父亲大吵了一架。家里实在太缺钱了，因为最小的三个孩子体弱多病，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于是，艾米·巴顿决定施行她的谋杀计划。她启程前往英国，在船上当保育员以充作船费。她得到了给玛丽·巴顿小姐作陪伴的这份工作，改名为艾米·达兰特，并租了房子，往里放些东西以证明她的存在。淹死她堂姐的方案纯属即兴之作。接下来，她一直在等待现身的机会，她导演了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然后回到到澳大利亚。在这期间，她的家人作为巴顿小姐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了她的遗产。”

“一桩非常冒险且计划周密的犯罪。”亨利爵士说，“简直是天衣无缝，假如在加那利岛死亡的是玛丽·巴顿小姐的话，人们就会怀疑艾米·达兰特，那么她与死者的亲戚关系就会被查出来，但身份的交换以及‘双重死亡’有效地排除了人们的怀疑。是的，计划得太周到了。”

“她最后的下场怎样？”班特里太太问，“你是如何处置这件事的，劳埃德大夫？”

“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班特里太太。就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而言，我拿不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些事情，且具有说服力。然而，人死了不能复生，对不

对？于是，我与她一起去了她的家，看到她家的其他成员。真是一个可爱的家，弟妹们都敬重这位大姐，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他们的大姐会是杀人犯。她的认罪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知道，我也只好顺其自然。艾米·巴顿小姐在我们那次会面的六个月后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一直到最后都不感到内疚，认为她没错。”

“肯定内疚。”班特里太太说。

“希望如此。”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就从来都觉得心安理得。”

珍妮·赫利尔打了个哆嗦。

“这太……太可怕了，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是谁淹死了谁。这个叫特路特的太太怎么会与此事有关呢？”

“她与此案无关，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只是住在我们这儿的一个人，一个不太好的人。”

“噢！”珍妮说，“在村里，但没有什么事是发生在村里的呀？”她叹了口气，“我要是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的话，我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第九章　四个嫌疑犯

谈话的内容一直围绕着那些未被发现的和未受惩罚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轮流着发表自己的看法，班特里上校，他那胖胖的和蔼可亲的太太，珍妮·赫利尔，劳埃德大夫，还有年长的马普尔小姐，那位至今还没开腔的人正是大家都认为在这种场合下最有发言权的亨利·克利瑟林爵士，伦敦警察局的前任局长，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捻着他的胡子，确切点说是捋着他的胡子，似笑非笑，像是在想着什么有趣的东西。

"亨利爵士，"班特里太太终于开了口，"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我要向你表示抗议，是有许多的犯罪行为未受惩罚还是根本就没有？"

"你像是想起了报纸上的标题，班特里太太，'苏格兰场又一次失去了嗅迹，'随后是一系列未揭开的谜。"

"我想，这类案子毕竟是少数。"劳埃德大夫说。

"是的，正是如此。数百宗案子揭案，受罚的罪犯很少被传媒大事渲染，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所在，对吧？当我们在谈及未被发现的犯罪和未受惩罚的罪犯时，它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被发现的犯罪属于伦敦警察厅不知情的，也就是没人来报案的那一类。"

"我想，这类案子为数不会很多。"班特里太太说。

"是吗？"

"我认为，"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道，"数量不会少。"

这位可爱的老小姐，用她那种过时的语言，使她的结论听起来十分地肯定。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班特里上校说。

"明摆着的嘛。"马普尔小姐说，"大多数人都不够聪明，笨人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发现，但也有那么些聪明的人，除非你天生就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否则一想到他们可能干的事你就会浑身发抖。"

"是的，确实有很多人一点儿不笨。大多数的罪案被侦破都是因为一点点的拙笨，每一次罪犯们都对自己说，要不是出那么一丁点儿的差错，谁会知道呢？"

"这就很严重了，克利瑟林。"班特里上校说，"真正很严重。"

"是吗？"

"什么意思？当然是的，是很严重。"

"你们说未受惩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可能如此，但法

律之外还有因果报应，虽说散播罪孽的人终收恶果有些老生常谈，然而，依我之见，没什么比这更正确的了。”

“也许，也许吧，”班特里上校说，“但那并不能改变问题的严重性，呃……严重性。”他停了一下，有些接不上气来。

亨利·克利瑟林爵士笑了笑，说：

“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毫无疑问都跟你的想法一样，然而，你们知道吗？重要的不是谁有罪，而是那些无辜的人，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明白。”珍妮·赫利尔说。

“我理解，”马普尔小姐说，“当特伦特太太发现钱袋里少了两个半先令的时候，最值得怀疑的是每天都来打扫卫生的那个女人，阿瑟太太。特伦特一家自然认为是她拿了钱，但这家人很善良，阿瑟太太又有一大家人要供养，丈夫还酗酒。因此，他们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他们对她的态度与以往不一样了。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不再把房子交给她管理，这对她来说确实不正常，其他人也开始察觉到这种变化。突然有一天发现是家庭女教师干的，特伦特太太亲眼看见她溜进了房间，这纯属巧合，我把它叫做天意。我想亨利爵士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多数人只对谁偷了钱感兴趣，而最终被抓出来的往往是人们不曾想到的人，就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而那位视名誉为生存第一条件的阿瑟太太却什么也没干。你说的就是这意思，对吧？亨利爵士。”

“是的，你准确地诠解了我的意思。你提到的那位打杂女工还算走运，她的无辜终被认识，而有些人则不得不终承

受那些毫无依据的怀疑。”

“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某个案子，亨利爵士？”班特里太太马上问。

“我确实想起了一桩案子，班特里太太，一桩很悬的案子，我们都知道凶手是谁，就是找不到证据。”

“我猜用的是毒药，”珍妮喘着气，“不留任何痕迹。”

劳埃德大夫不停地动着，亨利爵士摇摇头。

“不，亲爱的小姐，不是那种美国南方印地安人神秘的毒剑，我倒希望如此。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要平常得多，平常得无法证明罪犯有罪。一个老人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脖子，这种不幸的事故每天都有发生。”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亨利爵士耸耸肩，“也许是有人从后面推他下去的，也许是楼梯间拴了一根绳子什么的，事后又仔细地把绳子收了起来。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这么说你认为那……那不是一次意外，对吧！可理由是什么呢？”大夫问。

“说来话长，但……是的，我们肯定那不是一场意外，我已经说了，根本无法让谁对此负责，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有四个人与此有牵连，其中只有一人有罪，另外三个则是无辜的，除非有朝一日真相大白于天下，否则的话，这三个人将一辈子生活在可怕的被人怀疑的阴影中。”

“我看，”班特里太太说，“你最好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亨利爵士继续道，“省掉开始那一段，因为那涉及到德国的一个秘密社会——黑手党，克莫拉[1]阵线之后的一个组织，人们通常把他们看成是与克莫拉类似的组织。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敲诈和从事恐怖活动。战后，好像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这样的组织，而且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无数的人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官方的打击行动收效不大，因为组织内的秘密防范很严，几乎无法找到敢于背叛的人。”

“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有关这一组织的情况，但在德国，人们都给吓呆了，然而，该组织最终还是土崩瓦解了，原因是由于一个人的不懈努力。此人就是罗森博士，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秘密工作者。他打人该组织，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并渗透到了他们的核心成员中，在捣毁这一组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果是他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最明智的办法是让他离开德国，至少得离开一段时间。于是，他来到英国，柏林方面给我们来了封信。我们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他的态度很平静，且安之若素，他知道等着他的会是什么。

“‘他们肯定能找到我，亨利爵士，’他说，‘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他身材魁梧，头脑清晰，声音低沉，只是那一点点喉音能让你判断出他的国籍。‘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已经无所谓了。我有准备，接受这差事本身就是冒险，任务已经完成，这一组织已无法再建立起来了，但组织中还有许多成

[1] 克莫拉：1820年前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一度发展成颇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后因从事诈骗、抢劫而被取缔。——译注。

员仍然消遥法外，他们会采取他们惟一的报复手段，那就是要我的命，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只希望时间拉长点。你也知道我正在收集编纂一些非常有趣的材料——我生命的结晶。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项工作。'

"他说得简单明了，语气间充满了庄严，我只有叹服的份儿，我告诉他说我们会严加防范的，然而他对我的话却不屑一顾。

"'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我的。'他重复道，'这天来临的时候，你用不着自责，我相信你已竭尽全力了。'

"随后，他谈了他的计划，这计划再简单不过了，他打算住在乡下不受打扰，继续他的工作。他选了萨默西特的一个小村子，叫金斯格纳顿，离那儿七英里外有个火车站，除此之外，它与世隔绝。他买下了一座迷人的房子，做了大量的改造之后，他非常满意地住了进去。同他一起住进这房子的人还有他的侄女格里塔，一位秘书，一个已忠心耿耿地跟了他近四十年的德国女佣，一个干外面杂活兼花匠的本地男人。"

"四个嫌疑犯。"劳埃德大夫轻声地说。

"完全正确，四个人都有嫌疑，这无须多言。过了五个月平静的生活之后，灾祸终于发生了。一天早晨，罗森博士从楼梯摔了下来，半小时后才被发现，发现时他已经断了气。事故发生的当时，格特鲁德太太正在厨房里，门关着，她什么也没听见，她是这么说的；弗罗莱因·格里塔正在花园里种某种鳞茎植物，这也是她自己说的；那个花匠多布斯正在花园中的小屋里喝着他的早茶，他是这么说的；秘书外出散

步去了，同样，也是他自己说的。没有人在出事现场，也没人能作对方不在现场的证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外面来的人是无法得手的，在像金斯格纳顿这样的小村子里，陌生人绝对要被发现。前后门都是锁着的，家里的每个人各自都有一套钥匙。因此，范围就缩小到这四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无可怀疑——格里塔，他亲哥哥的女儿；格特鲁德，四十年忠实的仆人；多布斯，一个从未离开过金斯格纳顿的人；还有查尔斯·坦普尔顿，那个秘书……"

"对了，"班特里上校说，"他有可能吗？在我脑子里，他是最值得怀疑的人，你了解他吗？"

"正是因为我了解他，才把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的，至少当时是这样的。"亨利爵士低沉地说，"查尔斯·坦普尔顿是我们的人。"

"哦！"班特里上校说，有些吃惊。

"是的，我要派人保护罗森博士，但又不能太惹眼，罗森也确实需要一位秘书，我让坦普尔顿去担任这一工作。他是位绅士，德语说得很流利，是一位很干练的人。"

"那么，你怀疑谁呢？"班特里太太迷惑不解地问，"每个人似乎都……都不可能。"

"是的，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你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弗罗莱因·格里塔是他的侄女，且非常可爱。但战争让我们无数次地看到兄妹之间、父子之间反目为仇的例子。那些可爱的弱女子的所作所为，你连想都不敢想，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格特鲁特，谁知道导致她与主人反目为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一场争吵。四十年的忠

诚积下的宿怨，那个阶层年纪大的妇女有时有着惊人的怨恨。多布斯呢？能不能因为他与这家里的人没有联系就把他排除在外？有钱能使鬼推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最容易接近且被收买。”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外面传来了某个口信或命令。否则怎么会有五个月的豁免？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只不过还没有完全肯定是不是罗森背叛了他们，他们一直等待着，直到排除所有可能疑点证明了他的背叛行为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于是他们给门下的卧底人员下了命令——‘杀’。”

“太险恶了！”珍妮·赫利尔说道，打了个寒颤。

“但这个密杀令是怎么进来的呢？我试图找到答案，那是惟一解决我的难题的希望，这四人中肯定有人以某种方式与外界有联系。我很了解他们的规矩，命令一来，就不能延缓，必须马上执行，这是黑手党的惯例。

“我开始做深入的调查。调查的方法你们可能会认为仔细得有些可笑。那天早上有谁到过那房子，我任何人也没放过，这儿是名单。”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信封，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

卖肉的　送一些羊颈肉来。经调查没问题。

杂货商的送货员　送来一袋玉米粉，两磅糖，一磅黄油，一磅咖啡。经调查，没问题。

邮递员　给弗罗莱因送来两份通知；格特鲁德的一封来自本地的信；罗森博士三封信，其中有

一封上盖的是外国的邮戳；两封坦普尔顿的信，其中有一封也是外国邮戳。

亨利爵士停了下来，从信封里抽出一扎文件。

“你们一定有兴趣亲眼看看这些东西，有关人员把他们交给了我，有些是从废纸篓里找到的。无须说，我已找专家鉴定过是否用了隐形墨水，如此等等。没有类似那种令人激动的事存在。”

大家围拢在一起看这些信。那两份通知来自一个苗木培养工和伦敦一家有名的毛皮公司。罗森的三封信有两份是账单，一份是本地购花木种子的，另一份是在伦敦购玩具的。那封外国邮戳的信这样写道：

亲爱的罗森：我刚从黑尔默思·斯帕思家回来。前几天我碰到了埃德加·杰克逊，他与阿莫斯·佩里刚从齐陶(Tsingtau)回来。说实话，我真有些嫉妒他们。我告诉他有关你的事。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要提防某个人，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尽管你不同意的看法。

乔治(Georgine)敬上

“坦普尔顿的两封信中有一封也是账单，你们已看到了，是他的裁缝寄来的。另一封是一位德国的朋友寄来的。”亨利爵士继续说，“不幸的是，他是在出去散步的时候拆开信的，看完后当即就把它撕碎扔掉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格

特鲁德的信。”

亲爱的斯沃茨太太：我希望你迫切能来参加礼拜五的联欢会。牧师说欢迎你来非常，一个人或者家人。你送我的火腿，好的非常，谢多了，希望你好好的。提醒你再次，星期五见。[1]

埃玛·格林

劳埃德觉得这信写得有些好笑，班特里太太也有同感。

“我认为这最后一封信可以排除在外。”劳埃德大夫说。

“我也这样想，”亨利爵士说，“但为防万一，我查证了是否有一个叫格林的太太和一次教堂联欢会。不得不仔细点。”

“我们的朋友马普尔小姐就经常这样讲，”劳埃德大夫笑着说，“你走神了，马普尔小姐，在想什么呢？”

“我真是不中用了，我一直感到纳闷，给罗森那封信里‘说实话’(Honesty)’中‘实’字的H为什么要大写？”

班特里太太接过话头。

“确实是的，哦！”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你们也许注意到这一点。”

“在那封落款是乔治的信中有某种警告的暗示，”班特里上校说，“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还注意到乔治是

[1] 注：因为写信的人文化不高，字里行间有许多语法错误。 ——译注。

在警告他提防某人，可这人是谁呢？”

“这封信是有些怪。”亨利爵士说，“据坦普尔顿讲，罗森博士早饭时打开的信，看完后，把信扔给桌那头的坦普尔顿说，他根本就连这小子的模样都不知道。”

“但不是什么小子，”珍妮·赫利尔说，“最后的落款是乔治娜(Georgina)呀！”

“不一定，也许是乔治伊(Georgey)，但看上去确实像是乔治娜，给我的印象反正是男人的笔迹。”劳埃德大夫说。

“瞧，这就有趣了。”班特里上校说，“罗森从桌子的这一头把信扔给了那一头的坦普尔顿，装着不知情的样子，是想看看这些人的表情，谁的表情呢？女人的？还是男人的？”

“或许就是想看看那厨娘的表情。”班特里太太说，“她那天早上说不定就在餐厅里侍候早餐呢，但我没搞懂的是……太怪了。”

她看着信皱起眉头。马普尔小姐坐在她旁边，伸出手与班特里太太一起拿着信在那儿轻声交谈。

“为什么坦普尔顿要把他的那封信撕掉呢？”珍妮·赫利尔小姐突然问，“好像……噢！我不知道……好像不太正常。他怎么会有从德国来的信呢？当然了，他不是怀疑对象，你前面已说过他是你们的人。”

“但亨利爵士并没说不能怀疑他。”马普尔小姐马上说，停止了与班特里太太的交谈，抬起头来，“他说了，有四个嫌疑犯，这里就包括了坦普尔顿先生，是这样吧，亨利爵士？”

“是的，马普尔小姐。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永远也不要说某人不值得怀疑。我刚才给你们说了这四人中只有三人可

能有罪，实际上这种想法靠不住。当时，我把坦普尔顿与其他三位区别对待，但通过反省我刚才说的那条规则后，我把他列入了嫌疑犯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警察队伍中，内部总有一定数量的叛逆者，尽管他们痛恨承认这一点。因此，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开始调查查尔斯·坦普尔顿。

“刚才赫利尔小姐提的问题，我也同样问过自己。这家里为什么唯独只有他不能出示那封信呢？还有，那封信的邮戳是德国的。他为什么会有从德国来的信呢？

“这最后一个问题确实有些天真。我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再简单不过了。他母亲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信是德国的表妹寄来的。这下，我了解到了以前我不知道的情况，查尔斯·坦普尔顿与德国人有联系。这使他上了嫌疑犯的名单，事实就是这样。他是我的人，一个我喜欢和信赖的小伙子。公正点讲，我得承认，他的嫌疑最大。”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不知道，不知道呀……十有八九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了。这不单是惩治一个罪犯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比惩治一个罪犯重要一百倍，这也许就此毁了一个正直青年的前程……只是因为怀疑，那种我不得不面对的怀疑。”

马普尔小姐咳了几声，轻声说道：

“那么，亨利爵士，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坦普尔顿干的，对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从理论上讲，四个人都同样有嫌疑，但事实上却有差别。比如说吧，多布斯，我也怀疑他，

他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当他的花匠，村里的人都认为罗森的死是场意外。格特鲁德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最多只会改变弗罗莱因·罗森对她的态度，就算是这样、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弗罗莱因·格里塔·罗森嘛……现在，我们到了案子的关键部分。格里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坦普尔顿又是位相貌英俊的小生。五个月来，他们一同被扔进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娱乐，不可避免地，双双堕入爱河。尽管他们口头上没说出来。

“之后灾难降临。在我返回伦敦后的头天还是第二天，离现在大约有三个月吧，格里塔·罗森来探望我。她正在处理她叔叔的种种后事，卖掉了房子，打算回德国。那时我已退休，她知道的，她来造访我完全是为了私事。一开始她有些闪烁其词，但后来还是和盘托了出来。她想听听我的看法。那封有德国邮戳且被坦普尔顿撕掉的信一次又一次地困扰着她。那信是否与此事无关呢？她要是知道就好了，这样也就能肯定他与此事是否有牵连。”

“看见了吗？与我的感受一样，想要相信，但可怕的潜在的怀疑把这种信任冲击到脑后，然而这种信任又顽强地存在着，我对她直言不讳，也请她跟我说实话，我问她是否真正地喜欢查尔斯，查尔斯也喜欢她。

“‘我想是的，’她说，‘哦，是的，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喜欢对方。我们在一起时是那样的快乐，每天都过得那么好。我们知道，我俩都知道，用不着急，来日方长，总有一天他会对我说他爱我，我也会告诉他我爱他。一切的一切，你猜都猜

得到，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之间出现了阴影，关系变得紧张。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他也有同感，我们彼此都对自己说，要是我能确定对方是无辜的就好了。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求你对我说：请你相信无论是谁杀了你叔叔，但决不会是查尔斯·坦普尔顿。说呀，哦！跟我说呀，求你，求你了！”

“真该死，”亨利爵士说着，嘭地一声往桌子上击了一拳，“我无法对她那么讲，他们会越来越疏远，他们彼此怀疑，这种怀疑像幽灵一样飘移在他们之间，永远也无法驱散。”

他倒在椅背上，脸色铁灰，十分的疲倦，沮丧地摇了摇头。

“我们已经无计可施……除非……”他重新坐了起来，一丝异想天开的微笑掠过他的脸，“除非马普尔小姐能帮我们，你不会拒绝吧，马普尔小姐？我有一种感觉，你肯定能从那封提到教堂联欢会的信中看出些名堂来的。这封信是否也让你想起了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这案子真相大白，你能帮帮这两个不幸的年轻人吗？他们是如此地渴望幸福。”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微笑下面是诚心诚意的求助，对这位柔弱的过时的老处女的心智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带着期望的目光看着她。

马普尔小姐咳了几声，理了理她的花边。

“这是让我想起了安妮·波尔特尼。”她承认，“当然了，那封信在我和班特里太太看来再清楚不过了，我不是指教堂联欢会的那封信，而是另一封。你们一直住在伦敦，从来

没做过园艺方面的活儿。亨利爵士，不知你是否注意到……"

"嗯？"亨利爵士说，"注意到什么？"

班特里太太拿出那份花种清单打开，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

"Dr. Helmuth Spath，一种极好的纯正的丁香花，花茎很长，尤其适于花园装饰和剪花，非常的漂亮。

"Edgar Jackson，一种花像菊花一样的漂亮植物，花呈砖红色。

"Amos Perry，花特别红，最好的装饰用花。

"Tsingtau　绝妙的桔红色花朵，花园花卉中最耀眼的植物，也是剪花的最佳品种。

"Honesty……"

"还记得这个词打头的字母是大写的吗？"马普尔小姐小声说道。

"Honesty，一种形态完美的花卉，有玫瑰色和各种白色。"

班特里太太丢下这张花卉目录，用强烈的口气说：

"Dahlias！"

"这些花名的首写字母拼起来就是'死亡(DEATH)'。"马普尔小姐解释说。

"但这封信是给罗森博士自己的呀！"亨利先生反驳道。

"这就是整个事件中最高明的部分。"马普尔小姐说，"警报正是在这里面，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里面全是他弄不懂的名字，他会怎么做？他只能把信递给他的秘书。"

“然后，总之……”

“噢，不，”马普尔小姐说，“不是秘书，你们想想，如果是秘书干的，我们永远也别想找到这封信，就冲这点也说明不是他干的。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留下来，而把另一封盖有德国邮戳的信撕掉呢？他的无辜是——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用这个词——毋庸置疑的。”

“那么是谁干的呢？”

“只有一种必然，就像世界上许多的必然一样，早餐时还有另外一个人，她必定——在那种情况下是很自然的事——伸手接过那封信。事情就是这样，还记得同一天她也同样收到一份苗木清单吗？”

“格里塔·罗森，”亨利爵士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她对我的探访……”

“先生们是永远也看不透这类事的，”马普尔小姐说，“而且恐怕他们常常会想我们这些老女人都是……都是猫。我们以我们的方式去观察问题，但事实就是如此：同一性别的人对自己的同类最为了解。我从来认为两性之间在理解上是有差异的，年轻的坦普尔顿对格里塔·罗森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他怀疑她，仅仅是通过直觉，且无法把这种怀疑掩藏起来。我认为那位女士探望你纯粹是出于恶意。她已经完全安全了，她特地来找你，是想把你的怀疑栽在坦普尔顿的头上，在她找你之前你也吃不准是不是他干的。”

“我肯定她没那么说……”亨利爵士说。

“先生们永远也看不透这些女人的小把戏的。”马普尔

小姐平静地说。

“那姑娘，”他顿了顿，“犯了谋杀罪，却没有遭到警方的逮捕。”

“不！不，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说，“她逃不掉的，你、我都坚信这一点。还记得你前面说过的话吗？不会的，格里塔·罗森逃不脱惩罚的。首先，她肯定结交了一帮可疑的人。这些人专门从事敲诈和恐怖活动，与他们为伍决不会有好下场，最后的结果会更悲惨。正如你所说，人最好不要起犯罪的念头。我们应该去关心那位无辜的坦普尔顿先生，我敢说他正准备跟他的德国表妹结婚呢。他把她给他的那封信撕掉了，这的确值得‘怀疑’，今天晚上我们一直都在用这个词，但在这儿的含义却完全不同。看起来他是怕另一个姑娘会看到或者问他要这封信看。我毫不怀疑他们之间是有段浪漫史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多布斯，我敢说，他与此事没多少联系，他惟一想的就是十一点钟的早茶。再说说那位可怜的老格特鲁特太太，她让我想起了安妮·波尔特尼，可怜的安妮，五十年的忠诚换来的却是怀疑她偷了兰姆小姐的遗嘱，尽管毫无依据，但那颗忠诚的心破碎了。她死后，在一个秘密的抽屉里的一个茶叶盒里发现了那份遗嘱，是兰姆太太为了安全起见，自己把它藏在那儿的，但这对安妮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正是为此，我才特别关心那位德国老太太，一个人老了以后，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比起坦普尔顿来，我更为同情她。坦普尔顿年轻漂亮，深得女人的青睐。你要给她写信的，对吧，亨利先生？告诉她，她的清白已得到证实，主人死了，

她会认为自己也是嫌疑犯。噢，再往下想，我会受不了的。”

“我一定给她写信，马普尔小姐。”亨利爵士说，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她，“你知道，我一直没完全了解你，你的外表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的外表，我得说，一定跟不上时代。”马普尔小姐说，“我从未离开过圣玛丽米德。”

“但你却解开了可以称得上是跨国的谜案。”亨利先生说，“我对你是心悦诚服。”

马普尔小姐脸有些红，但只维持了一小会儿。

“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受的是正统的教育。我姐姐和我有一位德国教师，她叫弗罗莱因，一位多愁善感的生灵。她教我们许多花的语汇，现在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很迷人。比如，黄色的郁金香代表没有希望的爱情，翠菊表示我因嫉妒而死于你的脚下等等。那封信的落款是乔治(Georgine)，用德语说则是 Dahlia。知道此词的含义，整个事情就清楚了。要是能想起这词的意思就好了，哎，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我这记忆力是大不如以前了。”

“不管它是什么，但肯定不是‘死亡’。”

“不是的，糟透了，不是吗，这世上有许许多多悲惨的事。”

“是这样的，”班特里太太说着，叹了口气，“所幸我们还有花，还有朋友。”

“你们注意到了吗？她把我们这些朋友排到了花的后面。”劳埃德大夫说。

“有个男人每晚都往剧院里给我送紫色的兰花。”珍妮

梦呓般地说道。

“这表示‘我等待你的恩宠。’”马普尔小姐兴高采烈地说。

亨利爵士发出一阵特别的咳嗽声，把头转向一边。

马普尔小姐突然大声说：

“想起来了，Dahlias 的意思是‘背信弃义，歪曲。’”

“太对了，”亨利爵士说，“一点没错。”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第十章 圣诞节谋杀案

“我抗议了。”亨利·克利瑟林先生轻轻地眨动双眼，看着在座的人说，班特里上校双腿伸得直直的，对着壁炉台皱着双眉，仿佛一位游行中懈怠的士兵。他太太正悄悄地扫视着刚寄来的一些球茎植物的目录。劳埃德大夫则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欣赏的目光盯着珍妮·赫利尔。这位漂亮的女演员却在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自己打磨得光光亮亮的粉红色指甲。只有那位年长的老处女马普尔小姐笔直地坐着，她那天生的蓝眼睛眨着与亨利先生的目光相遇，算是回应。

“抗议？”她低声说道。

“一个很严肃的抗议。我们一共六个人，男女各占一半，我要代表在座的这几位受压制的男性公民提出抗议。今晚我们共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三个男人分别讲的，我抗议女士们没有承担起她们应该完成的那一份。”

“哦!”班特里太太愤怒地说道,“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带着我们的智慧、我们倾听、判断,女性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不指望把我们自己置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

“绝妙的借口,”亨利爵士说,“但行不通,《一千零一夜》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因此,继续下去吧、山鲁佐德[1]。”

“你是指我吗?”班特里太太说,“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好讲的,我周围从未有过血腥事件或什么解不开的谜。”

“我并没有坚持非要讲什么血案,”亨利爵士接下她的话头说,“但我肯定你们三位女士中会有人能讲一个她认为最精彩的案子。好了,马普尔小姐,这次是讲‘发生在女佣身上奇怪的事故’还是‘母亲会之谜’呢?别让我们对圣玛丽米德失望。”

马普尔小姐摇摇头说:

“没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亨利爵士。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事常有,诸如前面我讲过的某某太太的袋装虾莫明其妙地不见了,如此等等,你不会感兴趣的,因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这些小事能映射出人的本性。”

“你已经教会我们重视人性了。”亨利爵士很认真地说。

“赫利尔小姐,你怎么样?”班特里上校问,“你肯定有一些有趣的经历。”

“是的,肯定有。”劳埃德大夫说。

“我吗?”珍妮说,“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讲发生在我身上

---

[1] 山鲁佐德: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以一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述有趣的故事而免于一死。——译注。

的事吗？"

"或者是你朋友的。"亨利爵士纠正道。

"哦！"珍妮有些含含糊糊，"我想没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说你们指的那类事。鲜花，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便条，但那些只是男人们的游戏，对吗？"她停住，陷入了沉思。

"我看我们还是听听有关虾的的传奇吧！"亨利爵士说，"请吧，马普尔小姐。"

"你真能说笑，亨利爵士，虾的事只是信口说说而已。但我倒是想起了一件往事——起码不是件小事，实际上是场悲剧，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卷了进去。我对自己做的事从不后悔，不，一点儿也不后悔，只可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圣玛丽米德。"

"这让我有些失望，"亨利爵士说，"但我会尽量接受的，我们都知道，你是靠得住的。"

他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度，使马普尔小姐感到有些脸红。

"但愿我能完整地讲述这故事。"她不无忧虑地说，"我担心讲得不连贯，人在离题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的，我很难记清每一个事件的先后顺序，如果我在叙述上出了什么问题的话，请大家包涵，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地不在圣玛丽米德，而是在一所水疗院里[1]。"

---

[1] 水疗院：hydro，指有水疗设备的旅馆、水疗所、水疗医院等等；此词的另一个意思是水上飞机。——译注。

"你是说发生在水上飞机上吗?"珍妮问,睁大了双眼。

"恐怕你搞错了,亲爱的。"班特里太太说,并给她解释这词的两种含义。这时她丈夫插了进来说:

"令人生厌的地方,糟透了。早上得早早地起床,喝那些不干净的水。老妪们坐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没完。上帝啊,我一想到……"

"得了,阿瑟,"班特里太太温和地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你最好。"

"是有许多老妇人坐在一起闲扯各种丑闻。"班特里上校咕哝道。

"没错,"马普尔小姐说,"我自己……"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上校叫道,一副慌乱的表情,"我压根儿不是指……"

马普尔小姐有些脸红,以一个很小的手势止住了他:

"但事实就是如此,班特里上校先生,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正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理理思绪,是的,就像你说的,她们聚在一起谈些绯闻,她们确实没少谈这类事情。大家都看不起她们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年轻人。我侄子,那位写书的,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曾经用更严厉的词句指责这种行为。说她们平白无故地夺去了人们的品德,简直太恶劣了,如此等等。但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年轻人肯停止批评,用脑去思考思考。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情况,关键在于这些闲扯中真实的部分有多少。如果他们作些认真的调查的话,我想,他们会发现这些闲扯十有八九倒是真的。让人真正恼火的正是这点。"

“令人鼓舞的猜测。”亨利爵士说。

“不，不是猜测，根本不是，是实践与经验的问题。我曾听说过有一个古埃及文物研究者，只要你给他一只那些奇妙的小甲虫，一摸一看他就能告诉你它是属于公元前哪一年的，或者是伯明翰的仿制品，他从来也说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就是能识别，他的一生都与这些东西打交道。

“我尽力要表达的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这些我侄子称之为‘多余的女人’们有着充裕的时间，她们最感兴趣的是人，在这方面，她们快成为‘专家’了。现在的年轻人用不着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受众多的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他们的头脑却简单得可怕。他们轻信，如果有人要去告诫他们，即便是轻言细语，他们也会对你说你的头脑已过时了，说这些老太太们聚集的地方像是一个洗涤槽。”

“那么，”亨利爵士说，“洗涤槽有什么不妥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有些激动。“在任何房子里，它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虽然不像卧室那么罗曼蒂克。我得承认，我是有些情绪，其他人也会这样的。那些不动脑筋的不加思索的评论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知道先生们对家务事毫无兴趣，但我还是得说说我那位侍女埃塞尔，一位外貌姣好、处处显得有礼貌的女孩。我一见到她，就知道她与安妮·韦布以及可怜的布鲁特的女孩是一类人，时机一到，对她来讲，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就都变成她的东西了。当月我就把她辞退了，给她写了封推荐信，说她诚实、庄重，但私下

我却警告老爱德华太太不要收留她。我侄子雷蒙德为此感到极大的愤慨，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可恶的事，是的，可恶。后来，她又找到艾什顿小姐那儿去，我觉得我没有义务提醒这位小姐。猜猜怎么着？所有内衣的花边都被剪了下来，两枚钻石胸针被拿走，而这位女仆趁黑夜离开了她家。此后，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

马普尔小姐停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道：

“你们会说，这与发生在凯斯顿斯帕水疗院的事毫不相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关系的。这正好能说明，为什么从我第一眼看到桑德斯，就知道他想摆脱她太太的原因。”

“噢？”亨利爵士说着，向前倾了倾身子。

马普尔小姐以一种平静的面容对着他。

“我刚说了，亨利爵士，我毫不怀疑他要甩掉她。桑德斯是个大块头，英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与周围的人都合得来。他妻子就不像他那么讨人喜欢了。我知道，他是要甩掉她的。”

“亲爱的马普尔小姐……”

“知道，知道，我侄子雷蒙德·韦斯特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捕风捉影。但我忘不了沃尔特·霍恩利，格林曼的老板，一天晚上在与太太回家的路上，太太掉进了河里，而他却拿了太太的人寿保险。时至今日，还有另外两个人没被收进法网。有一个与我生活在同一阶层，与太太一起到瑞士去避暑，他们想爬山，我警告那位太太不要去，这位可怜虫没有像平时那样冲我大喊大叫，只是笑笑，她认为像我这样的老古董会对她丈夫哈利产生这种想法，真是可笑。结果，

一场意外发生，哈利娶了另一个女人。然而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没有证据。”

“哦！马普尔小姐。”班特里太太叫道，“你该不会说……”

“亲爱的，这种事很平常，时有所闻。先生们是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尽管他们很坚强。把事情弄得看上去像是意外，就简单多了。我前面说过，第一眼看到桑德斯先生，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事情发生在电车上，车内很挤，我不得不到上层去，我们三个人都站起来正准备下车时，桑德斯先生没站稳，正好倒向他太太，她头朝下地倒向楼梯，幸亏售票员年轻力壮及时抓住了她。”

“这肯定是意外。”

“当然是意外，没有比这看上去更像意外的了，但桑德斯曾跟我说过，他在商船上供过职，别跟我说，他这种在颠簸倾斜的船上都不会失去平衡的人，会在连我这老太婆都站得住的电车上站不稳。”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会认为这是你的想象，马普尔小姐，有虚构的成份。”

这位老姑娘点点头。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之后有一天，在过马路时发生的一次意外使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现在，我来问你，我该怎么做，亨利爵士？有一位心满意足，幸福的已婚妇女马上就会被谋杀。”

“亲爱的女士，你真让我吃惊。”

“那是因为，像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你没有面对现实。

你宁可认为它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我当时真是束手无策，既不能到警察局去报案，也不能去警告那女人，那是无用的。我看得出来，她倾心于她丈夫。我只能尽量去收集有关他们俩的情况。俗话说，在火边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做针钱活的。桑德斯太太（她叫格拉迪斯），不太愿意与人交谈，他们好像刚结婚不久，说是他将会得到一笔遗产。但那时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拮据，实际上，他们是在靠她那点可怜的工资过日子。她抱怨她根本碰不到家里的经济，好像什么地方有个什么人在控制着一切似的，我后来发现，那些属于她的钱已被她用遗嘱的形式留给了别人。就在他们结婚的同时，他们就分别立了份对对方有利的遗嘱，非常感人。当然了，要想让一个花花公子回头，那是每天都要背负的重任。实际上当时他们很需要钱。他们住在顶楼，与仆人的房间在一起，一旦失火是很危险的。如果真有火灾发生的话，紧急通道就在他们窗户外面。我很小心地问她，房间外是否有阳台，那是危险的所在。阳台上，只需轻轻一推。

"我要她保证不到阳台上去。我说这是梦的启示，她牢牢地记住了，有时候迷信很能起作用。她是位漂亮的姑娘，脸色有些苍白，未束的鬈发齐肩长。但她非常地轻信，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她丈夫。有一两次，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怪兮兮的。他可不是那种容易哄骗的人，他知道那天我也在电车上。

"我很担心，非常地担心，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抓住他的尾巴。在疗养院我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只消暗示他，我对他有怀疑就能办到，但那最多也只能推迟他的计划而已。不

能让他那么做,我开始相信只有警方才能阻止得了。无论如何得给他设个陷阱,如果我能按我选定的方式引诱他去杀人的话,他的面具就会给撕下来。那么她就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这对她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你真让我惊讶,"劳埃德大夫说,"你用的什么妙计?"

"别急,我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马普尔小姐说,"但那男人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他不再等了。他吃准我已起疑心,在我还没有完全搞定之前,他就动了手。他知道搞成一次意外会受到我的怀疑。因此,他把计划改成了一次谋杀。"

大家都有些透不过气来,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倔强地紧咬双唇。

"恐怕我讲得有些乱。我该告诉你们发生的事。我一直都感到痛心,我本来可以阻止它发生的。但上帝知道,我是尽了力的。"

"空气中充塞着一种我认为是怪异的恐惧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一种不祥的预兆。我得先说说乔治,那个门厅行李搬运工。他在疗养院已有些年头了,认识每一个人。他开始是得了气管炎,后来发展成了肺炎,最后在得病的第四天死了。每个人都遭到了打击。那会儿离圣诞节只有四天。后来又是一位女士,一位好姑娘,患上了败血症,二十四小时内就死了。

"我与特罗洛普小姐和老卡彭特太太坐在休息厅里,卡彭特太太信神信鬼的,对此津津乐道。"

"'记住我的话,'她说,'这还不算完,有句俗话说,祸不

单行。我不止一次地验证过，还会有人要死的，你们不用怀疑，而且时间不会太长，肯定还会有第三个人要死的，祸不单行啊！’

“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点点头，把编织针弄得卡嗒卡嗒直响。我一抬头刚好看见桑德斯就站在门口，有那么一会儿他有些出神，脸上的表情再清楚不过了，到死的那天我也会认为是卡彭特太太那些恐怖的话钻进了他的脑子里，我看得出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我能给各位女士捎些圣诞节用品回来吗？’他问，‘我这就去凯斯顿。’他带着他那可亲的笑容走进来说。

“他在我们中间滞留了一两分钟，谈笑风生，然后离开了我们。我说过，我一直很担心，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

“‘有人知道桑德斯太太在哪儿吗？’

“特罗洛普太太去了她朋友那儿，莫蒂默一家打牌去了。我的脑子暂时松了下来，但我仍感到忧心忡忡，拿不准该做些什么。大约半小时后，我走回我的房间，碰到科尔斯大夫，他是我的医生，我上楼时他刚好下楼，我正想跟他谈谈我的风湿病，于是我请他到我的房间。他跟我提到了可怜的玛丽姑娘的死，经理不愿意这件事张扬出去，医生也让我别说出去。我当然没告诉他，玛丽断气后的个把小时里，我们谈话的内容全是有关玛丽的。这类事情是包不住的。一个像他那样有经验的人应该明白这一点，但大夫是位单纯的，毫无疑心的人，他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一分钟后，他的这种轻信引起我的警觉。他说他正要走的时候，桑德斯先生让他去看看他太太，她好像刚觉得有些不舒服，像是消化不

良等等。

"可就在当天，桑德斯太太还对我说她的消化系统很好，她还要为此感谢上帝呢。

"看见了吗？我对这个男人的怀疑顿时增加了一百倍，他正在为某种行动铺路。什么行动呢？在我还没决定是否要跟大夫讲我的想法时，他就离开了我的房间。就算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刚跨出房门，这位桑德斯正好从楼上下来，一副外出的打扮，再次问我是否需要他从城里给我带点什么回来。我能做的仅仅是跟他客套一番。我径直走到休息室，要了杯茶。我记得当时是五点半钟。

"现在我想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讲得清楚些。我在休息室里一直呆到七点差一刻。这时候，桑德斯先生走了进来，有两位男士与他一起，三个人步履轻快。桑德斯撂下他的朋友，向我和特罗洛普太太坐的地方走来，说他给他太太买了件圣诞礼物，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买的是一个配晚礼服用的包。

"'瞧！女士们'他说，'我只是个粗莽的水手，这类东西我是一窍不通。我让他们送来三个供我挑选，我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乐意效劳。他问能否劳驾我们上楼去，如果他把东西拿下来的话，怕他太太有可能会撞上。这样，我们就跟他上了楼。随后发生的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至今我仍然觉得我的小手指在隐隐作痛。

"桑德斯先生打开卧室的门，亮了灯，不知道谁先看见了……

“桑德斯太太倒在地上，头朝下，命归黄泉。

“我最先向她奔过去，跪下，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她的脉，但已经没用了，她的胳膊已冰凉发直。在紧挨着头的地方是一只填满了沙的袜子——把她击倒的凶器，特罗洛普小姐，那个糊涂虫，只知道靠着门，一遍一遍地呻吟着。桑德斯大叫‘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冲向她。我不让他碰她，当时我就能肯定是他干的。他一准是想把什么东西拿走或者藏起来。

“‘别碰，什么也不许碰，’我说，‘桑德斯先生，请镇静点。特罗洛普小姐，请到楼下把经理找来。’

“我留在屋里，跪在尸体旁，我不能让桑德斯单独与她在一起，但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他在表演的话，他确实演得很好。他看上去是那样的茫然，迷惑，完全给吓傻了。

“不一会儿，经理就来到了现场。他迅速地把房间查了一遍。然后把我们都赶了出来，锁上门。他自己拿着钥匙，然后，他去给警察打电话。我们好像是等了一个世纪，警察都还没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电话线路出了问题，经理不得不派一个信使去警察局。疗养院离城很远，在荒野的边上。卡彭特太太很仔细地向我们打听情况，‘祸不单行’的预言这么快就应验令她特别地得意。有人说桑德斯漫无目的地向疗养院的花园走去，双手抱着头呻吟着，展示着他的悲痛。

“最后，警察终于来了，与经理、桑德斯先生一起上了楼。稍后，他们让我也上去。我上了楼，警督正坐在桌子旁边写着什么。他是一位看上去很聪明的人，我喜欢他。

"'简·马普尔小姐吗?'他问。

"'是的。'

"'我听说,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你在现场。'

"我说当时我是在现场,并给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想这可怜的人在跟桑德斯以及艾米莉·特罗洛普谈话之后陷人了一团雾水中。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了一位能有条有理地回答他问题的人了。母亲曾教导我说,一个有教养的女人应时时能在公众场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尽管私下里她也作些让步。"

"一个令人钦佩的格言。"亨利爵士低声说。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完之后。警督说:

"'谢谢你,女士,我得请你再看看尸体,她是否还在原来的地方,是否被动过,与你第一眼看到的位置一样吗?'

"我跟他解释说,我没让桑德斯动尸体,他点头表示我做得对。

"'桑德斯先生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说。

"'看上去是的。'我答道。

"我认为我并没有强调'看上去'这几个字,但警督仍用一种尖利的目光看着我。

"'那么我们能肯定尸体就在它原先的位置,没被动过啰?'他说。

"'除了帽子外。'我答道。

"警督机警地抬起头来。

"'你什么意思?那帽子怎么了?'

"我告诉他,那帽子原本是在格拉迪斯头上的,可现在

却落在她头边上。我原以为是警察搞的，然而警督断然肯定不是他们干的，他们没动过任何东西，他皱着眉，看着面朝下的尸体。格拉迪斯穿着出门的衣服，一件深红色的有毛领的花呢外套，那顶红色的廉价毡帽静静地躺在她边上。

“警督一声不吭地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眉头紧蹙，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能否记起，女士，死者耳朵上是否有耳环，或者死者生前有戴耳环的习惯?’

“幸亏我有仔细观察事物的习惯，我记得有一对珍珠在帽沿下面熠熠闪光，我当时虽然没有特别注意这对耳环，但我能给你肯定的答复。

“‘这就对了。这位女士的珠宝盒被打劫，我知道，她并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手指上戴的戒指被摘了下来。凶手准是忘了耳环，所以在谋杀被发现后返回来摘走了耳环，一个冷血的家伙。噢!‘也许……’他环顾四周，然后缓缓地说：‘他也许就藏在这个房间里，一直都在房间里。’

“我不同意他下的这种结论，我跟他解释说，我亲自查看过床底下，经理也打开衣橱看过，除了这两处外这房间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藏身。衣橱中间装帽子的小柜子倒是锁着的，但那只是一些浅浅的隔板，是没办法藏人的。

“我在陈述这些看法的时候，警督不住地点头。

“‘我同意你的看法，女士。我前面说过他一准折回来，一个非常冷血的家伙。’

“‘但经理锁上了门，且把钥匙攥在了手里。’

“‘那说明不了什么，阳台和防火通道是小偷出入的捷

径。可能你们的闯入逼迫他从窗户那儿溜走。等你们都离开之后，他又重新返回来继续他的勾当。'

"'你能肯定是小偷所为吗？'我说。

"他毫无表情地说：

"'看上去像是的，不是吗？'

"他的那种口气让我觉得宽慰。我觉得他还没有把桑德斯只是当作丧妻的鳏夫。

"我承认，我是有些像我的邻居们，那些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固执己见'[1]。我知道这个叫桑德斯的男人盼他的妻子死，我只是没想到事情会让我刚好碰上，真是一种奇怪的巧合。我对桑德斯的判断绝对不会错的，那人是个恶棍，他装出来的那虚伪的悲伤一刻也没有骗过我的眼睛，我仍记得当时的感觉，他吃惊、迷惑，演得很像，好像一切都是真情的流露，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与警督交谈之后，一个奇怪的念头爬上我的脑际：如果这可怕的事是桑德斯干的，我想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能使他返回出事现场，取走他妻子的耳环？这可不是明智之举，而桑德斯是那种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觉得他危险。"

马普尔小姐的眼光逐一扫过她的听众。

"也许，你们都猜得出我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是如此地相信我的判断，正是这种固执，使我对其他一切都视而不见，但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事实证明不是桑德斯干的……"

---

[1] 此处原文为法文：idée fix 。—— 译注。

班特里发出一声惊诧的喘息，马普尔小姐转向她说：

"我知道，亲爱的，我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结果就不是你所希望的，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事实证明某人错了，那他就得承认并从头开始。在我心里，凶手就是桑德斯，无论怎样也动摇不了我的看法。

"我想，现在大家都想听听事实是怎么说话的，对吧？桑德斯太太整个下午都在与朋友，其中包括莫蒂默夫妇一起打牌。大约在六点一刻左右她离开了他们。从她朋友的家到疗养院要走一刻钟，如果走得快点的话还用不了一刻钟。她六点半钟准能到达疗养院。没人看见她进来，所以她可能是从侧门直接回到她房间的，她换了衣服，她穿着去打牌的那件浅黄褐色的外套和裙子就挂在衣橱里。当她被击倒的时候，很显然，她正准备外出。他们说，她根本不知道是谁把她击倒的。那沙袋确实是一件很有效的武器。由此看来，凶手好像就藏在房间里，也许是在哪一个她没开的大衣橱里。

"现在来看看桑德斯的行踪。如我前面所说，他是五点半钟或许稍迟一些出去的，在几家商店买了些东西。大约六点钟左右，他进了'格兰德斯帕'旅馆，在那儿他邂逅两个朋友，就是后来与他一起回到疗养院的那两个人。他们一起玩了台球，喝了威士忌加苏打。这两个人一个叫希契科克，另一个叫斯彭德，那天下午六点以后他们一直在一起，他们一起回到疗养院。之后，他离开他们走向我和特罗洛普小姐，那时是七点差一刻，这时候，她妻子已经死了。

"我亲自跟他的这两位朋友谈过。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举止粗鲁缺乏教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说的全是真

话，他们说那天桑德斯没有离开过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要提出来讲一下，那就是在玩牌的过程中，有电话找桑德斯太太，一个叫利特尔沃思的人想跟她通话，听完电话之后，似乎有什么事让她又兴奋又激动，打牌时出了一两次不该出的错，而且她还提早离开了，他们原本计划多玩几局的。

“问到桑德斯先生他是否知道他太太有个叫利特尔沃思的朋友时，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在我看来，那正好印证了他太太的心态，她也不知道这个叫利特尔沃思的人是谁。听完电话之后，她的脸上微微泛红，带有一种藏不住的笑意。因此，不管是谁打的电话，他肯定没有说出他的真姓实名，对吗？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问题，把此案看作一般的偷盗案有些站不住脚。而另一种推论是，桑德斯太太准备外出去会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是从防火通道先进了她的房间？他们是不是吵了架？或许就是他无情无义地将她杀害了？”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

“那么，”亨利爵士说，“答案是什么呢？”

“我想，你们中间有人能猜到的。”

“我不善猜谜，”班特里太太说，“有那么充分的证据证明桑德斯不在现场真是可惜，只不过你都相信了，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珍妮·赫利尔晃动着她漂亮的脑袋问：

“为什么那个装帽子的柜子是锁上的呢？”

“亲爱的，你真聪明。”马普尔小姐高兴地说，“我也感到

纳闷，但答案很简单，里面是一双绣花拖鞋和一盒手绢，是那可怜的姑娘给她丈夫的圣诞礼物，是她亲手绣的，这就是她把柜子锁起来的原因，在她手袋里找到了钥匙。”

“哦！”珍妮说，“那么，这没什么意义了。”

“并非如此，”马普尔小姐说，“这是惟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正是这一点让凶手露出了马脚。”

每个人都盯着这位老小姐。

“我两天都没弄明白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我想呀想呀，忽然一切都清楚了。我立即去找警督，请他做个试验，他同意了。”

“你让他试什么呢？”

“我请他把地上的帽子戴到死者的头上看看是否能戴上，当然戴不上去，那不是她的帽子。”

班特里太太睁圆了双眼。

“但一开始的时候是戴在她头上的，对吧？”

“后来不在她头上……”

马普尔小姐稍作停顿，让她的话深入到其他人的脑子里，然后继续说：

“我们一直都认为躺在那儿的那具尸首就是格拉迪斯·桑德斯，谁都没去看她的脸，她脸朝下，还记得吗？那帽子又把头和脸都盖住了。”

“但她是被杀了呀？”

“是的，那是后来的事了。在我们给警察打电话的时候，格拉迪斯·桑德斯还活得好好的。”

“你是说，有人扮成她吗？但当你碰她的时候……”

“是具死尸，一点不错。”马普尔小姐平静地说。

“活见鬼，”班特里上校说，“不太可能随处找到尸首的。他们怎么处理……处理第一具尸体的呢？”

“把她搬回去，”马普尔小姐说，“这是个该死的主意，但确实绝妙透顶，我们在休息厅的谈话使他萌生了这个计划。为什么不利用那可怜的女仆玛丽的尸体呢？还记得桑德斯夫妇的房间在顶楼，与仆人们的房间在一起吗？玛丽的房间离他们的房间只有两个门。殡仪员要天黑以后才能到，他把时间都计算好了。他沿着阳台把尸体搬过来，五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给她穿上她妻子的衣服，在外面再套上那件对她来说太大的红外套。之后，他发现他太太装帽子的柜子锁着的。他惟一能做的只能是找一顶玛丽自己的帽子，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的，他把沙袋放在她边上，然后离开房间，出去的时候，让我们都看见，以证明案发时他不在现场。

“他给他太太打电话，称自己是利特尔沃思，我不知道他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前面说过，她是个轻信的姑娘，他让她提早离开牌局。但并没有直接回到疗养院，而是约她七点钟在防火通道附近的花园与他见面，他也许跟她说，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与他的朋友一起回到疗养院，设计让我和特罗洛普小姐与他一起发现谋杀，他曾装着试图要把尸体翻过来，当然会遭到我的阻拦。然后是派人去找警察，他则摇摇晃晃地向疗养院的花园走去。

“没有人问他尸体被发现后他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在花园里与妻子碰了头。叫她从防火通道上走，他们一起

回到他的房间。也许他跟她谈过屋里有具尸体的事，她俯下身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立即拾起沙袋向她猛击下去……噢，上帝啊！即使是现在想起来，也让我恶心。然后他飞快地把她的衣服和裙子脱下来。挂在衣橱里，再从另一具尸体上脱下衣服，给她穿上。

“但帽子戴不上去，玛丽的头发短，而格拉迪斯，我前面说过，有一头齐肩的长鬈发。他不得不把帽子放在尸体边上，希望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再把玛丽的尸体搬回她自己的房里去，再次把一切弄好。”

“这真有点难以置信。”劳埃德大夫说，“警察有可能很快就会到的。”

“还记得线路坏了这回事吗？”马普尔小姐说，“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能让警察马上就赶到现场，况且警察来了之后，先到经理办公室去与经理谈了一会儿，然后才到楼上去的，这是最糟糕的，本来完全有机会，有人会觉察到一具死了二小时的尸体与一具刚死半小时的尸体的差别的。然而，警督却指望能从首先发现尸体的外行人那儿找到线索。”

劳埃德大夫点了点头说：

“凶杀应该是在七点差一刻左右进行的，我推测应该是七点或者是七点过几分的时候，警察就赶到了。法医验尸的时间最早也是七点半钟，他也许就无法察觉了。”

“我应该是知情人，”马普尔小姐说，“我在摸那可怜的姑娘的脉搏时，它是冰凉的，而后来，警督却说凶案就发生在他们来之前不久，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我认为你发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马普尔小姐。这案子是我在任之前的事了，我还从未听人说起过，后来怎样了？”

“桑德斯被处以绞刑。”马普尔小姐说得很干脆，“案子破得很漂亮，我从不后悔我参与了把这恶棍送上断头台的行动。我丝毫也没有当今人们对死刑的那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她绷紧的脸舒展开来。

“我经常为未能挽救那姑娘的生命深感内疚。但谁会愿意听一位老太太匆匆做出的结论呢？哎！谁知道呢？也许在她活得快活的时候死去，比幻象破灭后艰难地打发日子更好些。那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她爱那恶魔，相信他，她从来也没看破他的真面目。”

“那么，”珍妮·赫利尔说，“她一直过得开心，很开心啰？我希望……”她没往下说。

马普尔小姐看着这位著名的、漂亮的、成功的珍妮·赫利尔，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亲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温柔，“我知道。”

第十一章 死亡草

"那么,班太太。"亨利·克利瑟林爵士带着鼓励的语气说。

女主人班特里太太用一种冷冷的责备的眼光看着他。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叫我班太太,这有欠尊重。"

"那么叫你山鲁佐德吧。"

"我也不是什么山……管它叫什么。我从来就不能完整地讲完一个故事,如果你不信的话,问阿瑟好了。"

"你善于陈述事实,多莉,"班特里上校说,"但你不善于对故事情节加以渲染。"

"就是。"班特里太太说,随手翻着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的那些球茎植物目录。"我一直都在听你们讲,但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她也说,你惊叹,他们思考。每个人都参与了,但我却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这样,再说,我也

没什么故事好讲。”

“我们不信，班特里太太。”劳埃德大夫说着，带着嘲笑和不信任摇着他那灰色的脑袋。

马普尔老小姐用她那柔和的声音说：“亲爱的，肯定……”

班特里太太仍然固执地摇着头。

“你们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平淡，成天就是仆人们怎么了，找一个帮厨有多困难啦，去城里买衣服，去看牙医，去参加阿斯科特赛马会[1]啦，阿瑟最恨的，然后就是花园……”

“啊！”劳埃德大夫说，“对了，花园，我们都知道你热衷此道，班特里太太。”

“有一个花园一定很不错。”珍妮·赫利尔，那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说，“是的，如果不用侍弄那些泥土，搞得满手都是泥的话。我非常喜欢花。”

“花园。”亨利爵士说，“你能从这儿开始吗？来吧，班太太，那些有毒的球茎，那些致命的黄水仙、死亡草！”

“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是难得。”班特里太太说。

“你倒是提醒了我。阿瑟，还记得发生在罗德哈姆庄园的那件事吗？老安布罗斯·伯西，还记得当时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举止优雅的可爱老头吗？”

“是吗？噢……当然记得，是的，那件事是有些不可思议。继续，多莉。”

“最好还是你来讲，亲爱的。”

[1] 阿斯科特赛马会：一年一度在英国伯克郡阿斯科特举行。——译注。

“胡扯！继续，你得靠自己，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班特里太太深深地吸了口气，双手交叉着握在一起，满脸苦不堪言的表情，然后用一种急促流利的语调说：

“好吧，真的没有太多的要讲。死亡草，那是强加给我的名词，我自己管它叫洋苏叶、洋葱。”

“洋苏叶、洋葱？”劳埃德大夫问。

班特里太太点点头。

“事情就是因此而起，”她解释说，“我，阿瑟还有安布罗斯·伯西一起都在克洛德哈姆庄园。一天，错把毛地黄的叶子与洋苏叶混在一起拣了回去，那天晚餐吃的鸭，是以这些叶子作辅料烹制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而可怜的姑娘——一个受安布罗斯监护的女孩，不幸死亡。”

她不响了。

“哎，”马普尔小姐说，“真是场灾难。”

“谁说不是呢！”

“那么，”亨利爵士说，“后来呢？”

“没有什么后来。”班特里太太说，“就这些。”

每个人都感到堵得慌，虽然事先都有思想准备，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就这么几句话就结束了。

“不过，亲爱的女士，”亨利爵士抗辩道，“不可能就此结束的。你牵扯进去的是一场悲剧，不是一般的家事。”

“有是有，”班特里太太说，“然而，一旦我告诉了你们，你们不是什么都知道了？”

她用挑战的眼光看着大家，不无抱怨地说：

“跟你们说我不会添枝加叶，不会烘托故事，你们偏不

信。”

“得，得，”亨利爵士说着，离开椅子站了起来，扶了扶眼镜，“你还真是山鲁佐德，这倒是很新鲜。现在我们的智慧受到了挑战。难说你不是存心的，为了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就此看来，我们要来几轮轻松的‘二十个问题’游戏了。我想，马普尔小姐，你先开始怎么样？”

“我想知道一些有关那厨娘的情况。”马普尔小姐说，“她准是个笨女人，要不就是非常的没有经验。”

“她确实很笨，”班特里太太说，“事后她大哭了一场，说那些叶子拣来后送给她，告诉她说是洋苏叶，她怎么知道呢？”

“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人，”马普尔小姐说，“她年纪不小，我敢说她是一个好厨娘。”

“啊！太对了。”班特里太太说。

“现在轮到你了，赫利尔小姐。”亨利爵士说。

“哦……你是说提个问题吗？”珍妮想了一会儿，最后丧气地说，“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她那漂亮的眼睛恳求似的看着亨利爵士。

“为什么不从出场人员上去想想呢？赫利尔小姐。”他笑着提议道。

珍妮依然迷惑不解。

“以人物出场的先后顺序。”亨利先生有礼貌地说。

“啊，是的，”珍妮说，“是个好主意。”

班特里太太开始轻快地报出出场人员名单。

“安布罗斯爵士；西尔维亚・基恩，那个死去的姑娘；莫

德·韦，西尔维亚的朋友，与她一起住在庄园。她是那种长得难看的黑姑娘，她们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的存在，我不知道她们是怎样做到的；柯尔先生，他是来跟安布罗斯讨论书的，一些善本书，用拉丁文写的古老而神奇的书，都是些发霉的东西；杰里·洛里默，一个邻居，他的庄园弗尔利斯与安布罗斯家的庄园毗连；最后是卡彭特太太，属于那种已到中年的猫咪，她们时时都在尽力找一个舒适的窝，是西尔维亚·基恩的死党[1]。"

"如果轮到我的话，"亨利爵士说，"我想也该轮到我了，因为我就坐在赫利尔小姐旁边。我想知道更多的细节。描述描述他们的样子，班特里太太，把前面讲的这些人的形象大致描述一下。"

"哦！"班特里太太有些犹豫。

"安布罗斯，"亨利爵士说，"从他开始，他长什么样？"

"啊！他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老先生，事实上，他并不老，我想，至多六十岁，但他身体很不好，心脏有毛病，不能自己上楼，因此，家里安装了电梯，这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举止优雅，用修养很好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你从不会见他发脾气或者心烦意乱。有一头漂亮的银丝和一副有磁性的嗓音。"

"很好，"亨利爵士说，"我已经看到了安布罗斯爵士。现在来谈谈西尔维亚姑娘，你说她姓什么？"

"西尔维亚·基恩，一位十分可爱引人垂怜的姑娘，金

[1] 法文：dame de compagine。——译注。

色的头发，漂亮的皮肤，谈不上聪明，实际上有点笨。”

“噢，得了，多莉。”他丈夫抗议道。

“阿瑟当然不这么认为了。”班特里太太干巴巴地说，“但她就是笨嘛，她从来就说不出中听的话来。”

“她是我见过的造物主最精致的杰作之一。”班特里上校热情地说，“瞧她打网球的样子有多可爱，太迷人了。她满肚子的花花肠子，尽是些让人乐不可支的小把戏，与她在一起真是愉快。我打赌，小伙子们都是这么想的。”

“你错就错在这里，”班特里太太说，“这样的女孩子对现在的年轻小伙子来说，毫无吸引力。只有像你这样的老朽才成天坐在那儿对年轻姑娘们品头论足。”

“年轻不见得就好，”珍妮说，“你不得不应付SA。”

“什么？”马普尔小姐问，“SA？”

“性要求。”珍妮说。

“啊，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们那会儿人们把这叫做‘秋水云雨’。”

“很有诗意。”亨利爵士说，“你所说的那位‘死党’我想是一位不错的‘猫’吧，班特里太太？”

“你知道我并不是指真的猫，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大块头的软软白白的可爱的女人，非常的可爱，那就是阿德莱德·卡彭特。”

“她芳龄几何？”

“四十岁左右吧。她住在庄园里有些时候了，我想，西尔维亚十一岁那年她就到那儿的。一个非常得体的不幸的寡妇，有许多贵族亲戚，只是没有钱。我不喜欢她，我从来不喜

欢有一双长长的胖手的女人，我也不喜欢猫。”

“那么柯尔先生呢？”

“一个弯腰驼背上了年纪的老头，这样的老头太多，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只有谈起那些发霉的书时，他才显得热情洋溢，其余的时候却不怎么样。我认为安布罗斯并不怎么了解他。”

“隔壁庄园的杰里呢？”

“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与西尔维亚订了婚，正因为这样，西尔维亚的死才更令人心碎。”

“我想知道……”马普尔小姐欲言又止。

“你想知道什么？”

“没什么，亲爱的。”

亨利爵士奇怪地看着这位老小姐，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这么说来，这两个年轻人订婚已经有一段时间啰？”

“一年左右吧。安布罗斯反对此事，借口是西尔维亚还太年轻。但订婚一年后，他作了让步，很快就将举行婚礼。”

“哦！那姑娘有财产吗？”

“基本等于没有，一年仅一两百镑。”

“那洞里没有鼠，克利瑟林。”班特里上校说，发出阵阵笑声。

“现在该轮到医生提问题了。”亨利爵士说，“我退场。”

“我想问一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劳埃德大夫说，“我很想知道，医学上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女主人想得起来或者她知道的话。”

“我大概知道，”班特里太太说，“是毛地黄苷中毒。我说

得对吗？"

劳埃德大夫点点头。

"它是毛地黄的主要成分，作用于心脏。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治疗某些心脏病很有价值的药物。总之，这是桩奇特的案子，我不相信食用少量的毛地黄叶会致人死命。那误食一些有毒的叶子或浆果能要人命的说法是有些夸张的。很少有人知道那些致命的毒素或者生物碱需要经过仔细的提炼和精心的炮制才能得到。"

"麦克阿瑟太太有一天送一些圆形的球根给图米太太，"马普尔小姐说，"图米家的厨师错把它当成了洋葱，结果图米一家都中了毒，病得不轻。"

"但他们并没有死。"劳埃德大夫说。

"是的，他们并没有因此送命。"马普尔小姐承认。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就死于食物中毒。"珍妮·赫利尔说。

"我们应该继续对这桩命案进行'调查'。"亨利爵士说。

"命案？"珍妮说，吃了一惊，"我以为是事故呢。"

"如果真是事故的话，"亨利爵士小声说，"我想班特里太太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考我们了。不，就我的理解，表面上看像是事故，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凶险。我想起一件案子。在一次家庭舞会上，来自各方的客人聚在一起，晚餐后，客人们在一起聊天，房间四周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过时的武器作为装饰。完全是开玩笑，一个客人拿起一枝老式马枪，枪口指着另一个人，装着要开枪，谁知道那枪是上了子弹的，而且真的开了火，那人当场死亡。我们想查清楚，首

先，是谁偷偷给枪装上了子弹，打开了扳机，其次，又是谁把谈话引导到带来这场灾难的胡闹上的。因为那个开枪的人纯属无辜。”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那些毛地黄叶是被有意地与洋苏叶混在一起的，作案的人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既然我们排除了厨娘作案的可能性，顺便问一句，我们已经排除她了，是不是？问题就来了，是谁采集的叶子？又是谁把这些叶子拿到厨房去的呢？”

“这问题很简单，”班特里太太说，“至少最后一点是清楚的，是西尔维亚自己把那些叶子拿到厨房去的。西尔维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到园子里去采一些像生菜、香草呀，未成熟的胡萝卜啦等等这类蔬菜。这些都是看菜园的人不愿意给你的东西，他们痛恨把那些未成熟的鲜嫩的东西给你，他们想要这些东西都长成标本之后才能给你。西尔维亚和卡彭特太太都有亲自摆弄这些东西的习惯。在园子的一角，毛地黄确实与洋苏叶混长在一起，摘错是很难避免的。”

“是西尔维亚亲手摘的叶子吗？”

“根本没人知道，只是这么假设罢了。”

“假设……”亨利爵士说，“是很危险的。”

“我知道，不是卡彭特太太摘的叶子。”班特里太太说，“出事的那天早上，她刚好与我在街上散步。我们是早饭后出去的。早春的上午天气特别好，春光融融。西尔维亚独自去了园子。后来我又看到她与莫德·韦手挽手走着。”

“这么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对吗？”马普尔小姐问。

“是的，”班特里太太说。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话到

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在那儿住很久了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概两个星期吧。”班特里太太答道,话语间透着厌恶。

“你不太喜欢威小姐,对吧?”亨利爵士问。

“是的,一点不假,我不喜欢她。”那种厌恶的语调变成了忧伤。

“班特里太太,有些话你没说出来。”亨利爵士指责道。

“刚才我就想问,”马普尔小姐说,“但我没说出来。”

“你想问什么?”

“当你提到两个青年已经订婚的时候,你说‘因此她的死才令人心碎。’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不太让人信服。”

“你这人太可怕了,”班特里太太说,“什么你都知道,是的,我是在想另一件事情,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

“应该讲出来。”亨利爵士说,“无论你的顾虑是什么,你都不该藏着它。”

“好吧,是这样的。”班特里太太说,“一天晚上,实际上就是悲剧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我碰巧在晚饭前出去,客厅的窗户是开着的,我无意中看见杰里·洛里默与莫德·韦,他正在……吻她,当然了,我不知道这纯粹是一种巧合,还是……我是说,谁也分不清楚。我知道安布罗斯爵士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杰里·洛里默,也许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姑娘,莫德·韦是真心倾情于他的。当她没有戒备的时候,从她看他的眼神里就能知道,我

也觉得他们俩在一起比他与西尔维亚更般配。”

“我得在马普尔小姐之前提个问题，”亨利爵士说，“我想知道，悲剧发生后，杰里·洛里默娶了莫德·韦没有？”

“娶了，”班特里太太说，“六个月之后，他们结了婚。”

“噢！山鲁佐德，名副其实的山鲁佐德。”亨利爵士说，“想想你是怎样开的篇，你只给我们一些什么也没有的骨架，看看现在我们是怎么给它添上血肉的。”

“别说得那么瘆人好不好。”班特里太太说，“别用血肉这词。素食者就经常说‘我从不吃肉。’[1]说这话的那种声调让你看着你的小牛排倒胃口。柯尔先生就是个素食者。他早餐吃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糠。这些弯腰驼背满脸胡子的老朽就喜欢赶时髦，连衬衣也别出心裁。”

“多莉，究竟怎么了？”她丈夫说，“你连柯尔先生穿什么衬衣都知道？”

“想哪儿去了，”班特里太太严肃地说，“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现在我需要对我前面的话加以修正。”亨利爵士说，“我得承认，这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很有趣。我开始认识他们了，是这样吗？马普尔小姐。”

“人的本性是很有意思的，亨利爵士。奇怪的是同一类型的人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

“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亨利爵士说，“一个永久的话题——三角恋。这就是我们今天问题的基调，对吗？但愿是

---

[1] flesh 指人或动物的肌肉。此段中作者用的是同一个词。——译注。

的。”

劳埃德清了清嗓子。

“我一直在想，”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缺乏自信，“班特里太太，你说你本人也有些轻微的中毒症状，是吗？”

“我能例外吗？阿瑟病了，每个人都病了。”

“这就对了，每个人都中了毒。”大夫说，“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在刚才亨利爵士给我们讲的故事里，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可他用不着把整屋子的人都杀了。”

“我不明白，”珍妮说，“谁杀了谁？”

“我是说，无论做这计划的人是谁，都太离谱了。他既盲目地相信机会，更完全置别人的生命于不顾。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会故意给八个人下毒，目的只是想除掉八个人中的一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亨利爵士认真推敲后说，“我早该考虑到这一点的。”

“这个作案的人他自己也中毒了吗？”珍妮问。

“那天晚上谁没有在家吃饭呢？”马普尔小姐问。

班特里太太摇摇头。

“每个人都在。”

“除了洛里默之外，我猜，他没有一直呆在房间里，对不对？亲爱的。”

“是的，但他那晚上跟我们一起吃的晚饭。”班特里太太说。

“哦！”马普尔小姐用另一种语气说，“这可不一样。”

她恼火地皱着眉头自言自语：

“我真笨，实在是笨。”

“芳埃德，你说得有道理。”亨利爵士说，“是啊，怎样才能保证那姑娘，而且只是那姑娘被毒死呢？”

“没法保证，”大夫说，“这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那姑娘并不是凶手要杀的人。”

“什么？”

“在所有食物中毒事件中，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几个同时进餐，可能有两个人中毒程度要轻一些，两个重一些，而另一个可能会死去，就是这样，没有个准儿。但还有些其他因素需考虑进去，毛地黄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心脏的药，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用这种药。那屋里有一个人的心脏不好，这个人可能就是凶手的真正目标。因为食入同样剂量的毛地黄苷对有些人是致命的，而对其他人则不一定。这一点凶手可能是早就谋划好了的。事件的结果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药物对不同个体的作用因人而异，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

“你认为安布罗斯爵士，”亨利爵士说，“是凶手的真正目标吗？看来那姑娘的死纯属阴差阳错。”

“他死后谁能继承他的遗产？”珍妮问。

“问得有道理，赫利尔小姐，这是职业警察要问的第一问题。”亨利爵士说。

“安布罗斯爵士的一个儿子。”班特里太太慢吞吞地说，“许多年前他们就闹翻了。我认为这孩子有些桀骜不驯，但安布罗斯无法剥夺他的继承权。他是克洛德哈姆庄园的法定继承人，因此，马丁·伯西继承了他父亲的封号和庄园。

尽管如此，安布罗斯还有其他一些财产可以留给他选中的人。他把这部分财产留给了受他监护的西尔维亚。中毒事件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他死后我才知道这些背景。西尔维亚归天后他也懒得再去重新立遗嘱，我想那些钱要么充了公，要么就是留给了他儿子或者什么别的亲戚，我不太记得了。”

“这么说，能从他的死中获益的两个人，一个远离出事现场，一个死了。”亨利爵士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无法让人十分信服。”

“其他的那些女人还有谁能得到好处？”珍妮问，“比如班特里太太称之为‘猫咪’的那个。”

“她的名字不在遗嘱里。”

“马普尔小姐，你没在听。”亨利爵士说，“你走神了。”

“我正在想老巴吉先生的事，他是位药品商。”马普尔小姐说，“他家有一个年轻的管家，年轻得不但可以做他的女儿，连做外孙女都可以。他没给任何人留下点什么，包括家里那堆侄儿侄女们，他们眼巴巴地指望得到他的遗产，等他去世的时候，你能相信吗，他已暗中跟她结婚两年之久。当然了，巴吉先生是位药品商，是个粗鲁的普通老头子，而安布罗斯·伯西则是位非常有教养的人，班特里太太是这么说的，但人性是一样的。”

短暂的沉默，亨利爵士紧紧地盯着马普尔小姐，而马普尔小姐那双蓝眼睛则以沉稳的眼神回望着他，还是珍妮打破了沉默。

“那位卡彭特太太长得漂亮吗？”她问。

“长得一般，貌不惊人。”

“她有一副很好听的嗓子。”班特里上校说。

“喵喵的叫声，我是这样认为的，猫咪满足时的喵喵叫声。”班特里太太说。

“你自己有一段时间也被叫做‘猫咪’的，多莉。”

“在自己家我喜欢被叫做‘猫咪’。”班特里太太说，“你知道，我是不太喜欢女人的，我喜欢男人和花。”

“很有品味，”亨利爵士说，“特别是把我们男人放在了前面。”

“这话很得体。”班特里太太说，“那么我那小小的问题你们怎么看呢？我自认自己做到还可以，阿瑟，你说呢？”

“是的，不错，但我想骑师俱乐部的管理员是不能谈赛事的。”

“从你开始。”班特里太太说着，用一个指头指着亨利爵士。

“我得从头再把线索理一理。就这起中毒案，我没什么特别有把握的想法。首先是安布罗斯爵士，他不可能采取这种常见的方式自杀，另一方面，从他监护的西尔维亚的死中他什么也得不到，除去安布罗斯，科尔先生没有害死那姑娘的动机。如果安布罗斯爵士是谋杀计划中的目标的话，他应该人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两部珍贵的手稿，这有些勉强，也不太像。因此，除了班特里太太对他衬衣的责难外，科尔先生应该是清白的。莫德·韦小姐没有谋害安布罗斯的动机，而谋害西维亚的动机却很强烈，她想夺走西尔维亚的男人，照班特里太太的说法，她非常想得到他。那天早上是她陪西

尔维亚去园子的，因此她有机会摘那些叶子。不，我们不能随便地就把她排除在外。那个年轻人洛里默，他在两方面有害人的动机，如果他能摆脱未婚妻，就能与另一个姑娘结婚，为此就杀人是有些过火，因为解除婚约现今已不是什么难事；假如安布罗斯死了，他就能娶到一位有钱的姑娘，钱对他来说是否重要取决于他的经济状况，如果我发现他的庄园已抵押出去，而班特里太太故意向我们隐瞒实情的话，那就是犯规。现在再来看看卡彭特太太，我有点怀疑她，那双白白净净的手，她没参与摘那些叶子的证据是有力的，可我从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我还有另一个原因怀疑她，但现在还不想说出来。总之，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莫德·韦小姐最值得怀疑，较其他人而言，不利于她的证据也更多。"

"轮到你了。"班特里太太指着劳埃德大夫说。

"我认为你错了，克利瑟林。从理论上讲那姑娘的死使我相信凶手真正的目标是安布罗斯爵士。我认为年轻的洛里默不具备必要的知识，我倾向于认为卡彭特太太有罪，她在这个家里呆了很长时间了，对安布罗斯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很容易安排西尔维亚——照你的说法，有些笨——去采摘她需要的叶子，至于动机嘛，我承认，还没找到。但要我猜的话，可能安布罗斯曾一度留过一份遗嘱，其中有她的份。"

班特里太太的手指继续移动，这次移向了珍妮·赫利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珍妮说，"但有一点，为什么不是

那姑娘亲手干的呢？毕竟是她把叶子送到厨房去的。你也说过，安布罗斯横生枝节地反对她的婚姻，如果他死了，她就会得到他的钱，并马上结婚。对于安布罗斯的身体状况，她与卡彭特太太一样清楚。"班特里太太的手指慢慢地指向马普尔小姐。

"现在轮到你了，女学究。"她说。

"亨利爵士已把一切都讲清楚了，相当清楚。"

马普尔小姐说："劳埃德大夫的观点也有道理，他们俩已分别把问题分析透彻了。只是我认为在劳埃德大夫的理论中，有一点他没意识到，瞧，不是安布罗斯的私人医生，你就不知道安布罗斯心脏方面的疾病属于哪一种，对不对？"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马普尔小姐。"劳埃德大夫说。

"你肯定安布罗斯患的是那种不能用毛地黄苷的心脏病吗？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

"是的，你说有时候可用毛地黄苷去治心脏病。"

"即使是这样，我也看不出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了他可能备有这种药。他用不着作什么声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用毛地黄苷置某人于死地，恐怕用毛地黄叶去使每个人都中毒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方式了。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是致命的，只有一个牺牲品。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照劳埃德大夫的说法，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没有人会去问这姑娘是因为误食毛地黄叶中的毒呢？还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他可能把毛地黄苷放进鸡尾酒里，咖啡里，或干脆把它当作补药让她喝了。"

"你是说安布罗斯先生毒死了被他监护的人，那位他爱着的可爱的姑娘吗？"

"正是，"马普尔小姐说，"与巴吉尔和他的年轻管家一样，别跟我说一个六十岁的男人爱上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我敢说这样的事发生在像安布罗斯爵士这样的老独裁身上，肯定会使他有些变态，有时甚至会很疯狂。他无法忍受她要结婚这一事实，尽他的所能反对，但未获成功。他的嫉妒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于他宁可把她杀掉，也不愿意让她投人洛里默的怀抱。他一定谋划了很久，先得把毛地黄混种在洋苏叶中间，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亲自把叶子摘下来，再让她把叶子送到厨房去，想起来实在让人厌恶，但我们也应当给他些同情，像他这样年纪的老先生一牵涉到年轻女孩就会有些古怪，我们最后的风琴手——只可惜，我们现在谈的是谋杀。"

"班特里太太。"亨利先生说，"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班特里太太点点头。

"是的，我做梦都没想到，除了是一次事故外还能是什么。然而，安布罗斯死后我收到一封信，他让人直接把信送到我手上。在信里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我，不过我们一直处得不错。"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似乎感觉到了来自在座各位的无言的批评，赶紧声明说：

"你们认为我辜负了朋友的信任，对吗？事实上，我把所有的名字都改过了。他的真名不叫安布罗斯・伯西，你们没看到我提这名字时，阿瑟瞪着我的那副傻样吗？他也没搞

懂。我把每个人的名字都改了，就像有些杂志和书的开篇写的那样：‘故事中的所有人物纯属虚构’。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是谁的。”

第十二章　班格楼事件

“我想起了一件事。”珍妮·赫利尔说。

她那张漂亮的脸，带着小孩想得到大人肯定时流露出的那种微笑，光彩四溢。这种笑每天晚上都感动着伦敦的观众，也给摄影师们带来了滚滚财源。

“事情发生在……”她小心翼翼地接着说，“我的一个朋友身上。”

大家都嚷着鼓励她说下去，语气间都透着虚伪。班特里上校、班特里太太、亨利·克林瑟林爵士、劳埃德大夫以及马普尔小姐都认为她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她自己。她的小脑袋里从不会记住或者关注其他人的事情的。

“我朋友，”珍妮接着说，“我不想提她的名字，是个演员，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演员。”

没有人表现惊讶，亨利爵士暗自思量：我倒要看看她在

把虚构的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之前能坚持多久。

“我朋友到外省去作巡回演出，那是一两年前的事了，我想我最好不要把这地方的名字说出来，这是一个离伦敦不远的傍河小城，我把它叫作……”

她停了下来，皱着眉头想，好像给这地方取个名字实在是难为她了。

“叫河贝里怎样？”亨利爵士小声建议道。

“啊，好的，太好了，河贝里，我得记住这个名字。我刚才讲过了，我朋友与她的剧团一起在河贝里作巡回演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她又皱起了眉头，用一种痛苦的语调说：

“要达到你们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各种事件搅和在一起，我可能会把不该放在前面讲的先讲了。”

“你干得很漂亮。”劳埃德大夫鼓励道，“接着往下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朋友被叫到警察局，到了那儿之后，她才知道，好像是河边的一座房子遭盗，警察抓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跟警察说了他的奇遇，就这样，警察把我朋友叫了去。

“她以前从未进过警察局。但他们对她很友好，实际上是非常的好。”

“他们会的，我相信。”亨利爵士说。

“那个警佐，我想他是个警佐，也可能是个警督，拉了张椅子请她坐下，然后给她说明情况，我马上发现是一场误会。”

“啊哈！”亨利爵士想，“用‘我’了，她也只能坚持到这

里。"

"我朋友是这样讲的。"珍妮接着说，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给卖了。"她跟他们解释说，她与她的替角在旅馆中排练，福克纳这名字她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个警佐说："海……"

她停了下来，脸在发烧。

"海曼小姐，"亨利爵士建议道，朝她挤挤眼。

"是的，是的，就这名字，谢谢。那警佐说：'那么，海曼小姐。既然你一直呆在布里吉旅馆，我想这肯定是场误会，他还问我是否反对与这个年轻人对质，还是已对过质了，我不记得了。"

"这无关紧要。"亨利爵士说，好让她放心。

"与那个年轻人对质，我说：'当然没有了'。于是他们把那个年轻人带了来，给他介绍说，'这是赫利尔小姐。'噢！"珍妮张开的嘴半天没合上。

"亲爱的，没关系。"马普尔小姐安慰她说，"我们有义务去猜。你并没有把真正有关的地名等讲给我们听。"

珍妮说："我本来打算以旁人的身份来讲述的，实在太难了，对吧？我是说一个人总会说着说着就忘了。"

每个人都肯定她的说法，确实很难，给她打气，让她放心。这样，她才继续她那有些复杂的故事。

"他是个相貌堂堂的小生，英俊、年轻，微红的头发，看到我的时候，他张大了嘴。那个警佐说：'是这位女士吗？'他说：'不、不是的。我真是头笨驴。'我笑着告诉他说，'没关系

的。'"

"我能想象当时的情景。"亨利爵士说。

珍妮·赫利尔双眉紧锁。

"让我想想,接下去该从何说起。"

"一古脑都端出来,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语气是那样的温和,没人会怀疑她是在嘲弄她。"那个青年误会什么了? 还有那桩盗窃案的事?"

"对了。"珍妮说,"这年轻人叫莱斯利·福克纳,写了一出戏。他曾写过好几个剧本,尽管都没被采用。他曾经送过几本让我读,我连翻都没翻过。因为有成百上千的剧本送到我手里,只有很少一部分我读过,都是些我大概了解些情况的本子。然而,问题是,福克纳先生说他收到我的一封信,最后查出来不是我写的,你们都知道……"

她焦急地停下来,他们让她放心,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

"信上说我已经读过那剧本,并且很喜欢,因此,请他来与我谈谈,还给了会面的地址:河贝里,班格楼。一个女仆开了门,他说要找赫利尔小姐。女仆说赫利尔小姐正在等他,把他引进客厅。客厅里一个女人接待了他,他自然把她当成了我,这似乎有些讲不通,毕竟他是看过我的演出的呀,况且我的照片到处都是,对吧?"

"是的,英格兰的四面八方都知道你赫利尔小姐。"班特里太太直率地说,"但照片与本人是有差别的,亲爱的珍妮,请记住,舞台灯光下的演员和舞台下的人是有很大差别的,不是每个女演员都像你一样经得起检验的。"

“是的。”珍妮小姐的语气平静了些，“也许吧！他说这个女人个子高高的，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如花似玉，我想大概就这些吧！他当然丝毫没有怀疑。她坐下来，谈他的剧本，并说她想尽快开始准备角色。谈话间，鸡尾酒端了上来，福克纳喝了一杯，他记得的就是喝了一杯鸡尾酒。当他醒来的时候，或者说是恢复知觉后，你们管它叫什么都行，他躺在路边的树篱旁，这样他不致于有被车辗过的危险。他感到头昏沉沉的，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蹒跚着走在路上，自己也不知道在朝哪个方向去，他说如果当时他头脑清楚的话，他就重新返回班格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当时他脑子里一片混乱，木头木脑的，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警察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多少有些清醒过来。”

“警察为什么抓他呢？”劳埃德大夫问。

“我没告诉你们吗？”说这话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真笨，是为了桩盗窃案。”

“你是提到过盗窃，但你没说是在哪儿，偷了什么。”班特里太太说。

“他去的这座房子当然不是我的。它的主人是一个叫……”

她的双眉又挤在了一起。

“你是不是想让我再次充当教父？”亨利爵士问，“取一个假名是免费的，描述一下这房子主人的样子，然后我给他取个名字。”

“一个有钱的城里人买下了这所房子，他是个爵士。”

“赫尔曼·科恩怎样？”亨利爵士说。

“这名字太美了。他为一个女士买下这房子，这位女士的丈夫是个演员，她自己也是演员。”

“我们把那演员的丈夫叫克劳德·利森。”亨利爵士说，“我猜那位女演员总有个艺名，姑且叫她玛丽·克尔吧。”

“你简直聪明透顶，”珍妮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一切都解决了的，这是赫尔曼的周末度假别墅。你是叫他赫尔曼，对吗？他和那位女士周末都会到这儿来。当然，他妻子并不知情。”

“这是常有的事。”亨利爵士说。

“他送这位女演员许多珠宝，其中有一些上乘的祖母绿。”

“哦！”劳埃德大夫说，“我们在向主题靠拢了。”

“这些珠宝就在这座房子里，锁在一个首饰盒中，警察说这么做太大意了，任何人都可轻而易举地把它拿走。”

“你看看，多莉。”班特里上校说，“我平时是怎么给你说的？”

“就我的经验而言。”班特里太太说，“越是小心的人，越是要丢东西。我的首饰就不锁在首饰盒里，我把它放在抽屉里的袜子下面，我敢说，如果这个，她叫什么来着？啊！玛丽·克尔像我一样，那些珠宝就不会被盗。”

“这可不一定。”珍妮说，“所有的抽屉都可砸开的，里面的东西就会翻撒一地。”

“也许他们不是来找珠宝的。”班特里太太说，“他们是来找秘密文件的，书上都这么写。”

“我不知道有什么秘密文件。”赫利尔满怀疑惑。“从未

听说过。"

"别听她瞎说，赫利尔小姐。"班特里上校说，"别把她那些胡思乱想当真。"

"还是回到盗窃的事上来吧。"亨利爵士说。

"对了，警察接到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是玛丽·克尔。她说她的房子遭盗，并描述了那个年轻人的模样。说这个年轻人有一头红发，那天早上去过她的家。家里的女仆觉得他有些怪，没让他进屋，但后来他们看见他从窗户爬了进去。她给警察详细描述了这个年轻人的相貌特征。因此警察只用了一小时就抓到了他，他则把他的遭遇告诉了警察，并向他们出示我给他的回信。后来的事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警察找到我，那小伙子看到我时的那种表情我也已给你们讲过了。"

"是有些不同寻常。"劳埃德大夫说，"福克纳先生认识克尔小姐吗？"

"不认识，他是这么说的，我还没告诉你们这起事件中最离奇的地方。警察要去那所房子作现场调查，他们发现每样东西都跟报案人说的一致，抽屉被拉了出来，珠宝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几个小时后，玛丽·克尔才回来。她说她根本就没给警察打过电话，她还是刚听说有这么回事。好像那天早上她收到一份电报，说有一个制片人要提供她一个重要角色，约她见面。她自然就匆忙赶到城里去赴约，可她到了城里之后，发现是一个骗局，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司空见惯的调虎离山计。"亨利爵士评论道，"那些仆

人呢?”

“中了同样的计。那屋里只有一个女仆,她也接到电话,说是玛丽·克尔打来的,她说把一件重要的东西忘了,要女仆到卧室的某个抽屉里找到某只手袋,她忙着赶头班车。女仆照她的吩咐做了,临走时当然锁好了门,她按照女主人告诉她的地方及时赶到了那个俱乐部,可到了之后,发现女主人根本不在那儿,她空等了一场。”

“嗯……”亨利先生说,“我开始有些明白了,屋里的人全被支走了,留下一座空房子。这样从某个窗房翻进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这一点我能够想象得到。但我想不出,福克纳是从哪儿进去的。如果不是玛丽·克尔给警察打的电话,那么又是谁呢?”

“没人知道,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真是怪事,”亨利爵士说,“最后证明了那个年轻人的身份了吗?”

“是的,他说的全都属实。他确实收到一封自称是我写的回信,实际上根本不是我的笔迹。然而,他怎么会知道那信不是我写的呢?”

“现在我们来把线索理一理。”亨利爵士说,“我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加以纠正。那位女士和仆人被人诓骗,离开了那所房子。这位年轻人也被一封伪造的信诱到那儿。之所以用这封伪造的信作幌子是基于那个星期你的确在河贝里演出。那个年轻人麻痹了。警察接到电话,把他当成了嫌疑犯,因为确实有一桩盗窃案。我相信那些珠宝确实是被偷了,对吧?”

“哦，是的。”

“后来找到了没有？”

“没有，一直没有找到。事实上，赫尔曼想尽量不让此事张扬出去，但他没能办到。我猜其结果是他太太准备跟他离婚。猜猜而已，我也不知道起初的情况是什么。”

“莱斯利·福克纳后来怎样了？”

“他被放了，警察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你们不认为整个事情有些蹊跷吗？”

“太蹊跷了。首要的问题是该相信谁的话。赫利尔小姐，在你的叙述中，我发现你倾向于相信莱斯利·福克纳。除了你的直觉外，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他吗？”

“没什么理由，”珍妮很不情愿地说，“我想我没有理由相信他，只是他看上去很不错。把别人错当成了我。对此深表歉意，因此我才觉得他说的是实话。”

“明白了，”亨利爵士笑着说，“但你得承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编出那个故事的，他自己写封信声称是你写的，盗窃得手后，他照样可以为自己开脱。但反过来说，他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大摇大摆地进去，把东西弄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除非他自己怀疑有可能被邻居发现，或被其他人看见。这样的话他才会匆匆改变计划，把祸水引向别人。如果邻居揭发他的话，他也找到了开脱的理由。”

“他富有吗？”马普尔小姐问。

“不，”珍妮说，“我相信他过得很艰难。”

“整个事件都令人不可思议。”劳埃德说，“我想，如果我们认为那个年轻人的话是真的，案子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

那个自称是赫利尔小姐的人要把这个不相识的年轻人拖进去呢？她为什么要导演这么一出精心策划的喜剧呢？”

“告诉我，珍妮，”班特里太太说，“那个年轻人有没有在这出喜剧中与玛丽·克尔对质过？”

“我不太清楚，”珍妮慢慢地说，锁住双眉，在挖掘记忆。

“如果他没有与她对质的话，问题就了结了。”班特里太太说，“我的推断肯定是对的，有什么比装着被召进城去更容易呢？你从帕丁顿车站给你的仆人打电话，她进城的时候，你返回来，那个年轻人应邀而来，他给骗了，接着导演了盗窃，尽量表演得过火些；再打电话给警察，详细地描述你的替罪羊；最后又重新离开此地去城里，乘晚班车再回来，装着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但为什么她要偷自己的珠宝呢？多莉！”

“她们都是这么干的，”班特里太太说，“我可以说出一百个理由来。也许她急着钱用，老赫尔曼不给她现金，她就说珠宝被偷了，然后悄悄地把它卖掉。也许有人敲诈她，要把她与赫尔曼的事告诉她丈夫或他太太；也许是她早已把珠宝卖掉，而现在赫尔曼心血来潮想看看这些珠宝，她只能干点什么来掩盖。书上有大量此类描述；也许她想重新镶嵌这些宝石，找些人造宝石作替代品，或者一个好主意，书上没有这种描写，这些珠宝被偷之后，她装出黯然伤神的样子，他就会重新给她买一套，这样她就拥有了两套。这种女人，太可怕了。”

“你真聪明，多莉。”珍妮说，羡慕不已，“我从来就没想到这些。”

"她只是说你聪明，并没有说你是对的。"班特里上校说，"我倾向于怀疑那个城里来的绅士，他可以用电报把那位女演员骗走，而在一位新女朋友的帮助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剩下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的。没有人会想到去问他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你怎么看，马普尔小姐？"珍妮问道，转向那位一直坐在那儿，双眉紧锁，满脸困惑，一声不吭的老小姐。

"亲爱的，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亨利爵士会笑话我的。这次我再也想不起那些发生在村里的事情中有哪一件是与此类似的了。当然了，这事本身就有好几个问题：比如，仆人的问题。啊哼！"她清了清嗓子。"在你所描述的那种不正当的家庭[1]中，毫无疑问，被雇用的仆人知道家里所有的情况。再说了，一位真正的好女孩是不会受雇于这样的家庭的。因为她母亲一刻也不会放心把女儿放在这样的家庭中的。因此，我们就能推测那女仆的话纯属虚构，她也许与盗贼是一伙的，她有可能为盗贼把门开着，真去了伦敦，好像去完成那个假电话的吩咐，以转移别人对她的怀疑。我得承认，这是最合理的结论。除非是惯贼们所为，否则就太奇怪了，一个女仆是不可能这么内行的。"

马普尔小姐停了一下，然后神游般地念道：

"我总感觉到有些，我该把这称作个人对整个事件的感觉。假设某人出于恶意，举个例说怎样？嗯，一个他没有善待的年轻女演员，你们觉得我这样讲行吗？蓄意给他制造麻

[1] ménage 法文：家庭，家务，家政。——译注。

烦，情况看上去就是这样。不过，这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大夫你怎么了？到现你还什么都没说呢？”珍妮说，“我把你给忘了。”

“我总是被人遗忘的。”头发灰白的大夫伤感地说，“我就是这么不引人注目。”

“哦！不是的。”珍妮说，“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大家的看法，也可以说谁的看法我都不同意。我有个与大家相距甚远也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想法。我觉得他太太与此事有染，我是指赫尔曼太太。我拿不出证据，但只有那种受了委屈的太太才会做出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来。”

“啊！劳埃德大夫，”马普尔小姐激动地叫了出来，“你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把可怜的佩布马什太太的事给忘了。”

珍妮凝视着她。

“佩布马什太太？谁是佩布马什太太？”

“嗯……”马普尔小姐有些犹豫，“我不知道她真的会起作用，她是个洗衣女工，她偷了一枚别在一件外套上的蛋白石别针，把它放在另一个女人的屋里。”

珍妮看着她，云里雾里的更搞不清楚了。

“这让你把一切都搞清楚了！马普尔小姐。”亨利爵士说道，眼睛眨动着。

然而，让他感到诧异的是，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不，恐怕没有，我承认我无能为力了。我的认识是女人总是帮着女人的，特别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女人总是站在

自己同胞这一边的。我想珍妮小姐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寓意就在于此。”

“没想到这案件还有这么深的寓意。”亨利爵士平静地说，“也许只有当赫利尔小姐把谜他底说出来之后，我才能真正理解你所说的意义。”

“嗯？”珍妮有些不解。

“我注意到，用孩子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投降了，你，赫利尔小姐，你有幸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居然让马普尔小姐都认输了。”

“你们都放弃了？”珍妮说。

亨利爵士等着其他人开口，一分钟后，他看看其他人都不说话，又把自己放在了代言人的位置上。“那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停在我们前面作出的暂时的结论上啰？男士们各下了一个结论，马普尔小姐有两个，班太太约有一打。”

“不是一打，”班特里太太说，“他们是一个主题的几种情况，我不知给你讲过多少次不要叫我班太太。”

“也就是说，你们都放弃了？”珍妮想了想之后说，“这到很有意思。”

她倒在椅背上，开始心猿意马地打磨自己的指甲。

“行了，”班特里太太说，“告诉我们，珍妮，结局怎样？”

“结局？”

“是的，后来怎样了。”

珍妮瞪着她。

“什么？”

“我一直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认为你们都那么聪明，

总有人会告诉我结局的呢!”

每个人都觉得恼火,长得漂亮固然很好,但此时她表现出来的愚蠢也太离谱了,即便是超级的可爱也不能作为借口。

“你是说一直没找到真相?”亨利爵士说。

“没有,我说过,那就是我把问题讲给大家听的原因,我原以为你们会告诉我的。”

从珍妮的声音中听得出来她是被伤害了,看得出她感到很难过。

“嗯,我是……我是……”班特里上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珍妮,你这姑娘真让人恼火,”班特里太太说,“无论如何,我现在肯定,将来也肯定我是对的,你能把这些人的真名实姓倒出来的话,我更能证明我是对的。”

“我觉得我不该那么做。”珍妮慢吞吞地说。

“别说,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赫利尔小姐不该那么做的。”

“她当然应该。”班特里太太说,“珍妮,别那么品格高尚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是需要知道一点丑闻的,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们城里那位阔佬是谁。”

珍妮依然摇摇头,马普尔小姐则以她那过时的老脑筋继续支持她。

“那准是件让人十分苦恼的事。”她说。

“不,”珍妮真诚地说,“我想……我倒觉得挺好玩的。”

“是的,也许你有这种感觉。我猜那倒不失为打发单调

日子的小插曲，你在演--部什么样的戏？"

"《史密斯先生》。"

"哦，那是毛姆的作品之一，对吗？他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睿智，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作品。"

"明年秋天，你还将继续你的巡回演出，对吗？"

珍妮点点头。

"好了，"马普尔小姐说着站了起来，"我得回去了，已经这么晚了，今晚过得很开心，这种聚会不是常有的，我想今晚的获奖者应是赫利尔小姐，诸位同意吗？"

"很抱歉让你们扫兴了，"珍妮说，"我是指我不知故事的结局，我该早说的。"

她的语调中满是郁悒，劳埃德大夫殷情地及时地站了起来。

"亲爱的女士，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出了一道磨炼我们智慧的题目，我只为我们当中没人能找到答案而深表遗憾。"

"那只代表你自己。"班特里太太说，"我是有答案的，我相信我的答案是对的。"

"你知道吗？我真的相信你的推测。"珍妮说，"你所说的可能性最大。"

"你是指她的七个推测中的哪一个？"亨利爵士戏言道。

劳埃德大夫主动帮马普尔小姐穿上她的高统橡胶套鞋。"只是以防万一。"老小姐解释道。大夫要送她回到她的老房子去。围好围巾之后，马普尔小姐再次向每个人道晚安，最后来到珍妮·赫利尔这儿，俯下身去，对着这位女演

员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啊！”珍妮抑止不住地一声惊叫，声音太大，每个人都把头转向她。

微笑着向各位点点头，马普尔小姐走了出去，留下了目瞪口呆的珍妮。

“你准备就寝了吗？珍妮。”班特里太太问，“你怎么了？像见了鬼似的。”

长叹了一声之后，珍妮恢复了常态，在给两位男士留下漂亮的，令人不解的微笑这后，她随女主人上了楼，班特里太太与她一起进了她的房间。

“壁炉里的火快熄了。”班特里太太说着，用力地拨了一下火，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总是把它搞得奄奄一息，这些仆人真笨。我想我们今晚是结束得晚了些，哦，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你认为有许多像她那样的人吗？”珍妮·赫利尔问。

她坐在床沿上，还在沉思。

“像那些仆人吗？”

“不是的，像那个有趣的老小姐，她叫什么？马普尔？”

“哦，我也不知道，我想她是那种小村子里很普通的一员吧。”

“噢，天啊！”珍妮小姐说，“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什么事？”

“我担心。”

“担心什么？”

“多莉，”珍妮·赫利尔特别严肃地说，“你知道那位不

可思议的老小姐在她离开之前，对我说了什么吗？”

“不知道，说什么呢？”

“她说‘如果我是你的话，亲爱的，别把自己完全放在另一个女人的掌心中，即便当时你觉得她是你朋友。’你要知道，多莉，她说得太对了。”

“这是格言吗？是的，也许吧，但我看不出来它可用在什么地方。”

“我想，你不能完全相信一个女人。我可能会在她的控制之中的，我从没想到过这一点。”

“你说的是哪一个女人呀？”

“内塔·格林，我的替角。”

“关于你的替角，马普尔小姐究竟知道些什么？”

“我想她是猜的，但不知道她是怎样猜到的。”

“珍妮，拜托了，快告诉我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那个故事，我今晚讲的那个故事。多莉，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人，那个把克劳德从我身边夺走的女人，还记得吗？”

班特里太太点头，迅速把记忆翻回她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上，珍妮的第一任丈夫是克劳德·艾夫伯里，一个演员。

“他娶了她，我提醒他会有什么结果。克劳德蒙在鼓里，她继续与约瑟夫·索尔曼在我告诉你们的那座房子共度周末。我想揭露她的真面目，我要每个人都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瞧，一桩盗窃案就能把一切都暴露出来。”

“珍妮，”班特里太太气呼呼地说，“你刚给我们讲的故事是你设计出来的？”

珍妮点点头。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在出演《史密斯先生》一剧的原因，在剧中我扮演的角色是女仆。我这也是信手拈来。当他们传我到警察局时，说我和我的替角在旅馆排戏最简单不过了。而事实上，我们在那房子里，我去开门，端来鸡尾酒，内塔扮成我，福克纳先生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因此，不用害怕他会认出她来。穿上女仆的衣服，我能让自己看上去完全不一样。再说，任何人都不会去留意一个女仆的，尽管她们也是人。事后，我们打算把他拖到马路外面，把珠宝掳走，给警察打电话，然后再回到旅馆。我不想把那可怜的小伙子扯进来的，不过亨利爵士是认为他无罪的，对吗？那女人会上报纸的头版的，所有事都会登在报纸上的，克劳德就会知道，她是个怎样的女人了。”

班特里太太坐了下来，不断地叹气。

“哦，我的小可怜，珍妮·赫利尔，从头到尾你真会骗人，用演戏的方式跟我们讲了这么个故事！”

“我是个好演员，”珍妮·赫利尔自鸣得意地说，“一直都是个好演员，不管人们怎么说，我没有一次演砸过，对吗？”

“马普尔小姐是对的。”班特里太太小声说道，“人的因素，啊，是的，人的因素。珍妮，好孩子，你得认识到，盗窃就是盗窃，弄不好会被送进监狱的，知道吗？”

“可你们谁都没有猜到，除了马普尔小姐。”那种忧虑的神情又回到了她脸上，“多莉，你真的认为有许多像马普尔小姐这样的人吗？”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班特里太太说。

又是一声叹息。

"尽管如此，最好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当然，我也不会受制于内塔，这不用怀疑。她可能会与我反脸，转而敲诈我或者干点什么别的。她帮我谋划，并心甘情愿地帮我。但有谁真正了解一个女人呢？不，我想马普尔小姐是对的，我最好别冒这个险。"

"但是，亲爱的，你已冒险了。"

"哦，不，"珍妮把她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你明白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我只是在走台，仅此而已。"

"我不善理解你的戏剧术语，"班特里太太严肃地说，"你是说这只是一个将要实施的计划，而不是一桩已发生过的事，对吗？"

"我原本打算在今年秋天实施这一计划的。九月份，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简·马普尔猜到一切而不告诉我们。"班特里太太怒气冲冲地说。

"我想，她说女人总是护着女人的用意就是暗示我，她不会在男士们面前出卖我的，她真是太好了，我不介意你知道我的计划，多莉。"

"打消这个念头吧，珍妮，求你了。"

"我想也是的，"珍妮小姐低声道，"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别的马普尔小姐的……"

第十三章　花谢薄暮时分

亨利·克利瑟林爵士，这位大伦敦警察局前任局长，住在他朋友班特里夫妇家里，他们的家就在圣玛丽米德附近。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十点一刻钟左右，他从楼上下来用早餐，这是客人们用早餐的最佳时间。在餐厅门口他差点儿与女主人撞了个满怀，班特里太太从屋里急匆匆地往外赶，看上去有些激动与忧伤。

班特里上校坐在桌旁，他的脸显得比平时更红。

“早上好，克利瑟林。”他说，“今天天气不错，请自便。”

亨利爵士很顺从地找个了位置，刚坐下，一盘腰子和熏猪肉就放在了他面前，男主人接着说道：

“今天早晨多莉有些不安。”

“是的，……呃……看得出来。”亨利爵士语气和缓地说。

他有点纳闷，女主人一向是那种稳得住的人，很少会受情绪的影响，就亨利爵士对她的了解，只有一件事能让她激动——园艺。

“是的，”班特里上校说，“今天早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让她感到忧伤，村里的一个姑娘，那个蓝波店的老板——埃莫特的女儿……”

“听说过这个人。”

班特里上校稍作沉思后说道：“一个可爱的姑娘，怀了孕，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一直在跟多莉争论，我蠢透了，女人永远都不会有理智的。多莉极力为那姑娘辩白，女人都一样，在她们眼里男人统统都是寡廉鲜耻的薄情人。但事情远不止那么简单，至少现在不是。女孩们知道她们自己想要什么，年轻小伙子去勾引一个姑娘并不一定就是恶棍，百分之五十不是。我倒是比较喜欢桑福德，一个唐璜式的年轻傻瓜蛋。”

“是这个叫桑福德的男人让那女孩怀孕的吗？”

“好像是这样。当然了，我本人并不了解情况。”上校谨慎地说，“只是些流言蜚语，你了解这地方。我说了，我什么也不了解，我不会像多莉那样匆匆忙忙地武断下结论。各种谴责铺天盖地，真该死。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对待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知道吗？现在闹得要验尸。”

“验尸？”

班特里上校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没告诉你吗？那女孩跳河自尽了。这就是引起大家纷扰的原因。”

“事情严重了。”亨利爵士说。

“当然。我想都不愿意想这件事。可怜的小家伙。她父亲是位相当严厉的人，我猜她准是不敢面对她父亲。”

他稍作停顿，亨利爵士接着说：

“多莉就为这事感到不安吗？她是在什么地方淹死的？”

“河里，磨坊下面，水流最急的地方，那儿有一条羊肠小道和一座桥。他们认为她是从那儿跳下去的。哎，还是别想她的好。”

班特里上校打开他的报纸，故意弄出一阵沙沙声，开始专注于报纸上刊登的政府丑闻，以此来把自己的思绪从这件不愉快的事中拖出来。

亨利爵士对乡里发生的这类小悲剧不是很感兴趣。早饭后，他舒服地躺在草地上的一把椅子上，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以一种很平静的角度去审视生活。

大约十一点半左右，一个整洁的佣人轻手轻脚地走过草地。

“老爷，打扰了，马普尔小姐来访，她想见你。”

“马普尔小姐吗？”

亨利爵士坐了起来，戴好帽子。这名字让他吃了一惊，他当然记得马普尔小姐，连同老处女优雅恬静的仪态，惊人的洞察力。他忘不了在那一打未被解决的以及假设的案件中，她都直奔谜底。亨利爵士非常尊敬这位马普尔小姐，他不知道是什么风把她给吹来了。

马普尔小姐坐在客厅里，像往常一样腰板笔直，一只色彩艳丽的源于国外的购物篮子放在她边上，粉红的面颊，看

上去神色有些慌张。

“亨利爵士，很高兴也很庆幸能找到你。我听说你住在这儿……我真的希望你能原谅我的……”

“很高兴见到你。”亨利爵士边说边拿起她的手，“恐怕班特里太太不在家。”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来的时候看见她正与那个卖肉的福提特说话呢。亨利·福提特昨天被车辗了，那是他的狗，一种有着像狐狸毛一般光滑的毛色的㹴，矮胖矮胖的，爱叫，屠夫们都爱养这种狗。”

“是这样，”亨利爵士表示赞同。

“我到这儿来，女主人不在家正好。”马普尔小姐接着说道，“因为我是来找你的，为一件令人感到伤心的事。”

“亨利·福提特吗？”亨利爵士问，有些困惑。

马普尔小姐向他投去责备的眼光。

“不，不，是罗斯·埃莫特，你已经有所耳闻了吧？”

亨利爵士点点头。

“班特里告诉我的，很惨。”

他像是雾里看花，摸不透马普尔小姐为什么会为罗斯·埃莫特的事专程来找他。

马普尔小姐重新坐下，亨利爵士也坐了下来。当这位老小姐再开口的时候，她的态度变了，语气黯淡，有些严峻。

“你是否还记得，亨利爵士，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一两个晚上？我们玩一种很开心的游戏，提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然后找出答案。承蒙你的夸奖，认为我还干得不错。”

“你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击败了，”亨利爵士热情地说，

“在挖掘真相上，你表现出了绝顶的才华，我记得你总是引用一些乡村中发生的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帮助你找到了真相。”

亨利爵士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笑容，但马普尔小姐一点儿没笑，她一直很严肃。

“正是你说的这些使我有勇气到这儿来找你。如果我对你说点什么，你不至于会笑话我。”

他突然意识到她是十分认真的。

“我肯定不会笑你的。”

“亨利爵士……这姑娘，罗斯·埃莫特她不是自杀，她是被人谋杀的……我知道凶手是谁。”

有那么两三秒钟的时间，亨利爵士什么也没说，完全给震惊了。马普尔小姐的语气十分冷静，一点也不激动，好像只是在做一个能表达她所有情感的最平常的声明。

“做出这么个结论是件很严肃的事情，马普尔小姐，”回过神之后，亨利爵士说道。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知道，知道，那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的原因。”

“但是，亲爱的女士，我不该是你要找的人。现在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你如果知道什么内情的话，应当去告诉警察。”

“我想我不能，”马普尔小姐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并没掌握什么证据。”

“你是说，那只是你的推测吗？”

“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但并不完全如些。我知道，我

所处的环境告诉我是谁干的。一旦我把我的理由向德雷威特警督说的话，他肯定会付之一笑的。事实上也不能怪他，要理解你称之为‘特殊感知’的东西，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比如？”亨利爵士说。

马普尔小姐对他笑笑。

“假如我对你说我的这种认定源自一个叫皮斯古德的人，你会怎么想？几年前，这个叫皮斯古德的人赶着辆大车到处送菜。他也给我侄女送菜，他曾把萝卜当作胡萝卜给我侄女送来。”

她意味深长地停了下来。

“取这么个名字[1]做这种买卖倒是蛮合适的。”亨利爵士自言自语道，“你是通过过去的类似事件得出现在这个判断的吗？”

“我通晓人性，”马普尔小姐说，“住在乡村里这些年，不可能不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问题是，你是相信我还是不相信？”

她直盯着他，脸由粉红转成了红色。她的目光迎他而去，毫不躲闪。

亨利爵士是位见多识广的人，用不着细推慢敲便作出了判断，尽管马普尔小姐的断言有些靠不住，但他马上意识到他已接受了它。

“我完全相信你，马普尔小姐。但我真的不知道你希望

---

[1] 皮斯古德(peasegood)是pease(豌豆)和good(货物)合成的词。——译注。

我做些什么，或者说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前思后想，”马普尔小姐说，“正如我所说的，缺乏证据去找警察是没用的。我没什么证据，我请你做的只是参与这件事的调查。我肯定德雷威特警督会很高兴的。当然随着调查的深入，梅尔切特上校，那个警察局长是会听命于你的。”

马普尔小姐恳切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线索提供给我吗？”

“我想，”马普尔小姐说，“把一个人，噢，是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给你带着，在调查中你看看这个人是否卷入了此事。哎！有可能我完全搞错了。”

她顿了顿，哆嗦了一下后接着说：“倘若一个无辜的人因此被处以绞刑的话，就太糟糕太糟糕了。”

“你……”亨利爵士叫道，有些吃惊。

她忧伤地看着他。

“兴许我是错的，尽管我自己不这样认为。德雷威特警督也算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但半瓶子水有时却是十分有害的。它有碍人们对事物进行深入的了解。”

亨利爵士奇怪地看着她。

摸索了一阵之后，她打开她的拎包，从里面拿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慎重地在上面写上一个名字，把它对折好，递给亨利爵士。

他打开纸条，瞥了一眼上面写的名字。这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但他抬起头看着马普尔小姐，把字条装进口袋里。

“好吧，”他说，“一份特殊的差事，平生第一遭。这是我

要把我的判断建立在你，马普尔小姐的观点之上。”

警察局长个子矮小，举止行为颇有些军人的气派。警督则人高马大，宽宽的肩膀，特别的敏感。

“我着实感到我有理由参与此案的调查。”亨利爵士带着愉快的微笑说，“但不能告诉你们，总之是为了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

“亲爱的朋友，很高兴你能与我们共事，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不胜荣幸，亨利爵士。”警督说。

警察局长思摸着：“可怜的家伙定是在班特里家闷得发慌，那老头老是指责政府，而老太太又对球茎唠叨个没完。”

警督想：“但愿这位不是爱折腾人的主，我听说他是全英格兰脑子最好用的人，但愿一切顺利。”

警察局长大声说：

“事情很惨也很明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姑娘自己投了河。你知道，她怀了孕。好在我们的大夫海多克是个很仔细的人，他注意到死者两臂的上段有伤痕，是死前留下的，也可能是什么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扔下去的。”

“那需要很大的劲啰？”

“用不着，没有反抗，那姑娘不会意识到她会被推下去。这是座小木桥，桥面有些滑，只需要轻轻一推就行、桥的有一边根本就没有护栏。”

“你有证据证明悲剧是发生在那儿的吗？”

“有。有个男孩叫吉米・布朗，十二岁，事发时他在桥的另一端的林子里。他听见从桥那儿传来一声尖叫，然后是什

么东西落入水中的声音。时值黄昏，很难看清是什么东西。一会儿他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飘在水面上，他赶紧跑回去找人。他们把她捞了上来，可是已经晚了，无法再让她活过来了。"

亨利爵士点点头。

"那男孩没看见桥上有人吗？"

"没有。我说过，薄暮时分，再加上大雾弥漫。我问那男孩在此之前或者之后看见过什么人没有，他理所当然认为那姑娘是自己跳下去的。人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幸亏我们找到了一张字条。"德雷威特警督说着，转向亨利爵士，"这字条是在死者口袋里发现的。长官，是用一种艺术家们常用的笔写的。尽管纸已湿透，我还是努力辨认出了上面的字。"

"写些什么呢？"

"是年轻的桑福德写的。上面这样写道：'好的，八点三十分我在桥上等你——罗·桑。'大概在八点半钟或者几分钟之后，吉米·布朗听见了尖叫声和有人落水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桑福特没有。"梅尔切特上校接着说，"他来这儿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那种专门建些古里古怪房子的现代年轻的建筑师中的一员。目前正在给阿林顿家造一所房子。天知道这房子会造成什么样，到处都是些新型的齿状材料，玻璃餐桌，钢制的网状外科手术用椅。这虽与本案没什么关系，但表明了这位桑福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左翼分子。你知道，这些人是没什么道德标准的。"

“诱奸，是一项古而有之的罪行，尽管够不上谋杀。”亨利爵士委婉地说。

梅尔切特上校愣住了。

“啊，是的，早就有的。”

“亨利爵士，”德雷威特说，“这是件丑事，但并不复杂。这位年轻的桑福德让那姑娘怀了孕。他在回伦敦前得把一切打扫干净。他在那儿有了姑娘，一个好姑娘，他与她订了婚，准备娶她。很自然了，他怕她知道此事，因此就巧妙地干掉了罗斯。他与罗斯在桥上碰头，那是一个多雾的傍晚，四周无人，他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扔了下去。这个猪猡，他肯定会得到报应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亨利爵士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没说话。他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地区偏见，在圣玛丽米德这种保守的地方，一个外来的用新型的齿状建筑材料的建筑师是不常见的。

“这么说，这位叫桑福德的青年毫无疑问就是未出世孩子的父亲啰？”他问。

“他肯定是孩子的父亲。”德雷威特说，“罗斯·埃莫特告诉她的父亲，他会娶她的。娶她？他怎么会！”

“啊！”亨利爵士想，“我好像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情节剧中，一个轻信的女孩，一个伦敦来的恶棍，一位严厉的父亲，然后是抛弃，就差一位忠实的恋人了。我想是该我问他的时候了。”

于是他提高了调门说：

“那姑娘在本地就没有自己喜欢的小伙子吗？”

“你是说乔·埃利斯？”警督问，“他是个好小伙子，以干

木活为生。啊！如果她与乔有关系的话……”

梅尔切特上校赞同地点点头。打断他的话，说：

“那就门当户对了。”

“乔·埃利斯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亨利爵士问。

“没人知道乔是怎么想的。”警督说，“他是一位内向的小伙子。乔是这样的，沉默寡言。在他眼里，罗斯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完全控制了他。乔只希望有朝一日她会回到他身边。我认为，那只是他一厢情愿。”

“我想找他谈谈。”亨利爵士说。

“我们要去拜访他的。”梅尔切特上校说。我们没有忽略任何线索。我想我们该先去找埃莫特，然后是桑福特，最后再去拜访埃利斯。你觉得这样好吗，长官？”

亨利爵士回答说：“这再好不过了。”

他们在布鲁波找到了埃莫特。他是个壮实的大块头中年男子，一双狡猾的眼睛，好斗的下巴。

“早上好，先生们，很高兴见到你们。请进，我们可以随便谈，我能替你们效劳吗？先生们。不？随你们便。你们是为我薄命的女儿的事而来的吧？啊！她是个好姑娘，是的，罗斯一直是位好姑娘，直到这位该死的下流坯，请原谅，但他实际上就是个下流坯。出事之前。他答应娶她，是他干的，我要控告他。是他让她走到这一步的。这个谋杀犯害我们大家蒙羞。我可怜的女儿。”

“你女儿亲口告诉你说桑福德该对她负责？”梅尔切特马上问。

“她亲口对我讲的，就在这房间里。”

“你跟她说了什么呢?”亨利爵士问。

“跟她说?”老头一时语塞。

“是的,你跟她说了些什么?比如说,把她赶出家门之类的话。”

“我有些控制不住,这是很自然的事,我肯定你们也会有同感的。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把她赶出家门。我不会这样不讲理的。他应该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不,我想说的是,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得对她负责,如果他没做到的话,他要付出代价。”

他一拳砸在桌子上。

“你最后一次见你女儿是什么时候?”梅尔切特上校说。

“昨天,喝茶的时候。”

“她有什么异常的言行吗?”

“嗯……跟平时一样,我什么也没注意到,如果我知道……”

“但你不知道。”警督毫无表情地说。

他们离开了他。

“埃莫特极力装出一脸讨人喜欢的表情。”亨利爵士若有所思地说。

“有点恶棍的习性。”梅尔切特上校说,“要是有机会的话,他早就给桑福德放了血。”

他们拜访的第二个人是那位建筑师。雷克斯·桑福德并非亨利爵士想象中的样子,他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皮肤白皙,人很瘦,一双朦胧的蓝眼睛,乱蓬蓬的长头发,说起话来有些娘娘腔。

梅尔切特上校介绍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同伴，然后直入主题。他要求建筑师把出事前一天晚上的行踪作个说明。

“你得明白，”他警告说，“我并没有强迫你作任何声明，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被作为呈堂证供。”

“我……我不明白。”桑福德说。

“你是否知道罗斯·埃莫特昨天晚上被淹死了？”

“知道，太……太不幸了。真的，我一晚上都没合眼，今天简直无法工作。我觉得我对她的死负有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把手插入头发中，头发被弄得更乱了。

“我不是有意伤害她的，”他可怜巴巴地说，“我从未想过，怎么也没料到她会那样做。”

他在桌子边坐下来，把脸埋进手里。

“桑福德，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拒绝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你在什么地方吗？”

“不，不，当然不，我出去了，我去散步。”

“是去与埃莫特会面吗？”

“不，我独自一人，穿过林子，很长的一段路。”

“对这张在那位死去的姑娘口袋里发现的纸条你怎么解释呢？”

德雷威特警督大声地毫无表情地把字条读了一遍。读完之后，他接着说：“那么你准备否认这张条子是你写的啰？”

“不……不，没错，是我写的。罗斯要我与她见面，她一定要见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写了那张条子。”

“这就对了。”警督说。

“但我没去，”桑福德提高了嗓门有些激动，“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我明天回城里去，我计划到了伦敦之后再给她写信，以便从长计议。”

“先生，你是否知道那姑娘已怀孕，并声称你是孩子的父亲？”

桑福德呻吟着，没有回答。

“这种说法对吗？先生。”

桑福德把脸埋得更沉了。

“我想是的，”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说。

“啊！”德雷威特警督掩饰不住他的满足，“现在来谈谈散步，那晚有人看见你吗？”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我记得我没碰到过什么人。”

“那太可惜了。”

“你什么意思？”桑福德睁大了眼睛瞪着他。

“我有没有出去散步有什么关系吗？这能使罗斯不往河里跳吗？”

“呃！”警督说，“但她不是自己跳下去的，她是被人故意推下去的，桑福德先生。”

“她是被……”一两分钟之后，他才完全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上帝啊！那么……”

他瘫在了椅子上。

梅尔切特上校站起来准备离开。

“你知道，桑福德，”他说，“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

三个人一起离开了桑福德住的地方。警督与警察局长

交换了一下眼神。

"长官，我认为真相已经大白。"警督说。

"弄张逮捕令逮捕他。"

"对不起，"亨利爵士说，"我忘了我的手套。"

他旋即返回那房子里，桑福德仍呆坐在原地，茫然地看着他。

"我回来，"亨利爵士说，"是想跟你说，就我个人而言，希望能帮助你。至于原因，我不便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简短地告诉我你与罗斯姑娘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很可爱，"桑福德说，"非常可爱且颇有吸引力。同时也把我逼到一个死角上。向上帝发誓，那是事实。她不让我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在这儿呆长了，这儿的人又不喜欢我。我……夸她相貌出众，她好像很会取悦男人，于是我们就……"他再没往下说，抬起头，"后来的事你能猜到。她要我娶她，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在伦敦有未婚妻的，如果她知道了这事，就会……当然，就会跟我吹的。她不理解我，她怎么能那样做呢？我真是个不中用的家伙，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避开她，本以为我可回到城里去，跟我的律师商量商量，看看能否用钱或者其他的什么把问题摆平。天啊！我真是笨，事情明摆着于我不利，但他们肯定是搞错了，她绝对是自己跳下去的。"

"她有没有要挟说要自杀？"

桑福德摇摇头。

"从来没有，她不是那种人。"

"那个叫乔·埃利斯的人怎样？"

“那个木匠吗？乡村里那种本分农家的后代，有些木讷，罗斯把他气疯了。”

“他肯定要嫉妒的。”亨利爵士提醒道。

“我想他是有些嫉妒，但他是那种有牛一般耐性的人，他只是默默地承爱着。”

“好了，”亨利爵士说，“我该走了。”

亨利重新回到了另外两位中间。

“梅尔切特，”他说，“在采取最后的行动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拜访另外一位小伙子，艾利斯，抓错人就不好了。嫉妒毕竟是谋杀的主要动机之一，且屡见不鲜。”

“再正确不过了。”警督说，“但乔·艾利斯不是那号人，他连只苍蝇也不会伤害的，从来没人见过他发脾气。尽管如此，我同意还是去问问他，昨晚他都去过些什么地方。现在他可能在家，他是巴特莱特太太的房客。她是个非常正派的女人，丈夫死了，她接些洗衣服的活干。”

他们去的那所房子一尘不染，很整洁。一位结实的中年妇女给他们开了门，一张快快乐乐的脸，一双蓝色的眼睛。

“早上好，巴特利特太太，”警督说，“乔·埃利斯在吗？”

“回来还不到十分钟。”巴特利特太太说，“先生们，请进。”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之后，她把他们引进了前面的小客厅，客厅里充塞着许多作标本用的鸟，瓷器狗，一只沙发和几件没有什么用处的家具。

她忙着给他们张罗坐的地方，挪了挪一个架子，腾出地方后，走到外面去喊道：

“乔！有三位先生找你。”

后面厨房里传来的声音答道：

“我把自己弄干净后就来。”

巴特利特太太笑了。

“进来吧，巴特利特太太，”梅尔切特说，“请坐。”

“哦，不，先生，我不想坐。”

巴特利特太太为自己竟说出这话来吃了一惊。

“你觉得乔·埃利斯是个好房客对吗？”梅尔切特用一种似乎是毫不在意的口吻说道。

“不能再好了，先生。一个安静的，不吵不闹的小伙子，滴酒不沾，以自己的工作为荣，总是帮我干一些家务活。他为我做了这些架子，给厨房新打了食物柜，家里任何小事情他都挂在心上，而且乔把这一切都当作自己该做的，从不要求感谢。啊！像乔这样的好青年可不多见。”

“总有一天会有幸运的姑娘嫁给他的。”梅尔切特漫不经心地说，“他有点喜欢那可怜的姑娘罗斯·埃莫特，是吗？”

巴特利特太太叹息道：

“这可让我烦死了，真的。他把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可她却理都懒得理他。”

“乔通常在什么地方打发晚上的时光？巴特利特太太。”

“在这儿，先生，一般都在这儿。他晚上做些额外的活，有时通过函授学一些簿记。”

“真的吗？他昨晚在家吗？”

“在的，先生。”

“你肯定吗？巴特利特太太。”亨利爵士机警地问。

她转向他。

“当然，先生。”

“他没有外出吗？比如，在八点三十分的时候去过什么地方。”

“哦，没有。”巴特利特太太笑道，“他整晚都在给我弄那厨房里的柜子，我不时地给他递递这个，拿拿那个。”

亨利爵士看着她那张让人放心的笑脸，开始有些怀疑。

过了一会儿，埃利斯自己走了进来。他是位肩宽体阔的年轻人，属于乡村里的美男子，有一双羞怯的蓝眼睛，一副温和的笑容，总的说来是个和蔼可亲的大小伙子。

梅尔切特开始了这场谈话，巴特利特太太退到了厨房里。

“我们正在调查罗斯·埃莫特的死因，你认识她，埃利斯。”

“认识，”他有些犹豫，之后，小声说道，“希望有一天能娶她，可怜的心肝。”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是的，”埃利斯眼里闪露出了怨恨，“是他把她推下去的。这样也好，嫁给他她不会幸福的。我料想那事发生后，她会来找我的，我一直在关心她。”

“除了……”

“那不是她的错，他用甜言蜜语诱她误入歧途。她跟我说起过，她不值得为他去死。”

“埃利斯，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的时候你在哪里？”

不知道是亨利爵士的想象，还是事实就是如此，在他事

前准备好的，似乎有些过头的回答中有一丝紧张的成分。

“我就在这儿，给巴太太的厨房打一个奇妙的柜子，问她，她会告诉你们的。”

“回答得太快了，”亨利爵士想，“他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居然回答得如此迅速，好像是事先排练过的。”

然而，他还是告诫自己那只不过是自己的假设。他把一切都假设进去了，甚至包括艾利斯那双蓝眼睛发出的忧心忡忡的眼光。

几轮问答之后，他们离开了。亨利爵士找了个借口去了厨房。巴特利特太太正在灶边忙着，她微笑着抬起头。一个新的食物柜靠墙放着，还没完工，工具和木块散落一地。

“埃利斯昨晚做的就是这柜子吗？”亨利爵士说。

“是的，先生，做得不错吧！他是个很聪明的木匠，他是的。”

“她眼里既无忧惧也无窘迫。但艾利斯能把谎说得这么圆吗？这里面一定有诈。我得与他再谈谈。”亨利爵士想。

转身离开厨房的时候，他撞到了一辆童车。

“但愿没把孩子弄醒。”他说。

巴特利特太太发出了阵阵笑声。

“哦，不，先生，我没孩子，多少有点遗憾。那是用来送衣服的。”

“啊！明白了……”

他顿了顿，然后突然发问。

“巴特利特太太，你认识罗斯·埃莫特吗？告诉我你怎么看她。”

她不解地看着他。

"嗯，先生，我觉得她有些轻浮。不过人都死了……我不想说死人的坏话。"

"但我有理由，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问。"他以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语气说。

她好像在考虑，揣摩他的意思，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她属于那种品行不好的人，先生。"她平静地说，"当着乔的面我不会这么说的。她完全把他骗了，他那样的人什么都能……只可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

亨利爵士知道，像乔·埃利斯这种人的世界是极易受攻击的，他们过于轻信，也正因为此，事实真相的暴露给他们的打击就更大。

他带着困惑和迷茫离开了那小屋，一无所获。乔·埃利斯昨晚没出过门，巴特利特太太确实也在旁边。这里面有不属实的成份吗？除了乔·艾利斯的回答像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值得怀疑外，没什么漏洞。如果乔果真在说谎，那就有故事好讲了。

"好了，"梅尔切特上校说，"一切都明朗了，嗯？"

"是的，长官。"警督赞同道，"桑福德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的理由站不住脚，事情明白如昼。我个人的看法，那姑娘和她的父亲想敲诈他，他不肯给钱，又不想让这件事传到她女朋友的耳朵里去，绝望之中采取了行动。你怎么想，长官？"他补充道，向亨利爵士表示他的敬意。

"看起来是这样的，"亨利爵士表示同意，"然而……我很难想象桑福德会干出那样的事来。"

“但正像他说的那样，他已找不到有效的办法解决此事。最温顺的动物，被逼急的时候，也会有惊人的行动的。”

“我想去问问那孩子。”他突然说，“那个听见响声的孩子。”

吉米·布朗是个聪明的小子，就他的年纪来讲矮了些，尖尖的脸还算精巧。他很乐意回答问题，但在让他重述那个不幸的夜晚他看见的那戏剧性的一幕时，他有些失望。

“我听说当时你在桥的另一端，”亨利爵士说，“从村子这头看你是在河的对面，你过桥时看见了什么人没有？”

“有人在林子里往上走。是桑福德先生，我想是他，那个专门修建古怪房子的建筑师。”

三个人交换了眼神。

“那是你听见落水声之前的十分钟左右，对吗？”

那孩子点点头。

“你是否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人？在靠近村子这一头？”

“一个人沿着那边的小径慢悠悠地走着，边走边吹口哨，这人有点像乔·埃利斯。”

“你不可能看清是谁的，”警督厉声说道，“雾那么大，且是黄昏时分。”

“我是根据口哨声来判断的。”男孩说，“乔·埃利斯老是吹同一首曲子‘我要快乐’(I wanner be happy)。他只会唱这首歌。”

说这话时，他故意怪声怪气地嘲笑这些老古董。

“任何人都可以吹口哨的。”梅尔切特说，“他朝桥那儿走去了吗？”

“不，另一条路，朝村子去的方向。”

“我想我们用不着为这些不相干的事耗费时间了。”梅尔切特说，“你听见了喊叫声，随后是有人落水的声音，几分钟后你看见一具尸体顺流而下，你跑去找人，先跑到桥边，穿过桥，直奔村里。你往回跑的时候，没见到什么人吗？”

“我想是有两个人推着手推车走在河边的小路上，但距离太远，我分不清他们是来还是去。贾尔斯先生家最近，因此，我就直接跑到他家去了。”

“孩子，你做得对。”梅尔切特说，“你的确表现不错，用了脑子的，你是童子军，对吗？”

“是的，长官。”

“好，很好。”

亨利爵士没说话，一直在思考。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看看，摇摇头，好像不太可能，然而……

他决定去拜访马普尔小姐。

在她那雅致的，显得有些拥挤的老式客厅里，马普尔小姐接待了他。

“我是来报告进程的，”亨利爵士说，“以我们预设的观点来看，恐怕事情进展得不是很顺利。他们准备逮捕桑福德，我必须承认他们那么做是有依据的。”

“你没找到，怎么说呢，任何支持我观点的证据吗？”她有些困惑和着急，“也许我错了，完全错了。你经验丰富，如果我的断言没错的话，你肯定查得出来的。”

“有一件事，”亨利爵士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不在场的证据。乔·埃利斯一晚上都

在厨房里做柜子，巴特利特太太在一边看着他做。”

马普尔小姐向前倾了倾身子，急促地吸了口气。

“那不可能，”她说，“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

“是的，星期五晚上。每个星期五晚上巴特利特太太要把洗好的衣服送到各家各户去。”

亨利爵士倒在椅背上，想起那男孩说的那个吹口哨的人，对了，一切都吻合了。

他站起身来，激动地握着马普尔小姐的手。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说，“至少我可以去试试……”

五分钟后，他又回到了巴特利特的小屋。在那个四周都是瓷器狗的客厅里，他与乔·埃利斯面对面地坐着。

“关于你昨晚的行踪，你对我们撒了谎。”他直截了当地说，“昨晚八点到八点三十分，你根本没在家里做柜子。在罗斯·埃莫特遇害前几分钟，有人看见你在河边的小路上往桥的方向走去。”

乔·埃利斯屏住了呼吸。

“她不是被谋杀的，不是的，我压根儿没杀她，她是自己跳下去的，是的，她是如此的绝望，我连根头发都没伤过她，我不会那么干的。”

“那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亨利爵士紧追不舍。

他的眼神游移着，不自然地垂了下去。

“我被吓蒙了。巴太太看见我在桥附近。我们听说了所发生的事后，她说我可能会被怀疑，因此，我就咬定我一直

在这儿没离开过，她作我的证人。她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是的，她一直对我很好。”

一句话也没说，亨利爵士离开客厅，进了厨房。巴特利特太太正在水槽边洗衣服。

“巴特利特太太，”他说，“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想，你最好招认了吧。除非你愿意看到乔·埃利斯为他不曾干过的事而被绞死……不，我想你不会愿意的。我来告诉你你所干的一切。你去送衣服，正遇罗斯·埃莫特，你认为她抛弃了乔，而与一个外来者鬼混。现在她怀了孕，乔已准备好了救她于危难之中，必要的话娶她为妻，他做你的房客已有四年了，你爱上了他，你想把他据为己有。你恨那姑娘，不能容忍这个一文不值的小荡妇抢走你的男人。你是个强壮的女人，巴特利特太太，你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扔进了河里。几分钟后，你遇到了乔·埃利斯，那个叫吉米的男孩在远处看见了你们俩。因为天黑雾大，他把婴儿车看成了手推车，而且是两人推着。你说服乔让他相信有一千个理由使他成为怀疑对象，并谋划出他不在现场的借口。实际上是为你自己开脱。好了，是这样吧。”

他屏住呼吸，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上面。

她站在他面前，在围裙上不停地擦着手。最后，终于下了决心。

“是的，先生，你说的完全对。”她用一种屈服的口气说，亨利爵士突然觉得那是一种很危险的语气，“我不知道是什么支配着我，是无耻，是的，就是恬不知耻在支配着我。她不能把乔从我这儿夺走。我的一生已经够不幸了，丈夫是个穷

光蛋，一个脾气暴躁的病人。我照顾他，看护他。后来，乔到这儿住了下来。先生，我还没那么老，虽然我的头发灰白，可我才四十岁。乔是百里挑一的好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他像个孩子，脆弱、轻信。他是我的，他需要我的照顾和关怀。还有……还有……”她咽下了下面的话，反省自己的情绪。事到如今，她还是那么坚强。她站了起来，昂首挺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亨利爵士。“我已准备好了，先生。我以为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我搞不懂你是怎么知道的？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发现是我干的？”

亨利爵士轻轻地摇了摇头。

“发现真相的不是我，”他说，想起了那张仍装在他口袋里的纸条，上面用老式的笔法写着：

巴特利特太太，与乔·埃利斯一起住在米尔小屋2号

马普尔小姐又对了。